

大

破

劍

光

陣

大破劍光陣

俠武



上海育新書局印

吉生

武俠
小說

大破劍光陣上冊

第三十三回

淮東何一峯著
徐枕亞評

檻鳳囚鸞丹房懷鐵漢

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

話說那天，覺得頭上疼痛，一陣緊似一陣，眼中的淚，鼻竅裏的鼻涕，都不斷的交流下來。臉上的冷汗，比黃蓮還大，簡直痛得一佛涅槃，二佛出世。嗚嗚啞啞的把親娘都叫出來。心想這是打甚麼說起。回頭再向星符紅紅望了望。看他們笑嘻嘻的，都不住在那裏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天鵬越是疼痛得厲害，他們越發現出很關心的樣子來。他們越現出很開心。

檻鳳囚鸞丹房懷鐵漢

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

的樣子。天鵬越是氣惱。越啣恨他們師徒入骨。那頭上的疼痛。益發比以前痛得厲害。人到極苦惱極疼痛的時候。未有不抱厭世的觀念。天鵬痛到搶地呼天的時候。不由將心頭一橫。準備一頭碰死在石台下面。說也奇怪。天鵬才動了尋死的念頭。好像週身已是軟洋洋地。不能動彈分毫。那頭上更痛得像有無數的芒刺。在肌肉裏亂攢亂刺的樣子。這時候才聽得紅紅向他笑說了一聲道。師弟你敢再對師傅有絲毫怨望。絲毫違叛的心思麼。你就不知師傅的道法厲害了。此後不拘你在那一時。那一處地方。如有絲毫怨望的意思。違叛的舉動。你總逃不了師傅這一手的厲害。你打算要尋死。便會尋死麼。但師傅因你資質好。收你做徒弟。好傳給你的法力。和嵩嶽派爲難。你是師傅的一條臂膀。如果這們容容易易

的。由你尋死。師傅又何必費這樣的周折。收你做徒弟呢。我勸你死了這條心。一不用尋死。二不用怨望我師徒。沒有絲毫反對泰山派的行徑。你的頭痛一會就不會痛了。天鵬聽他這話。且打消了尋死的念頭。這個念頭一打消。身體便登覺揮復了自由。心裏暗暗叫作奇怪。姑再退一步想。暫緩着怨望違叛的意思。這個意思緩了下來。頭上的疼痛也就漸漸鬆活了許多。再一轉念間。便一些也不痛了。偏巧這夜星符紅紅二人。都被聖母帶到一處地方去。究竟帶到什麼地方去。聖母沒有說明。天鵬也不知道。却趁聖母帶着星符紅紅去後的时间。兀自坐在丹房。看丹房裏一張枱子上面。擺設着一面鏡子。就燈光下面對鏡一照。看是頭上被蓋着什麼東西。居然有這樣的厲害。原來照着自己的頭髮上。黏了一道黃紙。

的硃符長約二寸。寬約一寸。上面彎彎曲曲的寫着篆文。才想到在昏沉時間。被聖母用手掌在頭頂上。掩蓋了一下。像似頭上加上一道緊箍咒的樣子。原來却是黏了一道緊箍符。怪道聖母曾向我說出緊箍符厲害的話來。却喜這時聖母師徒不在丹房。想用手揭去頭上這道緊箍符。忽覺得頭上一陣陣又疼痛起來。以爲這時候沒有對聖母起了什麼怨望反對的意思。總該痛一時便不痛了。延捱好一會功夫。又覺眼花撩亂。簡直那痛就不會停止。伸手在頂髮上一摸。摸着那紙硃符。却非常堅硬。像似摸着一片火鏢的樣子。剛摸到那符角上。用力一揭。誰知不揭猶可。這一來。固然沒有揭去頂髮上的硃符。那頭上痛得差不多要榨裂開來。那揭着硃符的三個指頭。就痛得像似有千百口針。在指甲裏亂戳的一樣。

忙把手縮回了。又摸着四面的頭髮。也堅硬得同千百口鋼針相似。不是一根毛孔裏。長着一根頭髮。却是一根毛孔裏。都擱着了一根鋼針。天鵬一時情急智生。橫一橫心頭。咬牙怒目的挨着疼痛。拿了一個茶碗。褪開褲腰。在那茶碗裏濺了半碗尿。顧不得什麼骯髒。以爲用這半碗尿。澆在頭上的硃符上。這緊箍符觸着穢臭之氣。應該沒有靈驗。隨便怎樣。沒有揭不去的道理。誰知不澆猶可。天鵬頭頂上澆了半碗尿。那緊箍符上也潮濕了一片。煞也作怪。那頭頂上如同壓着千斤閘般。痛得抬不起來。用兩手支着兩邊的頤骨。撐住了頭。等到頭上的尿乾了。簡直同釋去重負的模樣。方纔不覺有什麼疼痛。再想伸手去揭頭上的緊箍符。仍是照前一樣的疼痛。一樣的堅硬。還不是嘆一口氣罷了。自此天鵬每想揭着緊

籙符。或有絲毫怨望聖母。反對泰山派的意思。那頭上就變本加厲的一陣痛是一陣。聖母也不時來指點他學習法力的門徑。聖母的法力。却和祁光刁鼎的法力不同。祁光刁鼎的法力。不外幻像的作用。聖母的法力。同峨嵋圓洞寺住持尼姑蓮諦是一樣最惡毒最厲害的法力。究竟他的法力。惡毒到怎麼樣。厲害到怎麼樣。後文自有交代。于今單說聖母照例。每日到丹房來。指點天鵬學習法力的門徑。光陰迅快。轉瞬已是一月了。天鵬在這一月以內。並沒有見星符紅紅到丹房中來。但因聖母的行徑極神秘。除去他的心腹要人。他平時向天鵬所說的話。不許天鵬再對人吐說出來。如果天鵬把他的神秘行徑。向孫旭東或黎紹武等。露出半句口風。就吃不消頭上那道緊籙符的厲害。並且聖母對於嵩山各派的人

物雖然立在敵人的地位。但總抱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義。不比黎紹武和嵩嶽派人。結下不解的仇。那知因一件啓釁事端。嵩嶽派和泰山派的人。鬧出許多悚神泣鬼的禍亂出來。其中的緊要人物。泰山派則有祁天鵬。嵩嶽派則有金石胆。究竟是怎麼一件啓釁的事端呢。看官回想上集第二十四回書中。烏鼠山刁鼎。不是有一位女兒。喚做刁珠珠麼。那時珠珠年紀尙小。刁鼎曾對祁天鵬說。全家已遷徙一空。究竟遷到什麼地方呢。原來珠珠有個母舅。姓黃名國雄。在安徽鳳陽山村中。是個首屈一指的大富戶。刁鼎將珠珠送到鳳陽黃國雄家中。託黃國雄撫字珠珠。所有家私。全數歸入黃國雄掌握。男女僮婢。也做了黃家的僮婢。黃國雄是個俠盜出身。但早已洗了手。不做這種買賣了。老年沒有子女。得珠珠

甚喜。那時正值明清鼎革的時候。中國的人民。死於兵刃水火之中。以致盜賊蠭起。民不聊生。惟有黃國雄是強盜出身。雖然洗手不做。他在綠林中。班輩既高。資格又老。所以一般新水子的強盜。都干碍黃國雄的老面子。不好意思轉動黃家的念頭。官兵中多有想在那倉皇擾攘的時候。私勦黃家的財產。幸得刁家的僮僕。都一知半解的。會使一些魔術。時而發顯出種種怪象。嚇得官兵望風而逃。再也不敢垂涎黃家的私產。有這兩種原因。所以黃家在于戈紛擾。民不聊生的時間。家私人口。都得僥倖無恙。珠珠到黃家來。便改換男裝。暗中嗣黃國雄爲女。改名黃異。黃家人都迎合黃國雄的心理。都呼黃異爲少爺。不稱小姐。珠珠也洗盡巾幗女兒脂粉的氣習。儼然自命一小少爺。稱黃國雄爲父。自稱兒子。知者早識爲

黃家的甥女。不知者也就認做是黃家的兒子。黃國雄曾練得一手的好箭法。江湖上有神箭手的諱號。黃異的年齡漸漸的大了。終日間操弓挾矢。隨從黃國雄學習箭法。「箭」這樣兵器。一要孔武有力。二要眼明手敏。所以孟老先生有兩句話。所謂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黃異却也算得是一位紅粉英雄。膂力過人。不像似妙齡玉質的女子。又肯下苦功打熬着活力。所以到十六歲的時候。開六十石的硬弓。他練習目力的初步。揸開五指。看指上的羅紋。經久不瞬。如此者一年。便看那筆管也似的指頭。也像五根本桿一般粗細。那指上的羅紋。分明歷歷如繪。進一步便在燈光下練習目力。進一步又在星光下練習目力。更進一步。又在黑夜練習目力。人家伸手不見五指。他能數着指上的羅紋了。並且看那指上的羅

紋。竟與車輪相似。他練過這番苦功。他的目力。好到了什麼程度。他的箭法。也就跟著好到了什麼程度。鳳陽山市間有一座古虬蜡廟。門邊豎着兩根棋杆。有十來丈高。距離黃家祇有二里多路。在黃家的大門口。向山上看着。一抬頭便看見那兩根大棋杆。高入雲際。有時黃異看見有什麼飛鳥。落在那棋杆巔上。黃異一颭弓。便能在那棋杆巔上。將飛鳥射落下來。有時黃異到山上射獵。常到虬蜡廟休息。廟裏有兩個窮道士。窮得甚是可憐。癆病鬼的樣子。倒很有些兒本領。黃異曾在黑夜間。看見他們在兩邊的棋杆巔上。這個由這邊的棋杆巔上。一個烏鴉展翅勢。已落到那邊的棋杆巔上。偏巧那個也在這個時候。由那邊的棋杆巔上。一個海燕凌風勢。又落到這邊的棋杆巔上。似這們穿梭般的玩着。無意間却被黃

異看。在眼裏。暗地會告知黃國雄。國雄却不信。山間有這們大本領人。更不信兩個癆病鬼般的道士。也有這們大的本領。黃異心裏雖不以國雄的話爲然。但不肯當面批說國雄。看輕了天下英雄。他每到山上射獵一次。照例必到帆蜡廟去拜訪一次。毋如那兩個窮道士。都不肯在黃異面前。露出自己的本像來。黃異日久探不出道士的行徑。祇將這件事在腦海裏浮沉了幾番。也就漸漸停擱下來。這日黃異却没有到山上射獵。因爲晚間多吃了幾杯酒。興致甚豪。兀自佩着弓矢出了大門。隨意向山上玩着。本來他一雙天足。沒有受過包裹。在黑夜間登山履險。視爲很平常的事。黃國雄也因他性情犖犖。不拘一格。從溫柔斌媚之中。另露出一種剛健的態度。却用不着加意防閑。他仗着有一點法術。一些兒本領。白日

射獵。黑夜登山。都是獨往獨來。不怕毒蛇猛獸來傷害他。且不怕有什麼浮滑少年。來吊他的膀子。他隨意在山上玩了一番。因在黑夜。恰沒有一個好所在。供他的玩賞。忽然想起前面有一座石橋。黃異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每喜到那石橋上。看那橋下的游魚。浮泳溪水間。如今是在黑夜。那有游魚可看呢。但黃異就因一時沒有供他可以玩樂的所在。隨走到那石橋來。盤膝坐在石橋上。果然這夜的天氣太黑闇了。游魚因沒有一些光線。都沉沒水底。不肯浮泳到水面來。祇得將小時候在他父親跟前所學的一些道法。且用着開一回玩笑。伸手向橋下一放。溪水如落下一塊石頭。終終作响。水珠四濺。隨手又向上一提。溪水又隨着湧起有一二尺高。似這們玩了幾次。心裏覺得很有趣。忽然見得溪中的水。映徹透明。似

乎覺有一陣很尖銳的怪風。從頭頂呼呼響了過去。那一陣風聲響過去。一轉眼那溪水又黑闇下來。仰頭向天空一看。匆忙間見那蜈蚣廟前。左邊的一隻棋杆斗上。彷彿點著一盞紅燈。黃異也沒有看清那棋杆斗上。有什麼人站在那裏。估量這地方離蜈蚣廟有一里多路。一時高興起來。便從身邊解下一把硬弓。走過石橋。拈弓搭箭。颼的一聲。向棋杆斗上射去。以爲這一箭射下去。總該把那紅光射滅了。果然那枝箭却射得不偏不斜。正射在左邊的棋杆斗上。不但沒有射滅了紅燈。似乎被紅燈把那枝箭逼得回來。而逼回來的時間。比射出去的還加倍迅快。黃異忙閃身一讓。那枝箭恰好射落在黃異立身的所在。餘勁未衰。還在地上。躍躍跳動。心裏吃驚不小。再仔細回那棋杆斗望去。這一來。却望得明白。原來是

一個朱衣人懷裏抱着一盞紅燈。仍站在那裏巍巍不動。黃異暗想方才我看那棋杆斗上。分明就點着一盞紅燈。並沒有見到什麼人站在那裏。于今却看見是個朱衣人。懷抱着一盞紅燈。並且紅燈的光芒映射。那朱衣人分明鬚眉畢現。像一個老年人的樣子。這是一種什麼道理呢。黃異方才在那裏尋思。忽然朱衣人懷中仍抱著一盞紅燈。從棋杆斗上閃得前來。破空聽得一陣响聲。如飛虹掣電般。霎霎眼已到了黃異的頭頂上。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評曰。癩頭叫化。如何同鍾維嶽結下不解的仇。聖母的行徑極神秘。究竟是怎樣極神秘的形徑。癩頭叫化怎地將聖母介紹到泰山石洞中來。作者且將這種種奇情攔着不寫。一筆直挽到刁珠珠的事

實上去。此特作者善用奇兵。每於行文處有意無意之間。彌補上回文字。不用另起爐灶。而爐灶自新。

紅燈一節。極神奇亦極曲折。行文如天半彩雲。可望而不可即。

檻風閃丹鸞房掠鉄漢

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

橙風囚丹鸞房涼鉄漢

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



第三十四回

風動窗開高樓贈寶劍

蛛絲馬跡野廟探奇人

話說黃異見那紅燈在頭頂上閃了一下。但那懷抱紅燈的朱衣人。飛行迅速。轉眼間就分明看他飛到天際去了。黃異在那裏出了一會神。忙佩好弓箭。估量這朱衣人。決有絕大的本領。這回我得罪了他。論理總該脫不了他的掌握。誰知他竟飄然而去。不同我計較什麼。這算是我意外的造化。黃異尋思了一會。當夜回到家中。明知將這件事告知黃國雄。他仍是個不相信。說出來驚世駭俗。怕別人以訛傳訛。要疑惑這又是什麼怪異。祇得浮沉在腦海之中。準備來日假託射獵爲名。再到蚺蜡廟中。暗暗

風動窗開高樓贈寶劍

蛛絲馬跡野廟探奇人

探試那兩個癆病鬼般的窮道士的口風。看是和這朱衣人沒有什麼關係。黃家的房屋很寬大。黃異喜歡住在最後靠花園一間樓上。希圖那地方甚是清靜。一到晚間。連丫環婢女都不許到他樓上來。今夜因在外邊遇了這種神奇的人物。兀自和衣睡在床上。只有些睡不着。剛合上眼。忽覺得下部尿急。想上馬桶小解。猛聽花園間陡起了一陣風。風聲過處。聽那花枝樹葉。都被這陣風吹得瑟瑟作响。接著又聽得喳喇聲响。兩扇窗門。被風吹開了。喜得房裏是點着一盞玻璃燈。沒有被風吹熄。祇吹得燈光閃爍無定。這時候倏見從窗門外飛進一個人來。懷裏仍抱著一盞紅燈。腰間握着一枝寶劍。分明是在虬蜡廟棋杆斗上那位朱衣老者。站在窗下。那風聲也頓時停止了。黃異估量這老者不是有意尋仇而來。轉

想我晚間是個佩弓懸壺的男人裝束。如今武裝已卸。顯出我的女兒身態。就怕這老者不僅爲尋仇而來。這老者要尋仇也該在那時候當面現開消。爲什麼要費一番周折。半夜三更。闖到綉花樓上。是幹什麼事的心裏這們一想。不禁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却見那老者從容笑了一笑。說道。你那枝箭倒運。我這盞燈走運。但我看你真是個巾幗雄才。紅粉怪傑。祇可惜你和我沒有師徒的緣分。特地回到山洞。取來這枝寶劍。贈送與你。也不辜負我一片憐才之意。說罷。便一手握着紅燈。一手解下腰間那枝劍來。放在案上。向黃異說了一聲再見。兩足一蹬。轉身已飛出窗外去了。黃異想不到這老者前來。不但沒有絲毫危害的心腸。反贈送一枝寶劍。來不及請示他的姓名。問他站在那棋杆斗上。所爲何來。看他已去得遠。

了。便關起窗門。先到馬桶上去解了小便。淨過了手。把劍從鞘子裏抽出來一看。祇覺得秋水侵人。寒風起粟。心知是一枝好劍。佩在身邊。第二日起身。裝洗已畢。來到廳前吃飯。國雄見他身邊佩着一枝寶劍。曾問他這劍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黃異且不告知他。將這枝劍解下來。笑道。你老人家祇看這劍好不好。然後我告知你老人家。是從什麼地方得來。黃異放下手中的碗箸。接過劍來。拔開一看。那劍晶瑩鋒銳。看是一枝好劍。又從自己身邊解下一把寶刀。那刀光芒四射的。是一把寶刀。就中有黃國雄的夫人。將刀劍看了一看。批評劍不如刀。畢竟黃國雄有此眼力。自說刀不如劍。兩人議論紛紛不一。就此爭執起來。國雄看廳前放著一個大石鼓。有二尺來高。六尺多圍圓。隨手使勁將刀向那石鼓上一擱。約擱有

五寸多深。兩邊的石屑。都紛紛爆裂出來。那刀鋒一閃一閃的。耀著中天的日光。餘勁未衰。豎插在石鼓上。搖搖閃動。隨手又將劍向石鼓上擱下。祇聽得割地聲響。那石鼓已割分兩邊。直插入階石下。有一尺多深。那刀在劍擱入石鼓的時候。已憑空躍起。有三尺多高。落下來也斜插在一株桂花樹上。黃夫人才相信刀不如劍。但這把刀是千金代價買來的。不消說。這劍的價值。定在寶刀之上。不言黃夫人心中計較。且說國雄收了刀。劍。回到廳上吃飯。黃異道。這是你老人家有意抬高劍的聲價。在擱刀的時候。少使一二分起力。在擱劍時候。多使一二分氣力。就顯出刀不如劍。國雄道。同是自家人。不用再講這樣客氣話。不瞞大家說。我在先口裏雖說刀不如劍。心裏還怕劍不如刀。其實我在擱刀的時候。我的氣力。已使

到十二分。在擱劍的時候。氣力反不如其初了。你是個內行人。豈有看不出的道理。怎樣還對我講客氣話。再說什麼劍不如刀。旋說旋又把劍放在手裏。看了又看。黃夫人催着國雄用飯。國雄唯唯答應。兩眼只顧在劍上打轉。被黃夫人催逼不過。一面看劍。一面慢條廝理的拿起一雙箸。篸向口裏便送。覺得沒有拈了什麼。黃國雄不由啞然失笑。接連黃夫人黃異也笑了。忽然國雄把劍翻轉了幾下。一眼看見那劍柄上嵌着方克峻三個蠅頭小字。猛的從椅子上走下來。拍着大腿嚷道。可不是的麼。我早估料這枝劍的來頭不小。刁姊丈祇練習那們大的法術。生平沒有佩過刀劍。這劍既不是刁家的傳家之寶。不是大本領人。如何有這枝寶劍。喏喏。你們不看這劍柄上嵌着方克峻三個蠅頭小字。黃夫人笑道。我同

異兒斗大的字也認不了幾個。什麼方克峻不方克峻的。很不用你同我們用這字眼兒。是一句懂不來的。黃國雄不由也噗味笑了一聲。說方克峻是個人名。並不是我對你們用什麼字眼兒。我往常聽刁姊丈說。目下天下的劍俠人物。要算中嶽嵩山鍾維嶽。東嶽泰山孫旭東。南嶽衡山方克峻。西嶽華山黃精甫。北嶽恆山朱子民。這五嶽名山的幾個大頭腦。都是桐葉道人們賢的徒弟。祇有東嶽泰山孫旭東是個糊塗虫。沒有接收泰山派千萬年香火的福分。其餘山嶽中的人物。中正剛健。要算鍾維嶽。英勇敏銳。要算方克峻。高尚純潔。要算黃精甫。精練明達。要算朱子民。這四個老頭。行踪極秘密。道法極高強。等閒人不易一見。便是刁姑爺那們的法力。在道法中也是個鳳毛麟角。但和這四個老頭都是聞名不會會。

面。異兒這枝劍。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你得方克峻這枝寶劍。你將來的造化可是不小。黃異聽完這話。心裏暗暗納罕。看廳上沒有旁人。沒奈何。祇得將昨夜種種經過情形。子午卯酉。向他說了一遍。黃國雄咋舌道。這不是方克峻是誰呢。他身上的衣裝。就是衡嶽派的衣裝。不是方克峻。那有這們大的本領。他雖然同你沒有師徒緣分。但既贈送你這枝寶劍。其中必有緣故。你往常曾對我說。那虬蜡廟的兩個窮道士。曾在黑夜間。看他們在廟門前兩邊棋杆巔上。穿梭般的飛來飛去。我是不相信兩個癆病鬼般的道士。竟有那們大的本領。于今又聽你說方克峻落在那廟前的棋杆斗上。也許同廟裏的道士。多少有一點關係。我們吃過飯。且不去探訪方克峻。探訪他不着。也是無用。不若到虬蜡廟去。看看那兩個

道士探問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是否同方克峻有沒有什麼關係。你的意思以爲怎樣。黃異點點頭。午飯以後。國雄佩了刀。黃異佩着劍。一齊到蜈蚣廟來。那蜈蚣廟裏兩個道士。一名龔伯陽。一名龔式陽。是親兄弟兩人。這日見黃國雄同黃異到廟中來了。兩個道士將他們請入禪房。獻上茶菓。招待得甚是慇懃。簡直同小老爺逢迎上峯官的樣子。國雄便對他們說出拜訪的意思來。伯陽式陽都謙說不敢當。山鹿野鶴有什麼功能。竟當得老員外說什麼拜訪的話。國雄見房裏沒有閒人。便悄悄向伯陽式陽說道。有一個人。昨夜到這山上來。仙長可知道。就是衡山的開派宗祖方克峻。伯陽未及回答。式陽轉現出很倨傲很詫異的神氣道。你認得方克峻麼。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他的。國雄道。我不過知道他在昨夜到山

上來。何嘗說是認識他。但我雖不認識他。我這異兒是看見他兩次。並送我異兒的一枝寶劍。這如何假得來。伯陽又接著說道。這也不能怪你說。出知道他到山上的話來。我問你。這異兒姓什麼。喚做什麼名字。國雄隨口回道。他就喚做黃異。仙長怎不知道。伯陽又向黃異問道。你喚做黃異麼。黃異點點頭。伯陽忽驚訝道。我只怪方克峻。連人家的來由都不知道。便贈送人家一枝寶劍。想介紹人家到嵩山鍾維嶽那裏。學習道法。天下那有這種糊糊塗塗的事。國雄道。請問仙長。方克峻是要介紹誰人到嵩山去呢。伯陽道。我且不說方克峻。是介紹誰人。我只問你。你家裏可有一個刁珠珠。他不是個生氣虎虎的男兒。却是妙齡玉質的少女。你家裏可有這個人沒有。國雄不由指着黃異笑道。這便是我的甥女刁珠珠。因他

初到我家中的時候。改換男裝。家中人都呼以少爺。不稱以小姐。我給他換個名字。叫做黃異。外邊人不知這其中的底細。也祇當他喚做黃異。不喚做刁珠珠。伯陽點頭道。昨夜三更時候。見方克峻到來。我問方兄爲什麼。這時候才來。他說我一晚就來了。就因一件事絆住了脚。我問是什麼事。他說某年某月某日。曾裝做道士。到刁家化緣。想化刁珠珠。送給嵩山鍾維嶽做徒弟。那時刁鼎若肯將珠珠化給方克峻。送到嵩山。這刁珠珠已不是現在一個刁珠珠了。珠珠陡聽得伯陽這一番話。忽然想起某年某月某日。果有一個六十上下道士。在他父親面前。想化自己送給朋友做徒弟。這朋友的姓名。却沒有說出。不知道便是嵩山的鍾維嶽。于今事隔多年。想起來這光景。就同在眼前的一樣。但不打算昨夜所見的方克

峻。因他裝束已經改變。便是數年前在烏鼠山化緣的那個老道士。心裏這們一想。隨將那年老道士化緣的事。以及昨夜兩次會見方克峻的種種情形。又向伯陽兄弟說了一個梗概。伯陽聽了。向式陽笑一笑。說。珠珠。你在石橋上戲水的時候。方克峻已在你身上飛閃過去。却飛落在廟前的棋杆斗上。你曾對紅燈射了一箭。你祇見紅燈。沒見方克峻。你這枝箭射不着紅燈。反被紅燈逼得退了回來。你就知道方克峻的本領。不是個尋常之輩。那時方克峻本到這廟中來。無意間遇見了你。特地回到衡山。取來這枝寶劍。送贈與你。你有這枝寶劍。將來自然得做鍾維嶽的徒弟。珠珠道。鍾法師要收徒弟。爲什麼不自己直接收徒。要方法師把這徒弟介紹去呢。伯陽道。鍾維嶽自從收了他那個不成材大徒弟。自己不肯收。

徒弟了。便由華山派黃精甫。把親生的女兒黃鉄娘。送贈他做二徒弟。由恆山派朱子民。將潁源金值杉的兒子金石胆。送給他做三徒弟。方克峻曾在鍾維嶽面前。有約在先。欲給鍾維嶽尋一個四徒弟。你既遇到方克峻。日後同鍾維嶽相見的時候。有方克峻這枝寶劍。自然鍾維嶽肯收你做徒弟。珠珠聽罷。又問道。仙長可認得鍾法師呢。伯陽道。我們不但認識他。並且還是我們的朋友。不過方克峻既介紹你做嵩嶽派的人物。我們不便引薦你去見鍾維嶽。天下事總有一定的緣分。你這時多問也是無益。珠珠便不再問下去。接連國雄又叩問伯陽式陽的履歷。他們都是搖頭不肯說。國雄又問伯陽道。珠珠幾時才得見鍾維嶽呢。伯陽道。我不是預先向珠珠申明過麼。天下事皆有一定的緣分。你這時多問也是無

益國雄明知這兩個道士。行徑很是蹊蹊。也不便再問下去。當日同珠珠回到家中。晚間正同珠珠在廳上談着伯陽式陽的事。忽聽得對面屋瓦上。有伯陽式陽的聲音。各呼了一聲。珠珠。我們二年後到銅山會吧。國雄珠珠同時走出門外。向瓦櫺望了一會。又聽了一會。什麼東西也不見。一些聲响也沒有。當晚再同到蜈蚣廟裏一問。祇有一個火工道人。原來伯陽式陽都已高飛遠走了。究竟伯陽式陽這時到什麼地方。二年後到銅山去做什麼。連那火工道人。一些兒也不知道。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三五回再寫。

評曰。寫方克峻介紹刁珠珠歸嵩嶽派事。又是一副筆墨。與朱子民薦引金石胆歸嵩嶽派事。無一筆相同。一出場便見兩樣。此又特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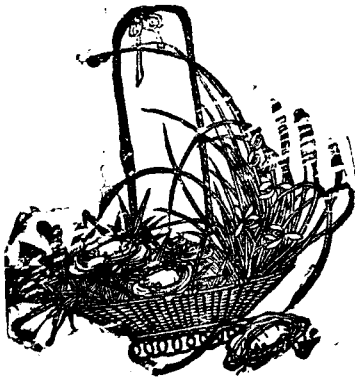
而不犯之文字也。作者之心思筆力。迥凡非响。伯陽兄弟一出場。卽已截然中止。殊出閱者意外。余特以爲全是虛文。究其實際。不過作者要借此轉到銅山縣之奇文而已。

風動窗開高樓贈寶劍

蛛絲馬跡野廟探奇人

風動窗開高樓贈寶劍

蛛絲馬跡野廟探奇人



第三十五回

教書史劍仙作學究

鬧房間惡少縛淫僧

話說黃國雄同刁珠珠兩人。當晚問那火工道人。你們廟裏兩位仙長。是到那裏去了。那火工道人回說。他們本沒有一定的去向。去時自去。來時自來。我也沒有問過他們。向什麼去處去。在什麼來處來。他們也沒有告訴我是到什麼去處去。由什麼來處來。國雄又問道。他們這一去。究竟可回來呢。火工道人又回道。回來也是平常的事。不回來也是平常的事。我真不知他們是回來不回来了。國雄珠珠聽他這話。祇得仍回家中。珠珠却信得伯陽兄弟。在這二年期內。是絕對不回到蚩蜡廟來。像他們這般。

閒雲野鶴。行踪最爲詭密。他們約我到二年後。在銅山相會。我這時若到銅山訪他。自然是訪不着。也不用徒勞這一番跋涉。但珠珠自從聽得龔伯陽說出方克峻欲介紹他。做嵩嶽派的徒弟。學習道法的那一番話。總因爲一個人得證大道。能想人所想不到。做人所做不來。自家將來有這緣分。得證道法。這一把弓。一壺箭的生涯。正用不着。沒有緣得證大道。那怕你力可射天。一遇到精通道法。如方克峻這一類人。你要用這一把弓。一壺箭。又有什麼用處。從此便杜絕射獵的生涯。那虎穴狼巢之間。便沒有刁珠珠的遊踪所至。他終日間祇蟄處在高樓之上。覺得有些悶咄咄的。沒有什麼趣味。就抽出那枝劍來閒看。因那劍柄上嵌着方克峻三個小字。祇認得一個方字。遂聯想到方克峻贈送他這枝寶劍。不是舅父看

這劍柄上。嵌着方克峻三個蠅頭小字。那裏得知這枝劍是方克峻送贈我的。可見我們女孩兒不讀書識字。就變成了瞎子。珠珠想著自己不讀書識字的苦惱。就連帶想到別人讀書識字的好處來。很在黃國雄面前露出自己要讀書識字的意思。國雄便聘請一個老學究。在家教授珠珠的書史。偏是那個老學究在黃家館居一年。不是他自己程度不足。轉說學生的天分太高。學生做出來的詩文。還比先生好。那個老學究也就自己向黃家辭退。接連黃家又聘請一個學究老先生。這個老學究據他說是姓童。名佳言。是河南人。游學到黃家來。接說黃家的館席。日間在書房裏教書。晚間便不肯留宿黃家。有人問他到什麼地方住夜。他總是支吾其詞。不肯說出實話。他所教的書史。也不外古來聖經賢傳這一類書。但

他所作的詩文。都是海闊天空。黃鐘大呂之音。本來不同凡响。珠珠的天分很高。又得明師教導。切磋之益。不上一年。居然變成了一個女才子了。這日國雄不在家中。老先生看珠珠身邊。佩着一枝寶劍。便借看劍爲由。教珠珠解下劍來。老先生把劍在手仔細看了一回。便向珠珠說道。我不能長久在此地教你。你也不能長久住在黃家讀書。我於今有要緊事。須到別處去。此後你我何時再會。尙說不定。珠珠聽老先生這般說。不覺黯然而問道。老師到何處去。有什麼要事。老先生道。說給你。你也不明白。珠珠道。弟子將來要拜訪老師。到什麼地址拜訪呢。老師祇言是河南人。究住在河南那一府。那一縣。老師向不肯說明。此時何妨明白宣示。老先生道。拜訪是沒有用處的。你到河南去。怎容易尋得着我。我立刻就要去了。你

此時還有什麼心事。要說的麼。珠珠匆忙間。竟想不起甚麼心事來。老先生好像立等他說出什麼樣子。見珠珠沒話說。不由嘆了一聲道。既沒有話說。你知我辛辛苦苦的。在這裏居了一年。爲的是什麼呢。話才說完了。珠珠再看老先生在面前一閃。已去得不見踪跡了。心裏很覺得奇怪。忽聽背後有人說道。珠珠你怎麼隨我一年。識不出我是誰呢。這枝劍我且帶去。過幾時再說罷。珠珠猛聽這話。回頭一看。仍不見老先生。不由暗吃一驚。以後却一些聲息都沒有了。問及黃家的人。都云沒有見老先生從大門口走出去。及至黃國雄回來。說曾見老先生向他拱手告別。國雄挽留一回。並欲拉老先生回家。算還束修。老先生即現出生氣的樣子說道。你因我看在那幾十串錢上。才到你家教弟子麼。像你這種眼睛。祇配在

綠林中混。老先生說完這話。就匆匆的跑得走了。那跑的脚步。比飛得還快。珠珠聽他舅父這話。更不禁叫作奇怪。暗暗的出了一會神。忽然在桌角一拍。把桌上的杯壺。都拍得跳起來。說我從老先生讀一年書。怎麼識不出老先生是嵩嶽派的開派宗祖呢。方克峻同龔道士的話。何嘗欺我。直等待他老人家帶着寶劍去後。到此時方才明白。童字改成一個重字。添加金旁。不是個鍾字嗎。佳字旁加一糸字。不是個維字嗎。言字頭上加一座山。左邊加一個犬旁。右邊再添寫一個犬字。不是嶽字嗎。老先生說他的名字。喚做童佳言。分明已指示我。是我的師傅鍾維嶽。直到這時候。我才恍然明白。可惜已是遲了。黃國雄經自珠珠這樣的解釋。方才想到童佳言老先生。就是嵩山的開派宗祖鍾維嶽。自己在江湖上混了一輩。

子。遇到這種神奇的劍士。竟若失之交臂。亦何怪鍾老師說我這種眼睛。祇配在綠林中混。國雄見鍾維嶽來得蹣跚。去得奇怪。懊惱了一陣。但珠因鍾維嶽既然去了。空懊惱也是無益。他陡然又想起一件事來。這件事就是龔伯陽說到銅山再會的話。何不到徐州銅山去走一遭。會見了龔伯陽兄弟。或者可以訪出師傅的水落石出。珠珠心裏有了這個計較。好像不到銅山去探訪一遭。有些吃不下飯去的樣子。便將自己的意思。對國雄稟明。國雄送他那一把寶刀。藏在身邊。作爲防身的兵器。珠珠穿着儒裝。帶了盤纏。一路向銅山而來。他的遊踪所至。人家見他溫文爾雅。風度翩翩。都把他常做是一位佳公子。那裏明白他竟是一位紅粉英雄呢。一路到了銅山。先到城外廟觀庵寺的地方。差不多都訪問過了。訪不

到龔伯陽的踪跡所在。珠珠走到城中武聖廟裏。去訪問龔伯陽兄弟。廟祝不但說沒見到龔伯陽兄弟。且不知有他們兄弟兩個道士。但因珠珠是個闊綽公子的模樣。款留在裏面吃茶。忽地從外面走進一個和尚來。廟祝卽向那和尚笑道。目今的時代。真是無奇不有。開明寺的大和尚。倒會變成了一個尼姑。在印師看來。這不是盤古至今第一件奇事麼。那和尚坐下來。呷了一杯茶。從容說道。老許。別說這種氣人的話。橫豎不過是用開明寺幾個錢。什麼把戲都玩得出來。不過我看這莊知縣莊大老爺。倒很有些兒來歷。珠珠聽他們所說的話。蹣蹣得很。便有意無意之間。向他們問道。怎麼一個和尚。却變成了一個尼姑呢。廟祝訝道。這一件奇事。在我們銅山。已哄動全城。怎麼公子爺還不明白。珠珠道。我初到此地。

來。人生地不熟。那裏知道貴縣出了什麼奇事呢。不妨請你告訴我聽一聽。那廟祝聽罷。便同那和尚你一言我一句的。把那和尚變尼姑一件奇事。當做唐三藏的西遊記談說出來。做書的因爲這件事。是嵩嶽派和泰山派啓釁用武的一條線索。與其由一個和尚一個道士口中叙說出來。有些兒囫圇吞棗。不若由著書人這枝飛花的筆。說一個明明白白。據說這新任銅山知縣莊士奇。是南方人。年紀輕得很。在上峯衙門花了十萬銀子。半月之間。就指補銅山縣知事。帶了他新娶的太太。到銅山縣來履新。不上三日。銅山縣裏就出了一宗奇案。原因開明寺的方丈大和尚。法名喚做了悟。寺裏有價值十萬以上的財產。這大和尚雖然了悟。小和尚偏喜狂騷。是凡公館裏的太太。大半有一種癖性。湍喜歡到名山古寺燒

香隨喜。佈施和尚。普結佛緣。這了悟年紀又輕。對於公館裏的太太。到寺裏來燒香隨喜。應酬又很週到。那時候有一位官族公子。姓溫。名喚霽仁。爺死娘不在。娶了一位少奶奶。也是個官室名門之女。夫婦的感情。初時尙稱和睦。毋如溫霽仁家裏很有一筆財產。會在暗中作怪。狂嫖濫賭。本是他們公子哥兒的職責攸關。溫少奶奶見他丈夫越鬧越糊塗。時常半夜不見回家。他的性格。本來溫柔。除了苦勸軟求而外。沒有什麼法子。誰知溫霽仁聽了那些苦勸軟求的話。好像嫌討厭似的。更整日整夜的在外嫖賭。他越是苦勸。溫霽仁越嫖賭得厲害。簡直一連三月五月。不見丈夫的踪影。溫少奶奶見丈夫不肯回心轉意。也惟有自嗟命薄。時常到開明寺裏燒香隨喜。借着解悶。這時溫霽仁在外有三四月不回來了。他身

邊的金銀。一古腦兒用盡了。想回來同這少奶奶重溫舊好。原不過圖他一個高興。借此哄他些金銀。拿到外邊去胡鬧。却看他這位少奶奶。懷中已有了三月的身孕。在那兩情融洽之間。又覺得洞裏桃源。不是久經封鎖的狀況。溫靈仁這一驚非同小可。明明白白。知道這少奶奶懷中的身孕。不是自己的親骨肉。本意要將他吊起來。問他曾和什麼人有了私情。但因他是何等人家的小姐。若是拷打他。雖然我自己知道。不是我親骨肉。究有什麼明證。硬說他和人通奸。他兄弟如虎狼。怎能承認他的懷中身孕。不是我自己親骨血的話來。少不得當官告我一個誣奸的罪。我吃不消還要兜着走呢。溫靈仁想了一陣。早已有了一個計較。加倍對他這位賢妻子。體貼溫存。在這一夜之間。正畫不盡許多的滯雨尤雲。叙不盡

一番的恩山情海。若在平時溫霽仁回來的時候。他這位賢妻子。照例總得向他苦勸一陣。說也奇怪。今夜也不向他說什麼苦勸的話。溫霽仁袋子裏沒有錢了。他這位賢妻子。真是賢德極了。不待溫霽仁向他啓口。很情願的拿出自己錢來。給他去嫖賭解悶。溫霽仁拿着金錢。到外面去逛了一天。暗地裏招呼幾個不成材淫朋賭棍。弄一幫忙。到了夜間三更三點的時候。溫霽仁帶領了一般淫朋賭棍。各持械器。暗暗都在牆頭外翻進去。悄沒聲息。走到後房外面。看窗內燈燭齊明。似乎聽得有兩個人在房裏唧唧噥噥的說話。祇聽他那位少奶奶的聲音。說多早晚我那命中的孽冤死了。就好了。溫霽仁猛聽這一句話。氣得渾身直抖起來。向一般的淫朋賭棍做了個手勢。祇聽得喳喇一响。那兩扇窗門。被溫霽仁一拳打

開了。頓時溫靄仁和那一般淫朋賭棍都搶了進來。只見一個脫得一絲不掛的大和尚。從帳門內跳出來。溫靄仁認得是開明寺的方丈和尚了。悟便喝了聲夥計們。還不動手。手字還未出口。那一般淫朋賭棍。早逼着了悟穿好了衣裳。這裏溫靄仁又將他的少奶奶。從被窩裏提出來。也令他穿好了衣履。他們一對野鴛鴦。這時手無寸鐵。自然不敢反抗。便哀求也是無用。溫靄仁便打開一隻大衣櫥。把衣櫥裏的衣服。攢做一堆。就將這一對野鴛鴦。顛倒價鎖在衣櫥裏。外面又加上一把鎖。親自寫了兩紙封條。叉字形黏在衣櫥的中縫間。連夜把衣櫥抬到銅山縣的大堂。擊鼓三通。銅山縣知事莊士奇。立刻升座大堂。兩邊的衙役。早已排班站定。莊知縣向溫靄仁只問不上幾句口供。忽然眉頭一皺。叫了一聲哎呀呀。我

好苦我好痛。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三十六回再寫。

評曰。鍾維嶽之住黃家。來若游龍。去如黃鶴。來時却出人意料之外。去時却在人理想之中。文情閃閃爍爍。不可端倪。而接搭之佳。幾若天衣無縫。風吹海外。月掛雲梢。有此奇人。斯有此奇事。有此奇事。斯有此奇文。

莊知縣爲何如人。和尚變尼姑爲何如事。此中文字。離奇詭俶。在五嶽劍仙傳書中。旣屬罕見。在當時人之心理。又屬罕聞。蓋不難於創始之奇。而在結穴之足以聳人聽聞。而一綫在手。六轡不驚。不讀下文如何得窮其妙境。及一旦澈底而發揮之。吾知閱者必拍案叫絕。曰。小說家之理想。如是如是。

第三十六回

和尚變尼姑烟籠芍藥

情波翻孽海春滿銀屏

話說莊士奇向溫霽仁問不上幾句口供。忽然眉頭一皺。叫了啊呀呀。我好苦我好痛。叫了兩句。忙定一定神。現出十分痛楚呻吟的樣子。勉強問過溫霽仁的供詞。令招房填好了供單。便向溫霽仁從容說道。本縣聽你這派供詞。心裏已明白了。本當立刻開鎖。處置淫僧淫婦的罪律。毋如本縣向有心疼病。不想今夜偶然發作起來。照例非到上午時分。不能揮復健康。本縣且退堂去養一養病。這衣櫥仍放在大堂上。由八個差役輪流監守。這些刁差猾役。怕有舞弊情事。你不妨辛苦一點。看護着不許亂動。

和尚變尼姑烟籠芍藥

情波翻孽海春滿銀屏

說著。便由兩個爺們。扶着他進去了。溫靈仁巴不得在上午時間開鎖。明張旗鼓。闔好動銅山滿城的人。前來看審奇案。顯得這件事。不是他自己同莊知縣串同一局。借此處分前妻。好另將心愛的外寵。實行娶過門來。兩眼不住的看護着那一架衣櫥。那八個公差。由四個一班。伴同溫靈仁監守着。五人十目。分明無私。一到天光明亮。早接連不斷的闔來無數的閒人。擠塞得水洩不通。萬頭攢孔。一齊望着那一架衣櫥。便是耳報神也沒有這般快。他們早知衣櫥裏淫僧淫婦。一個是開明寺的方丈大和尚。一個便是溫家的大少奶奶。那衣櫥上是鎖了一把鎖。外面黏上叉字形的兩道封條。直到辰牌時分。方才見莊士奇坐上大堂。精神不大充旺。像似病後新瘥的樣子。你道莊知縣是眞有什麼心疼病麼。別人害病。照例

是請大夫開藥方。要化錢破鈔。他害了這場病。一不請醫。二不服藥。金關通線索。這把戲却做得十分奧妙。反得開明寺常住的孝敬。及溫霽仁舅兄吳榮萃。舅弟吳榮華的賄賂。一共算來。有二萬五千兩。局外人正無從明白。話休絮煩。莊士奇坐上大堂。早拿過一根硃籤。鬼書符般的畫了幾個字。交在一個公差手裏。那公差如得了將軍令箭一般。飛也似的去了。便向溫霽仁問道。本縣問你。這衣櫥有沒有人動過麼。溫霽仁道。學生沒有挪移半步。上面一把鎖。兩道封條。依舊文風未動。這如何假得來。莊知縣點點頭。不一會。公差已將吳榮萃。吳榮華拘得前來。莊知縣向榮萃兄弟問道。溫霽仁告你妹子通奸和尚。現雙雙鎖在衣櫥。這件事未鳴官府。自有你們兩家的家法處置。如今已鳴官府。不是你們用家法的時候了。

你妹子做下這種辱沒家聲的事。今由官法處置他。你須不能怨溫生的心腸很毒。榮萃榮華俱同聲回道。老父台明見萬里。如果妹子同淫僧通奸是實。要坍盡娘婆兩家的門風。憑公斷法。生員等何敢多言。若妹子蒙着不白的冤。被溫生誣指奸情。亦望老父台代爲做主。莊士奇應了聲。是。遂令溫讒仁揭去上面的封條。由衙役取過鑰匙。卽月一聲。那衣櫥上的鎖開了。差役們把一對淫僧淫婦。抬出衣櫥。在堂上堂下。衆目睽睽之下。看那和尙和溫少奶奶顛倒價仍綁在一起。那和尙一雙瘦削如筍的腳。並貼在溫少奶奶的腮鼓上。那裏是什麼開明寺的了悟和尙。分明是一個年紀在二十開外的尼姑。堂上堂下的人見了。都暗暗納罕。那個讒仁心裏叫作奇怪。臉上驚得變了顏色。祇望那尼姑的一雙腳發愕。衆衙役

方要前來鬆綁。吳榮萃兄弟都齊聲道：「那有這們容易！」莊士奇道：「解綁才好問話。」法堂上豈容咆哮無禮。凡事自有本縣替你做主。衙役答應了一聲，便將他們解開綁來。莊士奇便勘問那尼姑的供詞，說是某省某縣某庵觀的尼僧。法名喚做某某。遊方到溫家來化緣，被溫少奶奶款留住夜。不想被幾個面不相識的人，將小尼同少奶奶鎖在衣櫥，伏乞縣大老爺做主。復又傳上吳氏。這溫少奶奶瞥眼見是一個尼姑，也不明白這其中是什麼變故。看那尼姑的相貌，實在又不像開明寺的方丈和尚。他的胆量不由壯大起來。便所說的供詞，同這尼姑又甚脗合。莊士奇早不禁把驚堂拍得連天價响，指着龔仁罵道：「你這光棍，你自己憑良心說。你妻子前生和你有什麼冤孽，有多大的仇恨，惹他無辜拋頭露面，受質公堂。你

這光棍不喜歡你這妻子。沒有天良。便沒有不能說的話。沒有不能做的事。左右快扯下去打。差役答應了一聲。便將溫靄仁扯到丹墀下。不由分說。依着縣大老爺的吩咐。將他重責了一百大板。這時候任憑溫靄仁有千百張口。也分辯不了。挨過一百大板之後。便上堂自認一時誤會。匆忙間誤將游方尼姑。認做開明寺的方丈和尚。捉奸鳴官是實。並非有意誣栽妻子。同和尚通奸。莊士奇將這項供詞。質之吳榮萃兄弟。看他們都板着面孔。不說什麼。莊士奇有了計較。先吩咐將靄仁的妻子。及遊方尼姑帶到後堂。然後又向榮萃兄弟極力勸諭一番。就此當庭和解。令溫靄仁先負荆到吳家叩頭賠罪。再領回妻子完聚。又命他拿出五千兩銀子來。化解尼姑一筆大緣。就此和解成立。各簽了畫押。那和解筆錄上。有四句

駢體判文。是「刁刀一樣。瓜爪難分。戊戌腹中一點齋。齊足下分明。」和解成立以後。莊知縣退入後堂。悄向溫少奶奶笑道。你好險啊。在你的意思。以爲一個了悟和尚。怎會變成了一個尼姑。你要知道那了悟和尚。在衣櫥抬上公堂的時候。已回到開明寺去了。這位師傅。實在又不是個尼姑。我用他賺取那東西五千兩銀子。這其中的變故。你如何知道。不過我勸你將來不用再到開明寺去燒香隨喜罷。不要再將那和尚惹進門罷。你是何等人家的小姐。何等人家的媳婦。以後若不丟去這個嫖字。捨不得和尚的神通。少不得定要坍盡你祖宗十七八的面子。恐怕再沒有人解救你了。說到這裏。祇望着溫少奶奶抿着嘴兒笑。轉羞得溫少奶奶面上不由紅暈了一陣。直暈到鬢腳上。斜着眼在莊士奇面上閃了一閃。陡然

想到了悟和尚那般肥頭肥腦的樣子。遠不及這位莊大老爺少年英偉。看他那種笑容可掬的神態。心裏打算有什麼話。要向他說出來。倒底有些畏怯的。說不出口。莊士奇分明已瞧出他的意思。向左右望了望。不由向他笑道。你有什麼話。儘可說出來。商量商量。是不妨事的。這溫少奶奶聽罷。未開言。臉上又不由紅了一紅。復向莊士奇飛了一眼。方才低頭說道。真菩薩面前。燒不了假香的。小婦人本不用幹這種辱沒家聲的事。因他在外面嫖娼日子多。把我這冷判官擱在家裏。熱氣也不肯呵我一口。逼得我無可解悶。祇好到廟堂去燒香隨喜。有意無意的。把那了悟和尚。惹進門來。前生的冤孽。到了這一步。小婦人如何再敢在大老爺台前。說什麼害羞的話。但小婦人實在不明白。同和尚擲鎖在衣櫥裏面。並不

見有人開鎖。也不覺得有人鬆綁。那了悟和尚便會飛也飛不出來。並且大老爺說這位師傅。又不是個尼僧。照這種種情形看來。小婦人實在糊塗塗的。那裏明白大老爺袖內機關。總求大老爺明白宣示出來。莊士奇道。你看這尼僧是誰呢。你就把他當做是個耳無聞目無見的東西。本縣叫他坐在這裏。他不會站在這裏。你就更想到那和尚鎖在衣櫥裏。本縣要他回去。他便不能不回去。照這樣說起來。本縣難道是個神仙麼。雖然本縣不是個神仙。却做得神仙所做的事。這些話勸你且不必追問下去。不過我看你的意思。還有什麼向我要求嗎。你能依我一件事。我沒有不依從你的道理。溫少奶奶笑道。沒有別的話。向大老爺要求。大老爺要賺取那東西五千兩銀子。他有一些現金。已在嫖賭上化盡了。叫他那裏

能拿出這五千兩呢。少不得變買我賠嫁的金珠首飾。也償不了五千兩。大小爺少賺這五千兩的銀子。在大老爺並不算得甚麼。小婦人實在填不起這筆虧空。望大老爺赦了他罷。莊士奇聽畢。向那尼姑弩一弩嘴。那尼姑便去得不見了。隨向少奶奶說了聲。依得依得。說完這話。便走近溫少奶奶的身邊。挽着那雪白也似的膀臂。拉至鼻邊。聞了一聞。說我也倦了。我所以要依得的一件事。便是這一件事。以下的事。不過溫靈仁將這位溫少奶奶領回完聚。也就不成什麼問題了。不過和尙變尼姑這件奇案。銅山縣人的議論紛紛不一。那時武聖廟裏的廟祝。同一個和尙。偶然間向刁珠珠說出這件事來。不過在尋常人的眼光。總因爲這莊大老爺偷換的手段厲害。而在刁珠珠的意思。却以這種偷換的手段。不是做

官人能做得出來。他却以爲這種做官人。也是方克峻一流人物。眼前既訪不出龔伯陽兄弟在什麼地方。反疑龔伯陽二年前的預約。有些靠不住。像這種神通廣大的做官人。若不仔細訪問個究竟。如何安心得下。當日離開武聖廟。且緩着到銅山縣衙門去拜訪莊士奇。便到開明寺裏去。先探試了悟的形徑。恰探不出什麼證據來。出了寺門。只行不到一里多路。看見前面一座樹林。有一個少年在樹林下低頭坐着流淚。珠珠走到那少年跟前問道。你是什麼人。怎地獨自坐在這裏哭泣呢。那少年肚內罵道。我笑也好。哭也好。和你過路人。有甚鳥相干。肚裏雖暗暗的罵。口裏却好好的回道。我自己有我的心事。想起來不由得有些難過。珠珠道。你姓什麼。那人隨口回道。我姓溫。你走你的路。盤問我做什麼來。珠珠道。不

是我好管閒事。我看你這種神態。簡直似要在這裏尋死的樣子。問一聲有甚打緊。你究竟叫溫什麼。少年不由流淚道。我雖是不成材。但也算得書香世族。家裏出了這種醜事。掠官鳴府。轉使我受這種不白之冤。回想我心裏的委屈。不由我不痛哭。想圖自盡以掩恥。我已是要死的人了。何必對閣下再說出名字來。有傷我祖宗的聲望。刁珠珠一想這是溫霽仁了。忙安慰他道。足下不要生氣。你這念頭實在錯了。休說這種事。是世間極平常的事。卽算可醜。也是你妻子沒道理。你就平時疑你妻子和人有私情。這次誤會捉住了尼姑。當做和尚。你雖向吳家負刑賠罪。但你妻子的私情未實。在你祖宗面上。就不見得損失光彩。你又何苦向這死路上走呢。那少年道。閣下的高見。果是不錯。但和尚我看分明是個和尚。

衣櫥是我鎖的。封條是我貼的。衣櫥沒有離開我。我和衣櫥沒有離開。怎麼一個和尚。就變成一個尼姑。並且那了悟的相貌。死了燒成灰。我都認得。承閣下關切我。祇是我心裏有些解釋不開。這畢竟是一種什麼道理。珠珠道。獸子。天下的奇事很多。你是個什麼人。如何便明白其中的道理。你且打消尋死的念頭。日久你自然知道這是什麼道理。那少年方要回話。祇一瞬眼。看刁珠珠已走得遠了。心理覺得又是奇怪。祇得愁眉苦臉的回到家中。我且按他慢表。再說刁珠珠當日回到城中。已是天晚。便在一家人飯店裏吃飽了肚皮。待要算還飯賬。堂倌說飯賬早已有人會過了。刁珠珠問是誰人會的。那堂倌說。午間有個甚樣衣服。甚樣面貌。多大的年紀。那一方口音。一個道士。曾說晚間有個甚樣面貌。甚樣衣服。多大的

年紀那一方口音。一個客人。他預先已替客人算會了五錢銀子的飯賬。這裏一共算結三錢二分銀子。還有一錢八分銀子。理當找給客人。才是。刁珠珠聽完。吃驚不小。向那堂倌說道。這一錢八分銀子。不用找了。算給你們堂倌的酒錢罷。說著又向那堂官問道。你們見有幾個道士。那堂倌出伸兩個指頭。刁珠珠又問那兩個道士。到什麼地方去了。堂倌道。啊。想起來了。他們曾吩咐我。請客人不用去尋他。尋也尋不着。他們自然去會你的。刁珠珠聽了這話。便走出店門。心想這不是龔伯陽式陽兄弟麼。原來他們已到了銅山。二年的預約。並不欺我。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三十七回再寫。

評曰。刁刀一樣。瓜瓜難分。個中妙諦。一經揭穿。幾如讀封神西遊諸

書矣。然封神傳有此熱鬧。無此奇警。西遊記有此奇警。無此精采。固不獨宰官之神通莫測。其才力亦有一鳴驚人之目。

本爲探訪龔伯陽兄弟。却偏岔出銅山奇案。刁珠珠却轉易探訪伯陽兄弟之心。準備探訪銅山莊知縣矣。本欲探訪莊知縣。雪痕鴻印。却又聞知伯陽兄弟之消息矣。天下事殊令人不測。小說書之理想。亦令人不測。

和尚變尼姑烟籠芍藥

情波翻孽海春滿銀屏



第三十七回

失金刀小住郭家村

陷鐵屋驚逢莊知縣

話說刁珠珠轉想龔伯陽兄弟。不但有絕大的本領。且有這道力能預先知道我在飯店吃飯。他既說不用我去尋他。他自然會來見我。他是這樣對堂倌說。我縱尋他也沒有用處。刁珠珠想到其間。便先覓了一個客寓住下。一則等待伯陽兄弟前來訪問。二則暗暗探訪莊知縣的形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似這們住了一月。不曾見有龔伯陽兄弟前來。夜間會到銅山縣署上房屋瓦上去窺探。看這莊知縣起居一切。亦無異常人。刁珠珠也不由將探訪莊知縣的心腸。漸漸鬆懈下來。那時正是三伏的天氣。

失金刀小住郭家村

陷鐵屋驚逢莊知縣

異常煥熱。入夜起了一陣清風。刁珠珠在寓中開了窗戶。手裏揮着一把白紙扇子。坐在窗下納涼。這夜的月光甚是皎潔。照在地上。現出了一個光明世界。刁珠珠向對面瓦櫺上望着。吐納了幾口清氣。便放下了紙扇。從裏衣內取出一把寶刀。那刀柄用八寶鑲成。已覺得眩暈耀目。刀鋒光芒四射。在這月光下看來。越顯得晶瑩明澈。不覺精神爲之一快。忽覺那刀脫手自去。似被人奪去的樣子。刁珠珠陡然一驚。仔細在窗內窗外一看。什麼人也沒有。耳朵裏彷彿有個人喚了一聲珠珠。我們到郭家村會吧。刁珠珠聽那人說話的聲音甚微。辯不清那人是誰。回頭再四處留心一看。並不見有個人影子。刁珠珠不由更暗叫奇怪。耳朵裏雖未聽清。不是伯陽兄弟的聲音。但總疑惑是伯陽兄弟前來。隨整了整衣襟。走出

房來。問明茶房郭家村在什麼地方。那茶房回說在西門城外三十里路。刁珠珠便將衣裝暫放在客寓。連夜雇了一匹騾。出了西門。一直向郭家村而來。剛行到離郭家村不遠的地方。那騾子忽然跳躍起來。原來前面有個女郎。手中並沒有持着什麼械器。在月光下看來。眉目間很露出英銳之氣。攔住刁珠珠的騾頭。問刁珠珠從那裏來。刁珠珠看這女郎。來得太鶻突太奇怪了。便答應一聲從來處來。那女郎又問到那裏去。刁珠珠回說到去處去。那女郎即現出很誠懇的樣子說道。真人面前。怎用得說假話。被人搶奪了一把寶刃。有什麼要緊。你在城內雇騾子到郭家村去幹什麼呢。不若隨我到一處地方去好麼。刁珠珠聽他這話。分明如親眼看見的一樣。早知女郎是個不凡的人。聽他的話。越說得甜蜜。却越怕他。

腹中藏着利劍。珠珠在江湖上雖是新出道的雛兒。很明白這其間三教九流的道理。怕著了女郎的道兒。也就向女郎婉言謝絕。那女郎回說了一聲可憐。說著便向珠珠拱一拱手。自向斜刺裏走去了。刁珠珠見女郎去後。心裏還疑惑女郎是哄騙自己的。暗想他是一個千金少女。把我這公子哥兒模樣的人。騙去幹什麼事。我偏不上他的當。當夜珠珠行到郭家村前。便下騾給還騾夫的錢。看那郭家村的氣派。一泓清水。四面濃陰。襯着中天的皓月。幾疑廣寒仙境。非在人間。毋如村前吊橋已撤。刁珠珠便在一株古榆樹下打盹一番。醒來天上已現出曙光。那瞳瞳的曉日。斜照在樹梢頭上。珠珠衣上沾了一些露水。便覺得有些寒浸浸起來。在村四圍盤旋了一會。把身上的露水曝乾了。才轉到吊橋下。走過吊橋。看見

中間一個八字大門。前面是一座廣場。大門雖開着。不見得有人出入。也沒有什麼警犬。見了面生人到庄。跑出來狂吠。便信步走進大門。走了好幾進房屋。才見有一個二十來歲的漢子。從裏面走出來。向珠珠問道。你到這裏找誰的。刁珠珠被他這話問得愣住了。有意無意的回了聲。我不找誰。那漢子道。你既不找誰。到這裏幹什麼來。你脫開衣服給我搜搜看。祇怕你這東西闖進門來。偷了什麼。揣在懷裏。不搜一搜是不行。刁珠珠聽他說要脫開衣服搜一搜。暗想我是個女孩兒。這衣服如何脫得。他要逼着我脫衣服。叫我怎按納得住心頭之火。便也向那漢子怒道。我是好的人。你這東西無禮極了。如何硬說我是賊。要我脫衣服搜一搜。你把這賊名洗清。豈想同我行蠻動武。看我可能饒你。正在這開不了交的

時候忽從裏面跑出一個白晳臉堂。三十來歲。庄主模樣的人來。向那漢子。陡喝了一聲道。你這奴才。真該萬死。怎敢對這位少爺無禮。還不給我滾進來。那漢子聽他主人的一聲呼喝。嚇得退避三舍。不敢出來。庄主人便向珠珠招呼道。這東西無禮。被兄弟呵叱了。像少爺這樣身分。怎麼硬說少爺是賊。請少爺到後廳上去好談話。珠珠道。我是孤單單一個人。身上沒有什麼。他冤賴我是賊。你這裏便是一個窩家。說罷一笑。便不因不由。隨着那人走進後廳。主賓茶話已畢。彼此請問姓名。珠珠說是鳳陽黃異。那庄主人姓郭。名林。是銅山縣的有名紳士。珠珠向郭林問道。昨夜有個人約我到府上來。他有話對我說。請問先生這人可曾到府上沒有。郭林轉問這人姓什麼。叫什麼。怎樣的相貌。多大的年紀。珠珠被他這幾句

話。問得自己有些好笑。看郭林的面目上。很有些驚人的神彩。便將昨晚被人奪去寶刀的緣故。約他到郭家會面的話。向郭林吐說出來。郭林驚訝道。誰呀。旋說旋凝神思索了一下。忽然現出很能領會的樣子。說。少爺要會這人麼。請在寒舍盤桓幾時。到夜間會他吧。珠珠却轉問這人是誰。郭林不肯說。珠珠沒奈何。只得在那裏暫且住下。忽然有個管家模樣的人走來。問郭林可曝麥。郭林蹣跚道。今日下午有雨。說到這裏。陡然聽得天空間的隆隆雷聲。郭林又自言自語道。卯時响雷。午後當有大雨。旋說旋又凝神思索了一會。忽然又現出很能領會的樣子。向那管家吩咐道。儘可在場上曝麥。今天的雨。可算奇怪。除去我門前一座廣場。點滴沒有。凡我這四圍十里左近地方。當得雨三寸。你儘可率領夥計們。到場上去。

曝麥。下雨時不用涼慌是了。那管家答應了一聲自去。珠珠又聽郭林這類言語。很奇特。但這時沒有把握。能相信他說的不錯。等到午後再驗。如果他的話不錯。他可算得是個神仙了。心裏雖是這們想着。面子上却又不問什麼。直到午間吃飯以後。因在村院廣廳上面。窗開四面。天氣雖有些燥熱。但並不覺熱得人頭昏腦悶。看青天萬里無雲。刁珠珠不由暗暗一笑。郭林彷彿已瞧出珠珠笑的意思。便將他帶到門前軒廠間坐定。珠果見廣場上曝著一場的麥。有許多夥計們。在赤日下翻麥。便是在前所見的那個漢子。也在其內。誰知天有不測風雲。珠珠忽聽得天空有隱隱的雷聲。轉眼便見西天有柳扇大的一塊黑雲。向東行來。那黑雲愈漲愈大。愈行愈快。只不消片刻時間。又是接連不斷的雷聲作響。看天空都

佈着雲形雨勢。那管家及夥計們都不由現出很驚訝的神氣。却並不慌張。仍在那裏翻麥。果然霎時間天氣昏暗了一陣。簡直昏暗得同黑夜一般。耳朵內祇隱隱聽得一陣陣雨聲。眼睛裏祇遠遠見得一陣陣雨勢。那雷聲更隆隆的不住响着。電光更閃閃的不住晃着。借着這電光下看來。果見場上沒有點滴雨水。那雨彷彿在庄院四圍以外。接著下個不住。約有吃一頓飯時辰。陡然天空响了一聲霹靂。就在這一聲霹靂的時候。雲也消了。雨也住了。從破雲裏吐出炎炎的紅日來。珠珠看場上仍是曝着一場乾的麥。兩邊前面的稻田中。果滿貯着雨水。看是約下有三寸雨的樣子。心裏不由暗暗納罕。郭林見他呆呆的在那裏出神。隨又將他帶到後廳上坐定。珠珠因郭林這種神奇不測推算。竟將他當做神仙一般看。

待。郭林笑道。我要是個神仙倒好了。這不過比尋常人略有幾分智慧而已。我就不相信世間果有仙人。珠珠聽郭林這樣說。越發相信他是個真人。不說假話。便將腹中的心事。一一向郭林說了出來。問郭林可知道龔伯陽兄弟鍾維嶽等一般劍俠。並同莊士奇及奪刀人。究竟是怎樣的人物。郭林聽了點頭道。我不但知道鍾維嶽及龔伯陽兄弟。並且時時刻刻想會他們。祇苦會他們不着。今天難得你對我說實話。將來若有機會。我願意給你去會一會他們。你要見那個奪刀人麼。在今夜三更時分。包管他到我這裏來會你。我說的話。決無差錯。刁珠珠不懂得郭林話內的意思。復又接著問道。莊知縣的行徑。也很有點蹊蹊。請問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呢。郭林笑了一笑。說我同莊士奇原是師兄弟。他的年紀雖比我小。

却是我的師兄。你說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物。他已知道你是一個什麼人物了。你有什麼話。待會見了莊士奇再說。珠珠道。我幾時去見莊士奇呢。郭林道。你不是見過莊士奇麼。莊士奇不到這裏來會你。我又對你說什麼。會見了莊士奇再說的話。包管他決定要前來會你。我說的話。決無差錯。珠珠便不再問下去。晚餐以後。郭林忽向珠珠說道。少爺昨天辛苦了。一夜想必也有些困倦了。應得早些安歇。待有人來會你。他自然會前去會你。且送你到一處去休息一會。你看是怎麼樣。珠珠因這兩天以內。沒有洗浴。巴不得到一處去休息休息。好借此將身上揩擦一回。卽應了聲。郭林便向一個小僮駑一駑嘴說。黃少爺是自家人。你將他待到那地方去。並打一盆熱水。給黃少爺自去淨一淨身。那小僮便帶了火具。說我

送少爺去休息休息。珠珠跟小僮走到一間書房裏面。小僮點好了蠟燭。打了一盆熱水進來。自去不提。珠珠關了書房門。胡亂淨過了身體。便前來開門。用手拔着門門。猛聽得撲的一响。像似有什麼很寬大的鉄板。要從門上壓下來的樣子。嚇得珠珠縮手不迭。接連又聽得數聲撲地作响。眼前像似漆黑了一陣。祇一轉眼間。依然是明明白白。看面前不是鉄板是什麼呢。再向四壁一看。原來四壁都是鉄板包了。屋樑上又蒙着很濃密的鉄網。有二寸厚。四圍上下。連窗眼也沒一個。並沒有一絲縫隙。這一來。把珠珠嚇得六神無主。在路間聽那女郎勸他不用到郭家的話。一時也湧上心頭來了。不由長嘆了一聲。坐在一張床榻上。望着面前鉄板出了會神。心想難道死生真有定數。我命裏該當死在這裏麼。但據龔伯陽

兄弟的話。我總不該死在這裏。怎麼自投羅網。着了奸人的道路。直到這時。我才明白。但是奸人騙我到這裏。所爲何來呢。珠珠想來想去。兀自想不定是什麼緣故。忽然聽得一陣陣嚶嚶哭泣的聲音。這聲音甚細。觸入耳鼓間。甚是悽慘。珠珠因看鉄板包圍的書房。四面沒有孔隙。聽那聲音。似從西邊屋角下發洩出來。再一細聽。那哭泣的聲音又停止了。珠珠端着燭台。在西邊屋角下一照。却被他看出一些破綻來了。原來那屋角下有個茶杯粗細的圓洞。因將燭台仍放在桌案上。俯着身軀。把耳朵湊近圓洞間聽着。悄沒有一些聲响。用眼再湊向那圓洞下一望。似乎有二三丈深淺。裏面還隱隱的有些光綫。再用鼻向那圓洞裏嗅一嗅。祇覺有一股臭氣。比什麼臭氣都難聞。心裏猜着是屍首腐爛了的臭氣。聞得他心

頭作嘔。實在有些支架不住了。便到那床榻上躺下。胡思亂想了一會。祇覺精神恍惚。似這們經過好些時間。猛然聽得噹的一聲响。驚得珠珠從床上拗起來。接著又聽開的一聲門開了。便見一件光閃閃風颯颯的東西。向案上一擲。不是在銅山城裏被人奪去的那把寶刀是什麼呢。接連又從門外飛進一個人來。珠珠抬頭向那人一看。嚇的一顆芳心。幾乎分裂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三十八回再寫。

評曰。作者寫郭林處。極神奇詭譎之致。此出力寫郭林。正是出力寫泰山派耳。出力寫泰山派。正是出力寫嵩嶽派耳。

此回出一郭林。不嫌事情之突兀。由筆陣之波翻水立。有以勝之也。故隨意寫來。並不覺其突兀。

第三十八回

生機爭一髮俠女完貞

珠淚洒千行娟娘遇救

話說那人一落到刁珠珠的眼角裏。認得他便是銅山的知縣莊士奇。幾乎嚇得一顆心要分裂開來。却見莊士奇現出笑容滿面的樣子。向刁珠珠點頭道。這把刀奪來我用不著。不如仍還給小姐罷。刁珠珠聽莊士奇這一聲小姐叫得非常响。一顆芳心又嚇得跳個不住。但面子上却裝做行所無事的樣子。先將那把寶刀收在身邊。向莊士奇笑道。縣大老爺休要取笑。我是鳳陽黃巽。怎麼小姐不小姐的。說出這樣笑死人的話來。莊士奇笑道。在別人眼中看來。自然你是少爺。若在我輩眼光中看來。就

生機爭一髮俠女完貞

珠淚洒千行娟娘遇救

認出你是個小姐。嗶嗶。真菩薩面前。燒不了假香。不瞞小姐說。下官並不姓莊。是泰山派紅衣聖母的大徒弟薛星符。小姐也不姓黃。是刁法師的女兒刁珠珠。珠珠聽完這話。早知自己的行藏。已被他拆穿了。再瞞他也是無益。便向莊士奇回道。不錯。我是刁珠珠。請問大老爺如何知道我是刁珠珠呢。莊士奇道。你想我是什麼人。五年靜坐。是做什麼功夫的。你不細心想一想。那溫家的一件奇案。衣櫥裏分明是顛倒價鎖着一個和尚。一個少婦。鎖不開。封條不揭。除去我薛星符。你幾見那些爲官作宰的人。有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段。把一個尼姑。換去一過和尚。什麼是尼姑。老實給你說穿了罷。那不過是我變的一種戲法。我有這樣的道法。難道我就不知道你是個刁珠珠麼。珠珠聽罷。又問道。你奪了我這把寶刀。就不用

還我。既還我也不用奪我這把刀了。你的形徑實在有些令人莫明其妙。你不妨向我說個明白。薛星符笑道。我不奪你這把刀。你如何知道我的道法。我不還你這把刀。我放在身邊。又沒有什麼用處。你爲我已探訪了好多日。我的秘密已給你窺破了。你這時有什麼表示。快對我說出來。我就要等你這一句話。刁珠珠聽罷說道。我窺破你什麼秘密。有什麼話向你表示出來呢。薛星符陡然變換了一副嚴厲的面孔。在桌案上拍了一巴掌道。刁珠珠。你敢是這們不識相。你以爲不答應我一句話。就行了麼。你已窺破我的秘密。就這們支吾其詞的要騙我。想放你回去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進來。休說你儘有一些把勢。一些戲法。便是龔伯陽龔式陽。便是鍾維嶽。便是方克峻。有眼看上了我。待怎麼樣。我勸

你知己識相些兒罷。刁珠珠見他這種橫眉豎目的樣子。委實令人害怕極了。他初次經歷這樣的險境。早知自己的一點兒能耐。決不是薛星符的對手。並且單身一個人。身入虎穴。若和他冒昧動手起來。決不能討他的便宜。祇得極力壓住了心頭之火。低聲下氣的說道。大老爺這些話。實在太蹺蹊了。大老爺果和龔伯陽龔式陽。鍾維嶽。方克峻。有不解的仇。儘可以對待他們。與我有什麼關係。我本沒有窺破你的秘密。你究竟要我說一句什麼話。我一不干犯官家的國法。二不和大老爺有仇。我不明白。識相兩字怎麼講。薛星符响雷也似的喝了一聲道。飛蛾投火自招災。你到銅山訪人便訪人。誰教你多管閒事。半夜三更。到我上房上去窺探。幹什麼來。你在這書房內。向那壁角下聽些什麼。聞些什麼。窺探些什麼。我

們的秘密。却被你看穿了。却沒一句話回答我們。你有本領。能飛出這地方一步麼。刁珠珠因想薛星符決心來和自己爲難。到這時候。還對他這種無法無天的人。就是粉飾哀求。不見得便能無事。不若橫一橫心。和他硬來。我命中該當死在他手。不拘怎樣。都是逃不了。不該死在他手。他的本領再大些。却不能奈何我的死命。這東西要我回說他一句話。這句話他不說我也明白了。我的身體。是如何的寶貴。就這們容容易被他糟蹋了。毋論我自己心問口。口問心。自己對不起自己。便是一個女孩家。壞了廉恥。還有什麼面目見人麼。我與其受他的污辱。不若早些死在他手。倒覺得很爽快。珠珠在這意念紛乘的時候。一個不怕死的雄心。鼓盪起來。他的胆量。就登時壯大了。便不由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也在桌案上拍

了一掌道。你不要欺我是個青年女子。用智計來賺騙我。拿勢力來逼迫我。我是初到銅山來。聽得和尚變尼姑那件奇案。看穿你不是尋常爲官作宰的人。我就在半夜三更到你上房去窺探。對你並沒有絲毫加害的心腸。我現今被關在書房。也是你自己欺人太甚。不是我無緣無故。一脚會闖到這裏來。誰知這地面下還有你們一種無法無天的秘密機關。秘密我是窺了。你的形徑我是知道了。你對我說大話。說是什麼龔伯陽龔式陽。什麼方克峻。什麼鍾維嶽。你真敢在他們面前打一個番天印。我就信得你不是說大話的。我沒有什麼話對你說。看你待怎麼樣。薛星符見珠珠現出一種盛怒難犯的樣子。他那一副鐵板式的面孔。轉換得比什麼都快。登時間換了一種很和婉的口吻。向珠珠點頭道。你肯依我的話。

用不着待你怎麼樣。我們泰山派的秘密。如何容非泰山派的人窺破。誰窺破就得割誰的腦袋。毫沒有一點通融。不過我看你是個來頭很大的人。早想拉攏你到泰山派裏結緣享福。把你關到此地來。你縱識破我們的秘密機關。但我早有心對你青眼相看。如何便用對待普通人的法子對待你。你能順從了我。先和我結個大緣。你看我這樣的面龐。這樣的本領。有什麼辱沒你。連後我介紹你到聖母面前。學習道法。你又做我的師妹。自然我對你的情意。更進一層。你就做了泰山派的一個大人物。能享人所不能享的福。你又何苦而不來呢。這是你的造化大。我才有眼看上你了。我生平所見的女子。年紀也有比你輕的。容貌也有比你好的。祇在我眼光中看了。都覺那些紙人木偶。不值一看。又有幾多武藝比你高。法

術比你大。受盡千辛萬苦。登山履險。訪求名師。我在有意無意間遇見了他們。也祇當做沒有看見的樣子。誰輕易肯拉攏他們沒有緣分的人。做泰山派的人物。這是你前生修來的造化。今生才遇到這樣的福緣。我勸你知趣些兒聽從了我罷。刁珠珠聽到這裏。幾乎把胸脯都氣破了。便指着薛星符罵他道。放你娘的狗廔屁。有你們這種萬惡的泰山派。也毋怪產出你們這種萬惡的東西來。一面罵。一面便從衣底拔下那一把寶刀。冷不防一刀向星符撲殺過來。豈知星符已有了防備。見他一刀撲來的時候。早撈起一隻左膀子。迎上前來。一則想在珠珠面前。表示出他一隻晶瑩如玉的膀臂。再則存心賣弄他的本領。看這把刀究竟怎樣的鋒快。想不到一刀才劈下來。珠珠陡然叫一聲哎呀呀。薛星符那一隻粉嫩雪

白的膀子。比什麼東西都堅硬。但聽得噹啷一聲。薛星符膀臂上沒有傷壞一些油皮。紅也不紅一點。反把那一把寶刀砍折了口。珠珠在那一聲哎呀呀叫出來的時間。覺得那把刀已脫手而去。險些把執刀的虎口都震得分裂開來。再看那把刀已不知去向。刁珠珠見這們一來。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不禁握起粉團也似的一隻左拳。又向薛星符面前打來。祇見薛星符略一閃身。已不見了。即時覺得自家兩腿彎裏。都中了一錐子。再想轉過身來。那裏還能夠呢。祇覺兩條腿伸不得。縮不得。動彈不得。就同受了什麼定身法一般。但腰能擺展。手能挪移。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一轉眼又見那薛星符走到他面前來了。露出鸚鵡的微笑。刁珠珠心裏明白是被薛星符點中入了穴道。祇苦自家不知道解救的方法。星符越是

對他微笑。他越是氣惱。心想膀臂還能轉動。看星符站得逼近。又待握着拳頭打來。誰知不使勁。那兩腿上脹痛麻木。還能忍受。一經把渾身的活力提起來。那兩腿越麻痛得不堪。接連上身也麻痛。兩膀臂也痛得不能動彈了。渾身如觸了電的模樣。那裏還能伸着拳頭去打人呢。那兩眼的淚珠兒。不禁如種豆子般的洒下來。他心裏越是痛苦。星符越覺得開心。便將珠珠緊緊摟住。待要施出種種的輕狂態度來。這時候忽聽得有一陣喊殺的聲音。像似有無數兵馬殺來的樣子。星符忙鬆開了手。一閃身躡出了房門。回頭向刁珠珠說道。好。就看你能逃出我的機關。說時祇聽得房外劈劈拍拍的數聲作響。刁珠珠覺得眼前一陣漆黑。房裏像有許多的東西倒下來。的樣子。兩腳更如踹在虛空。似乎被一個人將他驀地

向下一推。地板若無阻碍。耳朵裏猶聽得薛星符叫好的聲音。好像自家已被人押入血牢裏面。那一股屍臭的氣味。比聞得什麼穢臭都難當。膝以下都覺有血水沾濡。那週身的麻痛。却越痛得厲害。渾身又同發了瘡疾差不多。刁珠珠不由暗暗的流淚嘆道。我的命怎麼就該這般不明不白的喪在這裏。看牢裏還有些兒光線。因身體面壁而立。不能轉移。只不知這一些光綫。是在什麼地方射進來的。苦着這腿彎被奸人點着了穴道。他心裏總打算沒人前來解救了。這身體是不能揮復原狀的。誰知並不用人用藥解救。自能恢復原狀。刁珠珠祇挨過二小時時間。頓覺得上身兩手都能轉動了。心裏不由一喜。又挨過一個小時。那兩腿也能伸縮自如了。週身無拘無束。回過頭來。走動幾步。好像有許多碍腳的東西。知

道那是死人的骨殖。看牢門大開大放。外面隱約見有房屋。門前還點著一盞半明半暗的油燈。門內東壁有一個女子。仰臥在那裏。頭倚着鉄壁。頭以下都浸在血水中。看他面上的容顏。才知他是個女子。珠珠越想那牢門大開大放。越不敢出血牢一步。所怕就是踹中那門外的機關。却見那女子二目緊閉。花顏失色。什九像個死屍。但嘴唇尙微微翕動。便走近那女子身邊。附著他的耳朵。低聲叫喚了一番。又捏着他的鼻子。覺得有些冰冷。並不見他醒轉過來。再將他兩手提出血水一看。也冷濕了一片。便將他用勁在血泊中抱起來。仍不見他動彈分毫。用手解開他胸前衣服。只一摸也是冷冰冰地。但還有些兒跳動。一時間只不知怎樣擺佈他。才能將他捏醒過來。因他嘴唇尙有些翕動。便和他兩唇相合。緊緊抱着。

他度了幾十口煖氣。忽聽得他腹中有些咕嚕作響。接連一口緊一口的。又度了幾十口氣。接著又聽得他喉間响動。珠珠才停止度氣。看那女子。兩手兩脚都動了一下。隨手將他頂心髮向上一提。忽的那女子一開口。吐出一口痰來。剛吐在刁珠珠的頂髮上。珠珠也沒心腸揩拭頂髮上的凝痰。又聽那女子抽一口氣。不由哇的哭出聲來。睜眼見珠珠是個男人的模樣。緊接着他的身體。不禁又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你是何人。竟如此的戲辱我。我不打死你不甘心。口裏雖這們說。那有這氣力能向珠珠打來呢。兩眼的淚珠兒。越發像雨點般的流個不住。珠珠早知他的意思。是認識自己是一個紅花幼女。便向他從容說道。姐姐休誤認我是個男子。我原和姐姐是一樣的。姐姐不信。我有證據給姐姐看。才知我並不是冒充。

女子有意和姐姐爲難的說著。便請那女子細看證據。那女子仔細一看。便知珠珠也是一個女子。那顆心才像一塊石頭落下地來。究竟那女子是看出了一種什麼證據。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二十九回再寫。

評曰。突然演出一個薛星符來。妙在第二十三回書中。已預先按伏一筆。此等伏筆。竟似魚雷水砲。又若五嶽派之各種機關。看似不着痕跡。却有一端卽發之勢。

奪刀之人爲莊士奇。而竟非莊士奇。文筆之變幻。已極神奇。而此番演述郭家村事。與火燒圓洞寺事。求其特犯。又竟無一筆相犯。其心思之細。筆力之雄。迥飛尋常所及。豈僅以神奇變幻見長哉。

天下之事。何奇不有。作者胸中貯蓄如許奇事。如許奇人。斯爲如此。

奇文。成如此奇書。有諸內而形諸外。蘊於心而溢於言。夫豈偶然事哉。

生機爭一髮 俠女完貞

珠淚洒千行 娟娘遇救

生機爭一髮俠女完貞

珠淚洒千行媚娘遇救



第三十九回

鍾維嶽孤心救雙美

朱子民獨力會羣魔

話說那女子因刁珠珠說有一種證據能確定他也是個千金女子。當見珠珠摸着兩個耳朵給他看。那女子看珠珠兩耳垂上。都有兩個小小的耳孔。不是戴過耳環的女子。耳垂上那用着挖着兩個小孔呢。因有這種證據。才識得他是個女子。不由向珠珠請問姓名。珠珠說是鳳陽的女子刁珠珠。因轉問那女子姓什麼。喚做什麼。是何方的人氏。爲何也陷到這地方來。那女子開口便說了聲一言難盡。連我自己也不知被奸人如何騙到這裏來。險些傷壞了我的貞節。論我也有一些兒劍功法術。不知怎

鍾維嶽孤心救雙美

朱子民獨力會羣魔

麼樣的。如今那劍功法術也沒有了。今蒙姐姐救了我的性命。我不得不將真名姓告訴姐姐。我姓祁。原籍是太行山人。我的父親單名一個光字。我的大哥就是祁天鵬。所以二哥就喚做祁天鵬。我就喚做鳳姐。珠珠不待鳳姐接說下去。不禁一陣心酸。說原來是祁家的鳳姐姐。我們還是累世的仇人呢。但我終因當初我父親毒害令堂大人。那原是我父親的不是。我也不怨你二哥。報復我父親的仇。這都由冤孽循環。一報還一報。誰也不能怪。姐姐那裏知道我的父親。單名就叫一個鼎字。鳳姐訝道。原來姐姐真是刁法師的小姐呢。我聽姐姐說是鳳陽人氏。刁法師是烏鼠山人氏。方才姐姐說出姓名來。我那裏便知姐姐是刁法師的小姐呢。不過我們看是都陷在奸人的網裏。別話且不用多談。談的日子正長。祇是我

們打算如何出這地方呢。我們不能出這地方。還不是依舊一條死路。珠方才因救鳳姐的心切。幾將自己的禍變遺忘了。這回被鳳姐一句提醒。又不禁心酸淚落。因向鳳姐說道。我不是空救了姐姐麼。這地方密佈許多機關。我們那有本領。逃出這地方呢。說著。不由向前。又將鳳姐抱住。放聲大哭。鳳姐也哭個不住。事情到了這一步。除去一死。更有什麼法子可想。正在這欲生不可。求死不忍的時候。忽聽得門前一陣風响。凌空飛下兩個人來。倒把珠鳳姐都不由嚇得一顆心要從口裏跳出來。珠珠閃眼向那兩人一望。原來不是別個。却是龔伯陽龔式陽兄弟到來。也不知他們從什麼地方進來的。便想到當初曾說到銅山再會的話。直到這時方才準驗。便在鳳姐肩上拍了一下道。姊姊莫怕。這兩位仙長。是前來

解救我們的鳳姐回頭也向伯陽兄弟望了望。見他們毫沒有相害的神態。便估定珠珠的話不錯。但見伯陽兄弟都搖搖頭說道。我不能解救你們。不過前來看你們是在這裏沒有。自有解救你們的人到來。說到這裏便已凌空而去。珠珠本相信伯陽兄弟的神通武藝都不小。怎麼他既能到這地方來。又能出這地方去。却說出不能解救我們的話。他是什麼道理。但聽他話內的意思。尚有解救我們的人到來。這人也許是我師傅了。不是我師傅前來。更有誰人有這門大的能耐。會前來解救我們呢。珠珠想到這裏。同鳳姐各自在血牢裏出了一會神。忽然叫了一聲啊呀。鳳姐姐。我是怎麼樣的。鳳姐也說刁小姐。怎麼我這時模模糊糊的。像似要睡覺的樣子。鳳姐剛說完這話。彷彿有什麼東西。罩到他們頭上來。覺得兩

人的身體。凌空起有十來丈高。眼前霧沉沉的。看不見什麼。心裏又不由昏沉了一陣。昏沉中正不知經過幾許時間。忽然珠珠耳朵裏聽得有人叫着小姐醒來。醒來。珠珠不由睜眼一看。已不見祁鳳姐到什麼地方去了。看自己分明臥在一個石床上。面前站着一個女郎。正是那夜騎騾到郭家村。途中所見的女郎。房中更坐着一個年老的婦人。再看自己身上已換了一身女孩兒的衣裝。一些血水骯髒也沒有了。便不禁跪在石床上說道。姐姐是誰。如何救了我的性命。祁鳳姐是到那裏去了。那女郎道。你問我是誰。如何救你的性命。我怎能救出你的性命。那是我師傅救你的。我領你去見我師傅。你自然明白我是誰。並知鳳姐什麼地方去。說至此急扶著珠珠下床。向那老婦招呼了一聲。道。金太太請安心靜坐一會。

我領刁小姐去見一見師傅就來。一面說。一面便挽著珠珠走出房來。走過了好幾處石屋。珠珠看這地方的路數。分明也是一座地下室的樣子。剛走到一條夾道上。看見一個老者。盤坐在石道上。珠珠不由楞了一楞。隨着那女郎走到老者面前。雙膝跪下說道。師傅。你望得弟子好苦呀。那老者笑道。我在你家住了一年。你那裏知道童老師便是我呢。可惜你那時沒想到我要討你一句回話。是甚麼回話。你能恍悟過來。這一月的困苦。和昨夜死中求活的事。也沒有了。這是你生來的造化。合該受這樣磨蝎。誰也不能怪誰。不過我這回前去救你。雖把那三個孽畜拘得回來。連帶救出了祁鳳姐。送給我師弟朱子民做徒弟。所怕將來要同泰山派大動干戈。終不免一場浩劫。我盼你方師叔的盛情。收你做徒弟。是因你的

根基還好。又實在拗不過伯陽式陽兄弟的顏面。才肯收你到石洞中來。你得受我的道法。須要處處留心。但這時尙不是受我戒律的時候。珠珠聽了。心裏有好多話。要問師傅。只不知在那一句問起。但聽鳳姐已無恙脫險。這位女郎據那時龔伯陽兄弟語氣中猜來。早知是自己二師姐黃鉄娘了。祇向他師傅問道。師傅是怎樣前去救出徒弟呢。鍾維嶽道。好在這回閒着無事。不妨把那其中的緣故。說給你聽一聽。你就知道泰山派人的本領。也就可觀。這回前去救了你。也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說着。卽將這幾日所經過的情形。向珠珠仔細說了一遍。原來鍾維嶽自從祁天鵬回烏鼠山的時候。復又轉到恆山。襄助朱子民正了恆山派開派宗祖的名位。那時朱子民接受恆山派的開派宗祖。儀節十分隆盛。中嶽

嵩山鍾維嶽。南嶽衡山方克峻。西嶽華山黃精甫。俱到場典禮。由桐葉道人親自諭令朱子民正了名位。祇有東嶽泰山孫旭東。未經到來。桐葉道人在臨行的時候。便向鍾維嶽方克峻黃精甫朱子民等一般開派宗祖說道。我早知孫旭東那個東西。坐不起一把泰山椅子這。總由我那時憐才心切。誤收他這個二徒弟。竟將他正了泰山開派宗祖的名分。他容着徒弟違犯戒律。遲我五百年白日飛昇。這也由我前世造下來的罪過。今生才遇合這般孽障。誰料年前在嶽麓山巔除去他泰山開派宗祖的名位。他居然野狼自大。不買我這筆賬。仍在泰山做起開派宗祖來。所仗就是紅衣聖母那一道護身符。論我平時的道法。沒有處置不了這一般的孽障。就因我誤收他這個二徒弟。他容着徒弟犯戒。又違背我的法旨。他

的罪孽可也不小。他在泰山造一分罪孽。累得我要增加十分罪孽。我覺得罪深孽重。所有的道法。反不如其初了。此後我回到崑崙。還須五年面壁。將道法恢復到平時一樣。你們在這五年期內。不拘遇到什麼禍變。憑你們的造化。祇要你們不侵犯人。任誰也不能怎樣危害你們的。不用到我那裏去訴說什麼。分了我學道的心神。實在有過不去的事。要我出山。也要等五年後再說。鍾維嶽師兄弟四人。聽他師傅這番言語。都唯唯應是。是等待桐葉道人回轉崑崙。鍾維嶽方克峻黃精甫。也就向朱子民告辭。各回山洞。且說鍾維嶽回轉嵩山石洞以後。這日忽見朱子民到來。鍾維嶽向朱子民望了望。便問師弟什麼事。竟狼狽到這個樣子。朱子民擺着雙手說道。別要提這種話了。我昨天到泰山石洞中去。想將祁天鵬搶回

來做徒弟。見洞裏的機關完全改變。孫旭東竟不信我的點化。反和紅衣聖母癩頭叫化等一般狐羣狗黨。仗着人多勢大。同我爲難。我略遲走了一步兒。險些壞了我這點點道法。徒弟沒有搶回。反在那裏坍了我的台。而鍾維嶽聽倒這裏。早氣得立起身來。忽然心問口口問心的參悟了一會。轉從容自若的向子民說道。我勸師弟忍耐些兒罷。崑崙山老祖宗會對我們說。實在有過不去的事。要他老人家出山。也須等五年後再說。天鵬將來總和師弟有師徒的緣分。何必爭這五年的期間。我們在這五年內。儘可不到泰山石洞去。他們實在看上了我們。大略決不致傷敗在他們手裏。師弟請回去修持道法。我方才參悟的時候。你在這一月內外。收徒弟的機緣已熟。又當收一個女徒弟。這女徒弟眼前的景象。雖不大

美滿但必由我將他送給你做徒弟。朱子民道：我何嘗不明白收徒弟的機緣已熟。祇不能算得當收一個女徒弟。所以冒昧到泰山石洞中去搶徒弟。一着算不到。幾乎輸却了滿盤棋子。今蒙師兄這樣提醒我。凡事聽師兄主意而外。做兄弟還有什麼話說。朱子民去後。鍾維嶽因想那個癩頭叫化黎紹武。數年前曾在我跟前下過面子。（究竟黎紹武怎樣在鍾維嶽跟前下一回面子。若在此處揭穿。便覺毫無精采。容後一筆挽到這一番事實上去。自有水到渠成之勢。）他居然會同孫旭東一鼻孔出氣。將什麼紅衣聖母介紹到泰山派。名爲幫孫旭東的忙。實則孫旭東却惟紅衣聖母的馬首是瞻。絲毫不敢有違拗紅衣聖母的意思。孫旭東糊糊塗塗的把這個混世女魔王請到洞中來。實則這個女魔王早有驅用孫

旭東的氣派。想鵲巢鳩佔。借着這泰山石洞。做他們一般魔王魔鬼的大本營。（紅衣聖母的來歷以及黎紹武如何介紹紅衣聖母入泰山石洞也緩寫一筆以極力運蓄文章之局勢。）竟串同一氣。將那天鵬誘到泰山。想將這個傻子。做泰山派的開路先鋒。那知他的道力。畢竟走入旁門。能算小而不能算大。管中窺豹也。祇略見一斑。枉費這一番機謀。究有什麼用處。鍾維嶽這們想了一會。也就罷了。光陰荏苒。轉眼又是一月的工夫。這天鍾維嶽將石胆鉄娘喚到面前說道。你們方師叔。曾薦我一個女徒弟。就是烏鼠山刁鼎的女兒刁珠珠。昨晚龔伯陽龔式陽兩位仙長。曾到我這裏來囑咐我。趕快到銅山去幹正經事要緊。我想到他們往常曾向我說過。刁珠珠的根基甚好。這種徒弟。踏破鉄鞋也尋不着。不過他們

都是閒雲野鶴。不願收徒。却勸我看他們的顏面。準許你方師叔的要求。伯陽式陽二仙長曾對我說過這樣話。我到鳳陽去住了一年。看刁珠珠的根基還好。人格又靠得住。不過他的晦運未消。那時尙無緣傳授我的道法。他這回已到銅山去了。我想同你們師兄弟倆到銅山去。務將那刁珠珠帶回嵩山。但怕他眼前還有不測的禍變。我不好出面。你們不妨在暗中指點他。指點不來。也是他命中註定的磨蝎。勉強將他帶得回來。反爲逆天行事。至於我這石洞雖然沒有人看守。但憑我這樣的道力。却能算準沒有要和我們爲難的人。在這幾天時間。前來窺探。鍾維嶽剛說到這裏。忽然把眉頭一皺。像有些心血來潮的樣子。自己對自己靜算了一會。不由訝道。這孩子已陷入人家血牢裏去麼。鉄娘石胆都齊聲問道。敢

是珠珠這時已在銅山著了奸人的道兒麼。鍾維嶽搖着頭說。不是不是。這件事正不用你們問我。我料那孩子決不致這們的草草結局收場。鍾維嶽說完這話。忽聽洞中有一陣風响。暗想我的道力。怎麼又沒有靈驗麼。難道我師徒尙未出山洞。便有人來轉動我們的念頭麼。心裏剛才這們着想。就覺得背後走近一個人來。倒把鍾維嶽吃了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回再寫。

評曰。珠珠鳳姐。雙雙入陷血牢。不圖在天荒地老之中。猝遇此擎雲手。行文似急湍之中。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峻谷。而筆飛墨舞。事令人不測。非若聊齋志之神話連篇。好文章竟類刻板。可知善作小說者。不難於運筆之奇。而難於結穴之妙。參觀第一集火燒圓洞。

寺事可作此文之保證。

補叙文最難。如此不着痕跡。竟若天衣無縫。能與上文筆筆呼應。女媧之煉石補天。豈得湍美於前哉。

鍾維嶽孤心救雙美

朱子民獨力會羣魔

鍾維嶽孤心救雙美

朱子民獨力會羣魔



第四十回

金公子暗賺凌波仙

祝夫人大擺迷魂陣

話說鍾維嶽回頭向那人一望。原來是祁光前來。看他那般愁眉苦臉的樣子。像似胸中有難言的苦情。便起身向祁光招呼着。石胆亦向祁光問了聲好。便給鉄娘介紹道。這是祁老法師。姐姐快過來相見。接著鉄娘也向祁光福了福。叫了一聲仁伯。祁光長嘆了一聲。向石胆鉄娘點一點頭。因胸中有事。沒有心腸。問訊他們師姐弟的近狀。當向鍾維嶽說道。兄弟自從那個天鵬孽畜。破犯了道兄的戒律。少在道兄台前請安。不幸近來雪上加霜。膝下僅有一個差強人意的兒。還被泰山派人劫去。兄弟的

金公子暗賺凌波仙

祝夫人大擺迷魂陣

老運。怎麼苦到這樣地步。鍾維嶽祇當做是天鵬已入了泰山派。惹得祁光怨惱起來。想請自己出山。虎口奪食。仍將天鵬從泰山石洞奪了回來。不由向祁光說道。天鵬雖入了泰山派。但憑我這一點道力算來。將來天鵬終不是泰山派的人物。祁光不待鍾維嶽接說下去。不由洒淚道。道兄尚不知兄弟來的意思。並不是爲天鵬而來。這也不能怪道兄沒有先知之明。道兄平時因泰山派將來不免和嵩嶽派爲難。所以處處防範泰山派人。到道兄洞中來胡鬧一陣。將全副精神。都運注到防範泰山派人的心思上去。那裏知道我這小女鳳姐。于今已被泰山派人劫奪去呢。真比拿刀割我的心肝還痛。鍾維嶽聽到這裏。運用他純潔的智慧。仔細推算一會。才慢慢睜開眼來。向祁光說道。方才兄弟同兩個小徒談話的時候。

偶然覺得有些心血來潮的樣子。兄弟曾輪算一番。却算得朱子民收徒弟的機會成熟到十分了。所收又是個女徒弟。由兄弟送到朱師弟那裏去。不過他這女徒弟已失陷在泰山派人的網裏。當時兄弟沒有向兩個小徒說明這女子是誰。其實兄弟却未嘗算準這女子是誰。就因兄弟的道力。不算到那件事。一經推算明瞭。自信決無差錯。須比不得另一派道法。一算着誰。便知誰的姓氏。却也有不靈驗的時候。如今兄弟聽老哥這樣話。仔細參識起來。方才明白這女子不是別人。正是老哥的令愛。那鳳凰姐。老哥確知令愛被泰山派人劫奪去了。究竟劫到什麼地方。是泰山派那一種人劫去呢。那光道兄弟的道力了無精進。在早間起來。因鳳凰姐突然不見了。兄弟曾排着八卦推算一番。確能推算是被泰山派人劫去了。

兄弟但知這人的能耐。比小女高強。却不知是泰山派那一種人物。更不知被刼到什麼地方去。如果小女得脫危機。兄弟何忍再違拗道兄呢。但想起當日若聽朱道兄的話。將天鵬送給朱道兄門下。天鵬若在朱道兄門下爲徒。亦何至有今日。鍾維嶽道。這如何能埋怨老哥。天鵬不犯了我嵩嶽派的戒律。老兄早將天鵬送給朱子民做徒弟了。老哥于今既承認我。肯將令愛送給朱師弟門下。鳳姐的根基性格。須比不得天鵬。如果鳳姐將來有不服從朱師弟的戒律之下。我就不敢再攝理嵩嶽派的開派宗祖。承受這一路香火了。憑我道力上的推測。令愛當在銅山郭家村。是被泰山紅衣聖母門下的匪徒刼去。眼前的境狀。十分凶險。不是兄弟說一句大話。有兄弟出山。縱然凶險也沒有多大的妨碍。並連帶還救出兄

第一個小徒。把那些匪徒拘得回來。這是泰山派有意奴害我們嵩嶽派的事情。不是我們逆天行事。便跑到泰山石洞去。藉惱他們的。老哥儘可放心。哭是哭不出什麼道理來。鍾維嶽說到這裏。便向金石胆道。我有祁法師同行。用不著你們了。你附耳過來。我教你幾句話。石胆忙湊近身去。鍾維嶽向石胆低聲叮囑了一番。石胆連稱遵命。卽依著鍾維嶽吩咐的話。兀自去了。鍾維嶽又照着向石胆所說的話。教鉄娘前來聽令。鉄娘也站近鍾維嶽面前。聽鍾維嶽低聲叮囑了一番。也依著鍾維嶽叮囑的話。出山去了。接連鍾維嶽又同祁光談說了一陣。大家分頭出發。向銅山而來。于今且說金石胆到了銅山。却聽銅山人紛紛傳說。都談說和尚變尼姑那一件奇案。石胆這次出山。是扮做算命先生的模樣。他是何等精明。

的人裝什麼像什麼。穿了那一身算命的行頭。人家也把他都看做一個算命的先生。這晚剛走到縣署外面。便有一個丫鬟模樣的人。走近石胆面前。福了一福道。太太請先生到上房裏去算命呢。石胆隨着那丫鬟走近衙門。直到上房裏。並沒有見到什麼老爺太太。那丫鬟在上房東壁間。嚷着請太太出來。嚷了一會。並不聽見太太答應一聲。丫鬟剛要敲着房門。忽見房門開放。那位縣老爺的太太。已淚容滿面的。從上房裏走了出來。石胆看他身材窈窕。態度風流。頭上的青絲蓬鬆。覆額桃花面上。點點滴着珠淚。那種嬌啼婉轉的樣子。最足使人生憐香惜玉之心。那太太開口便吐出很嬌怯很脆嫩的口音。向石胆說了一聲。先生請坐。石胆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了。太太不禁又流淚道。先生我的八字。怎麼這般不

濟除了受氣而外。還有什麼可算呢。說罷。便隨口報了一個生辰。石胆明知他所報的生辰是假。却故意推算了一番。不禁把個頭搖了幾搖。說。太太這種八字。惟有太太心裏明白。我說出來怕太太難爲情。那太太道。有什麼難爲情。不瞞先生說。我在小時候就有一個算八字的瞎先生。說奴是冠帶桃花的命。果然嫁得一個做官的人。那些嚼蛆的話。倒被他瞎嚼得有些靈驗了。毋如那個天殺的。他一點兒不知人心。想起我當初同他新婚的時候。在一桌上吃飯。一床上睡覺。雖然我以後沒有養個男女。那被窩裏骯髒事。我那一件不曾依他。誰知這天殺的。陡然變卦。現今銅山縣的一般鄉紳領他到窩子裏去。吃花酒。打茶圍。他看上那些不愛臉的婊子。日間問了幾樁案件。一到晚間。就出去走花路了。撇得我冷清清地。

也不理一理兒。如果他相交那些婊子。比我生得俊。也還罷了。我聽他爺們說。什麼十三紅。什麼小蓮花。連我這丫鬟還比不上。他就像喫了婊子迷藥似的。蝴蝶兒直攢到那花心兒裏。我會問問他。你當初既想做嫖虫。就不該想我配給你。你這是做的什麼人頭畜生心的事。他見我這樣罵了他。就氣惱我不做錫糖。只吃酸醋。絲毫不念香火情。拿了一條鞭子。將我按在地下痛打。打得他精疲力倦了。又逼勒我回娘家去。我說從過門到你家來。三條大路當中走。你捉住我什麼把柄兒。來罵我打我。勒逼我回娘家去呢。豈知我不說這樣話。聽憑他怎樣的對待我。也就可以洩去他的心頭之氣。他聽我說出這話來。反罵我別有用意。逼得他在上房內不能安身。才到外面去吃花酒打茶圍的。請先生想一想。我就是容貌生

得比他不上。又何致逼他不能安身。他說過這般話。越發急得頭上一根根青筋都暴栗起來。便逼着我跪下來。給他再痛打一頓。我想原怪我先前得罪了他。跪下來算對他賠禮。再慢慢設法牢籠他。對我回心轉意。他總該不好意思再打我了。誰知他更打得厲害些。見我跪着不動聽他打。又說我要和他拚死。簡直打得我寸骨寸傷。肩上的血。直滴到袖管裏。大腿上的血。直淌到腳跟上。可憐我父母怎樣的慣養我。捧鳳凰般的捧到這們大。我這身軀。又素來嬌嫩。點點辛苦也吃不消。如何受得起這頓打呢。他這樣的打了我。還是要逼勒我回娘家去。我一天不回娘家。他就一天不到上房住夜。從此橋不管橋。路不管路。一對夫妻。便生生解拆開來。我挨他這頓打。看他這天殺的。棄了家的尋野的。我的一生幸福完了。活

在世上。除受罪而外。還有什麼快樂可享呢。幾曾要懸樑自盡。省得退回娘家去活現形。那知苦命的人。連尋死都不能如願而償。這丫鬟却苦苦勸我。不要尋死。他的理由說。太太就這麼死了。太太雖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但有誰諒解太太沒有做出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呢。太太雖身一死。也蒙着這種不白之冤。未免太可憐了。我聽丫鬟的話。因此轉念間。覺得短見是不可尋的。既不能死。在勢又不能回娘家去。就非得那個天殺的。在外面走花路。碰到了對頭星。給他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足以洩我心頭之氣。金石胆聽他說完這話。心裏早有了路數了。却見他又接著說道。我看先生的神氣。疑惑那天殺的。未必肯對我下這樣毒手麼。丫鬟在此。我豈有半句說假。哦。先生呀。你看我這藕一般的膀子。紅的是血。白

的是肉。你就知道我是個很可憐的人了。一面說。一面捲起衣袖。露出那粉嫩雪白的膀臂來。直送到石胆面前。拉着石胆的手。來捏着自己的膀臂。石胆看他那隻膀子。晶瑩肥嫩。上面果有鞭傷的血痕。心裏暗暗計較一番。便趁勢握着他的腕脉所在。冷笑了一聲。道：你因我大師兄犯了色戒。想這們的引誘我。上你的當。以爲我破了色戒。隨便怎樣都可以處置我的死命麼。你也不想想。我姓金的是怎樣心肝的人。到你們銅山來幹什麼事的。休說叫我捏着你這膀子。說一句不嫌輕狂的話。那怕你拉我到床上去睡一睡。然而我心如石。你不能隨便賺我破犯了戒律。老實給你說穿了罷。你的形徑。這時須瞞不了我。你要我到這地方來。想用香餌釣我。我的行徑也瞞不了你。我却要知道我。把我引誘到這地方來。好

乘間下你的手。邊說邊挽定他的手脈。向上一提。那太太的手脈。被石胆緊緊握住了。知覺自己的行藏敗露。想趁此借遁逃走。那裏還能夠呢。要掙脫也不能掙脫開來。看石胆昂着頭。要從鼻孔裏射出兩道金光來。籠罩着那太太的身體。那太太卽時打了一個寒噤。丫鬟剛要吶喊。却被石胆劍光射處。霎眼就變成一隻狐狸。石胆當然不能讓他逃脫。吶吱一聲响。那狐狸早已身首異處的躺死在上房裏。那太太見一隻狐狸死了。這却叫做狐死兔悲。他心裏的慘痛。也就慘痛到了極處。待要放出劍光來。和金石胆抵抗。但手腕脈已被金石胆挽住了。那裏能運用精氣神劍的功夫。拿着雞卵碰石子呢。石胆見他沒有抵抗。不由兩足一蹬。屋瓦若無所碍。全身已凌空而行。直把他帶到一片郊原所在。才從空間飛落下來。

那太太便向石胆哀求道。我沒有到嵩山石洞去擾害。與你金公子有甚冤仇。值得用這們心機。這們手段來對待我。我到了這一步。也祇有向公子求情。公子如開我一條方便門路。放我回去。修證道果。我將來悟證大道。決不有意尋公子爲難。公子定要給我當面開消。這時本來要處死我。祝紅紅比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些。不過公子想對付我很容易。要知我師傅紅衣聖母。未嘗肯和公子開交。公子又何必妄結冤仇呢。石胆望着他笑道。你就是紅衣聖母的徒弟麼。我聽你說這樣話。想必你師傅的道法。可也不小。毋奈你已落到我的手裏。同你這孽障講道理。論交情。是說不來的。紅衣聖母是個有來歷的人。能做我孫師叔的泰山之靠。你既是他的徒弟。大略也有些兒來歷。我此刻倒要顯出你的來歷看一看。看你

是怎樣三個頭。六條臂膊。祝紅紅急說道。我是一個少年尼姑。用不着公子顯出我的來歷來。說著。連忙將身子一晃。霎眼就變成一個三十上下的尼姑。石胆又笑道。原來和尚變尼姑的一樁奇案。也有你這孽障從中作怪麼。我看你的來歷。決不是個尼姑。說時。右手仍緊緊挽着那尼姑的手脈。左手跟著捏一個訣。這訣能使魔怪現形。好不厲害。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一回再寫。

評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自是鍾老本色。若在俗手寫此。必將鍾老說得如何神怪。幾若真神仙矣。是豈得神話小說之真髓哉。

文中未寫鍾維嶽如何力拘薛星符郭林事。却先寫石胆智賺祝紅紅事。未寫朱子民收祁天鵬事。却先寫朱子民收祁鳳姐事。極錯落。

變化之致。

和尚變尼姑事。千古疑案。一筆打破。讀之可下酒五斗。

金公子暗賺凌波仙

祝夫人大擺迷魂陣

金公子暗賺凌波仙

祝夫人大擺迷魂陣



第四十一回

鍾維嶽月下捉妖精

方克峻空中鬥劍法

話說金石胆當下右手仍挽着那尼姑的手脈。左手跟著捏一個訣。他這訣能使魔怪現形。十分厲害。這尼姑果然不出金石胆的預料。石胆才將訣一捏。尼姑便叫一聲哎呀呀。我的對頭到了。了字不會出口。看他已變成一個月兔。在月光之下。石胆看這白兔毛白如雪。氣息咻咻。暗想他名字喚做紅紅。我祇當做他是什麼紅色的孽畜。那裏明白他竟是一隻白玉兔呢。他的道法。可是不容易修持得來。就因破了色戒。幹出許多業孽來。才壞到了這般地步。石胆這們一想。隨將那玉兔放在地上。準備放出。

鍾維嶽月下捉妖精

方克峻空中鬥劍法

三昧真火焚燒。不料一轉眼那玉兔忽然不見了。石胆暗叫一聲奇怪。看他的道法已壞。被這個訣捏得現出原形。難道還有什麼方法能逃脫。要想報復我麼。剛想到這裏。忽見面前又現出一個祝紅紅來。叫一聲金石胆。我在銅山。你在嵩山。兩不相干。你和我作對做甚麼。你以爲我現出原形。便不能逃脫你的掌心麼。你就淺視紅衣聖母門下的信徒了。我這時不現出我一點能耐出來。你也不知我的厲害。祝紅紅剛說到這裏。石胆隨手又捏了一個訣。豈知紅紅早已有防備。金石胆這訣才捏出來。即時覺得眼前昏暗了一陣。那個祝紅紅又不見了。金石胆運足全身氣功。把眼睛閉了一閉。復又睜得開來。豈知不睜眼猶可。才睜眼一看。金石胆的心坎兒裏。登時嚇得直跳起來。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石胆身前身

後圍着許多的青年女子。也有時裝的。也有古裝的。也有脫得寸絲不掛的。也有說的。也有笑的。也有持着諸般樂器吹彈歌唱的。也有肥的。也有瘦的。然而肥也有肥的好。瘦也有瘦的好。都在石胆身邊。爭妍取媚。做出不可形容的醜形怪狀。眼睛裏却看不過來。吹彈的諸般樂器。歌唱的淫詞。褻曲。清音。宛妙。軟語。求凰。耳朵裏也聽不過來。一陣陣衣香。花香。粉香。麝脂香。口舌香。以及女孩兒身上所特有的香氣。鼻孔裏也聞不過來。任是木石無情。難免不怦怦心動。石胆祇當做不見不聽不聞一樣。想起當日。在圓洞寺被空禪蒙在鼓裏的時候。所見種種騷形怪狀。却沒有這般厲害。那時天真爛漫。尙不知男女之間有這一件頑意兒。略略存著一些憐愛的心腸。不是方師叔前來解救。幾乎破犯色界了。方師叔曾對我說。

就是這一點見色憐愛的心腸，已爲破犯色界的階梯。我在第一次經過這種情形，略存一些憐愛的心腸。方師叔才能前來解救。若在第二次再存著見色憐愛的心腸，不論有多大道力多大法術的人，在勢却不能前來解救我了。大師兄就因破犯了戒律，弄壞到那樣地步。我是直接受師傅衣鉢的人。這顆心略動了一動。人畜的關頭就在這一剎那間。劃分界限。柳下惠坐懷不亂。那知我今日的行藏更有甚於柳下惠百倍。我豈可受那孽畜的報復。不做天地間頂天立地銅肝鐵胆的男子漢。把師傅的戒律當做虛文。自甘墮落。我不是糊塗人。自信不會做出這種糊塗的事。想到這裏。橫一橫心頭。兩眼紫稜稜的放出神光來。响雷似的大喝了一聲。就在這一聲大喝的時候。那一羣的女魔早已不見踪跡了。眼前却見

着兩道金光。要向自己身上罩來。却沒有看見什麼人。什九估定這道金光。仍是那孽畜放出來的。古語說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金石胆看這兩道金光放出來。早輸運劍功。從鼻孔內也衝出兩道金光來。那兩道金光和金石胆兩道金光。若有人在月光下看來。好似四條金龍。穿梭般的在空中遊鬥。有時那兩道金光。伸進一步。金石胆的兩道金光。退後一步。有時金石胆的金光。緊近一步。那兩道金光。却又轉退一步。四道金光。在空間旋進旋退的鬥着。而進退的時間。比什麼都快。照得地下一片光明。真個成了一個黃金世界。先前還是旋進旋退的鬥着。以後接觸起來。有時那兩道金光。罩着金石胆兩道金光上面。那知一翻身。金石胆的兩道金光。又轉壓在那兩道金光上。這四道金光。或上或下的鬥着。閃閃灼灼。

不可端倪。天上的月光。空間的金光。使人在遠地看來。還疑惑這是什麼。月華人瑞。那兩道金光。和金石胆的兩道金光。或上或下的鬥了一會。以後却攪做一團。混做一堆。竟似柳扁兒圓的一塊黃金。在空間翻轉。打着。劬斗。快得什麼似的。如有人在這裏觀陣。當閃得眼花撩亂。更辨不清誰是金石胆的劍光。誰不是金石胆的劍光。正在這開不了交的時候。金石胆覺得自己的劍功。已開足了一百二十分。開到沒有增進的時期。常此力鬥下去。決不是那東西的對手。心裏不由有些害怕起來。忽聽得咯喳一聲响。金石胆不由喜得五臟神都笑出來。接連便見那兩道金光。散作片片舞。頃刻便不見了。金石胆忙收了自己的劍光。心裏轉有些惊疑。終因自己的劍功。沒有破壞那東西劍功的可能性。却見一個鬚髮飄然。神

采奕奕的。老者笑容滿面。現到他的眼前來了。金石胆看那老者。手裏撈着一個白玉兔。那白玉兔的兩眼上黏了一道硃符。便不由跪在那老者面前。說師傅遲到了一步。徒兒這性命幾乎交給孽畜的手中了。那老者仰天打了一個哈哈笑道。不錯。你才算得是我鍾維嶽的徒弟。將來能做得五嶽名山的領袖。承受這千萬年的香火緣。你的定力。很是耐得。你的福分。可也不小。能在這迷魂陣中。殺開一條血路。你要明白。並非我遣你到銅山來。擒殺這東西。實在借此好試驗你的定力。究竟好到什麼程度。這東西已被我手到擒來。頭上黏了這道硃符。不拘他有多大的本領。他總是逃不了的。你放心揣入懷中。他不能傷害你。說著。便吩咐石胆把胸膛袒開來。石胆依照他師傅的話。看那白玉兔蜷伏着身體。像似睡眠的。

樣子體幹甚小。藏在懷裏並不覺得妨碍身體上的自由。鍾維嶽又向石胆說道。鐵娘已到恆山去請你的朱師叔了。昨晚他在郭家村左近的地方。遇見伯陽式陽兩仙長。說你師弟刁珠珠。合該要受一番的磨蝎。但預算雖然如此。却必要鐵娘前去攔住刁珠珠的騾頭。挽此已定的天數。我和伯陽式陽兩位仙長。原是一樣的意思。那知數由前定。斷非人力所能挽回。鐵娘既不能挽回珠珠。使他不向那行不通的道路上跑。今天我同鐵娘在下午的時候。看那郭家村的氣脈甚旺。火運正隆。算得薛星符郭林這兩個東西。不但煉就一般最惡毒最厲害的法術。他們的火功甚強。我曾運用水風雷電的法力。同薛星符在暗中比鬥一會。誰知我所運用的水風雷電的法力。在那郭家村以外地方。平地都得雨三寸。祇是那郭

家村以內的地方。兩三點雨也沒有。才知他的火燄。不是我所能撲滅的。你朱師叔是恆山的領袖。水風雷電的法力。你朱師叔要比我高強。我所以打發鉄娘到恆山去。約你朱師叔在今夜三更。到郭家村左近的地方聚齊。這時約到二更時分了。我師徒就到郭家村左近的地方。等候你朱師叔前來辦事要緊。說至此。又向石胆吩咐了幾句。師徒遂向郭家村來。在村外一座土地祠外歇下。等了一會。沒有見朱子民前來。石胆因祁光沒有着落。因效作他師傅心問口口問心的方法。用純潔的智慧。推測一會。忽然訝道。師傅可明白祁法師現在什麼地方呢。鍾維嶽道。祁法師的臉上。雖帶着幾分憂苦之氣。但此行斷無凶險。目下雖被困在那地方。然必有人前去解救他。是不妨事的。說著。便凝神算了一會。不由笑道。原來

該是這人前去解救祁法師。這人來得正好。可以幫助你朱師弟的一臂之力。包管大功告成。絲毫沒有走錯。石胆當問這人是誰。可是伯陽式陽仙長麼。鍾維嶽道。不是不是。話才說到這裏。陡然見郭家村內平空現出數十道紅光。村四面空間有許多的兵將。祇聽得啞一聲喊。火球火箭。祇向房屋上亂投亂射。那四面的房屋。都像著了火。但仔細看來。又沒有燒燬些什麼。火光中有一位穿紅袍的老者。指揮着那些兵將動手。石胆看那老者鬚眉畢現。出認是他的三師叔方克峻。到來不由向鍾維嶽問道。師傅曾說這人來得正好。那火光中不是三師叔麼。鍾維嶽訝道。要他前來幹什麼呢。但他既前來。必然也有他來的緣故。忽然又現出很能領會的樣子。向石胆說道。你知道你三師弟來的意思麼。石胆也現出很能領

會的樣子。說師傅徒兒已明白了。正說到這裏。忽見房屋下面。突然現出兩道金光。兩道紅光。直衝上來。看那些神兵神將。見了這兩道金光。兩道紅光。都紛紛披靡。霎眼間連一個也沒有了。石胆也知這是方師叔現出來的法術。並不是什麼神兵神將。再看方克峻已在郭家村退敗下來。恰沒有什麼人出來追趕。方克峻剛飛向那土地祠經過。即聽鍾維嶽的聲音。高叫了一聲方師弟。請下來好談話。方克峻即從空間飛落而下。一見鍾維嶽的師徒。都已前來。便苦着臉說道。果然師兄同石胆都到這裏了。我有大不了的事。師兄師徒得幫我的忙。替我想法子。鍾維嶽道。老弟的事。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何必急到這般模樣。請坐下來。我們略談一會。我的力量做得到。沒有不帮忙的。方克峻便席地而坐。同鍾維嶽師徒談論。

那大不了的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做書的趁朱子民尙未到郭家村的時候。忙裏偷閒。抽出一點功夫。將這件事略說一個梗概。原來郭家村的郭林。十年前在方克峻的門下爲徒。已很有些兒道法了。方克峻看郭林的骨氣不佳。恐怕他中途變卦。當初收郭林的時候。原不過爲憐才志願所驅使。因憐才志願所驅使。輕易收人做徒弟的。原是道法中人的通病。不祇方克峻一個。方克峻略傳給郭林一些道法。這日便對郭林說道。你這幾年修煉的成績。也有幾分火候了。看你的骨氣。須終不是山林中人。你家有萬金之產。又是單傳一脈。你以後用不着拘守在這石洞修煉。儘可到家鄉去。享受你祖宗遺產。好繼承郭家的一脈香烟。祇是入我門下的戒律。你得一一遵守。你遵守我門下的戒律。有這點兒本領。時時向

正途上行事。保你無災無難。你我日後好相見。若不能遵守我門下的戒律。仗着這法術去爲非作歹。我將來和你相見時。定使你碎屍萬段。說到此處。隨將那戒淫不妄淫。戒殺不妄殺。戒盜不妄盜的三種戒律。向郭林再四叮嚀一番。郭林一一應諾。就此拜別了方克峻。回到家鄉。却步步留心。生怕違犯師傅的戒律。方克峻也在暗中時時查察郭林的形徑。日久見他沒有變卦。反自悔以貌論人。究屬皮相。也就不再查察了。方克峻火燒圓洞寺的時候。所處置門下犯戒的徒弟不少。獨沒有郭林在內。方克峻却以爲出人意外的事。郭林也因方克峻火燒圓洞寺事。處置了好些犯戒的徒弟。未免前車已覆。來軫當戒。益發提心吊胆。不敢有絲毫踰閑蕩檢的行爲。違犯戒律。須不是當要的事。這日郭林兀自到銅山城裏去。

因在城裏一個房客家中。多吃了幾杯酒。這時正是四月中旬。夜間的月色甚好。郭林乘着酒興。踏月回家。剛從一座橋下經過。忽然一眼看見一個黑影。伏在橋下不動。郭林仗着一些法力。不怕鬼怪。直走到橋那邊。可是作怪極了。郭林記得橋那邊。當中有一條大路。不知怎麼樣的。郭林分明看是走上那一條大路。走了好幾十步。才發覺陡然變成一條行不通的道路。路上也沒有一個行人。郭林好生驚訝。湊巧有一陣風吹來。郭林覺得全身虛飄飄地。被那陣風吹倒在地。這一驚。真非小可。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二回再寫。

評曰。金石胆再入迷魂陣。設身處境。比初入迷魂陣時尤難。一在孩提時天真未鑿。一在少壯時情慾難消。而竟能出汗泥而不染。比歲

蕤以猶芳。謂非道法中之錚錚者歟。余讀是文。竟爲參魔女禪者久之。

通篇精警奇闢。無一懈筆。亦無一直筆。竟若生龍活虎。不可端倪。一筆折入郭林傳中。正所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確非明眼人不能審辨。

鍾維嶽月下捉妖精

方克峻空中鬥劍法

鐘維嶽月下捉妖精

方克峻空中鬥劍法



第四十二回

愛水灌情苗安排坑塹

神工運鬼斧密佈機關

話說郭林被這陣風吹倒在地。不由暗吃一惊。倒把自家酒意有些兒涼醒了。從地上掙扎起來。想回頭仍轉到那橋上去看個分明。猛然見面前有燈光射出來。不由心裏一喜。一轉念便走近燈光所在。就見一所土築的房子。約有十來間。燈光從門縫裏射出來。郭林打算上前去敲開門來。借宿一宵。省得在喝醉酒時。間糊糊塗塗在路途中胡行亂走。才上前敲着門。即聽見一個女子的聲音。問是誰。誰字才問出來。接著又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叫了一句紅紅。這時候來敲門的人。有什麼好人。那個女子便

愛水灌情苗安排坑塹

神工運鬼斧密佈機關

回道。我們這地方沒有強盜。必是走路的行人迷失了路。不開使不得。說著。便聽聞的一聲門開了。郭林進門看那兩個女子。年齡一在二十向外。一在十八九歲。在燈光下看來。都覺得艷若天仙。真個比玉能溫。比花能活。心裏不由略有些搖動。然在這搖動的時間。想起師傅的戒言。早已按定了心猿意馬。拱手向那紅紅說道。我是多喝了幾杯酒。走錯道路。祇求借宿一宵。明晨一早就走。不敢在府上打攪。紅紅回眸向那二十以外的女子說道。你看這人臉上紅通通地。不是喝醉酒的样子麼。姑姑怎說他不是好人。那女子聽了。向郭林瞟了一眼。含笑點頭。便引郭林到客房裏去安歇。郭林看房內的陳設。倒也精緻。一桌油漆枱子。點著一枝筆管細三寸長的紅蠟燭。床上的被褥。鋪得整整齊齊。好像預先知道有人來借

宿似的一時間酒意又湧上心頭。倒在床上便睡。只有些睡不着。正打算要一碗醒酒湯來。祇因那兩個女子已出房去了。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打攪人家。不料那紅紅攏着頭髮掩着懷。送上一碗醒酒湯來。說喝醉酒的很苦惱。請吃這碗醒酒湯罷。郭林見紅紅言語柔順。神情嬌痴。暗想這女子倒可人意兒。祇可惜我沒有這福。邊想邊喝著醒酒湯。誰知那醒酒湯喝下去。一顆心就加倍糊塗起來。臉上更外紅得厲害。那紅紅乘他慾火動熾的時候。祇向他憨憨的笑。接連那年紀在二十以外的女子。又到房裏來了。兩個眼睛。不住在郭林面上打着轉兒。叫紅紅回房安歇。紅紅不由向他笑道。姑姑。我的衣食飯碗。被你奪去了。一面說。一面便笑出房去。那姑姑却不肯一拍即合。抽身也笑出房去。似乎向那紅紅罵一聲小鬼。

頭。你的春心動了。郭林看姑姑笑出房去。在牀上輾轉不寧。心裏更像油一般的煎熬起來。剛合上眼。睡得不甚沉重。便見那個紅紅招着手。向他嘻嘻的笑。好容易挨至三更時分。方才漸漸睡熟。驀地覺得身邊有人吐出嚦嚦的聲音。咬着他的耳朵。低喚了幾句。用手在他身上搖了幾搖。郭林兀自惊醒。疑惑是紅紅前來相就。這時候不由心花怒放。那裏還記得他師傅的戒律。一咕啾翻身起來。就將那人雙手握住。說紅紅你來了麼。那桌上點著的小蠟燭。說也奇怪。直到這時還不曾熄滅。郭林在燭光下。再向那人仔細一看。分明荷粉露垂。柳腰風展。幾疑月宮仙子。端在人間。那人並非紅紅。却是姑姑。前生的孽緣。緊拍到這種關節。只消在那片刻的時間。郭林已破犯他師傅的戒律了。直到五更雞唱的時候。郭林忽然

用手將姑姑只一推。一句冤孽沒叫出口。那淚珠兒早撲簌簌的滾下來了。姑姑問是什麼事。哭得像淚人兒的樣子。可是嫌我容貌粗蠢。配不上你麼。郭林自言自語的哭道。祇怪我自己痰迷心竅。師傅的戒律。侃侃入我耳朵。點點記我心頭。怎麼我做出糊塗事來。如果被我師傅知道了。那還了得。那姑姑笑道。痴小子。他沒有跟着你。怎知你破了戒律。我就不相信方克峻就有這們大的道力。痴小子。你且安心聽我向你講幾句要緊的話。我問你。你怕方克峻。還是怕他法力。還是怕他的戒律呢。如果怕他的戒律。你在方克峻門下爲徒。當然要謹守他的戒律。現今你已不在方克峻的門下了。還拘守着什麼戒律。如果怕他的法力。你要明白天下會法力的甚多。不祇方克峻一個。如有比方克峻法力高強的人。做你護

身符傳授你法力。你還怕方克峻什麼來。一個人辛辛苦苦煉些道法。不趁年紀未大身體未衰的時候。尋些快樂。你真是一個痴小子了。郭林聽姑姑說完這話。心想他是一個不出閨門的女子。怎知道我師傅便是方克峻。哎呀呀。看他這個人倒很有些蹺蹊。回想我晚間從橋上經過的時候。曾見一條黑影。伏在橋下不動。當時並沒有看清是什麼。及至走過橋那邊來。糊糊塗塗走上一條行不通的道路。郭林想著晚間種種經過的情形。連帶又猜想姑姑話裏的意思。早估定他有些兒來歷。但自己違犯了師傅戒律了。懊悔也終須懊悔不來。祇得橫一橫心腸。向姑姑問道。我未嘗不明白一個人辛辛苦苦學成道法。不及時尋些快樂。倒變成了一個獸子。但我師傅的戒律。太尊嚴了。他的戒律雖然尊嚴。如果他的法力。

及不上拿戒律來處置我。我怕他什麼來。如果有人做我的護身符。傳授我比師傅還好的法力。我又怕他什麼來。究竟叫我到什麼地方。再尋一個法力高強的人。做我的師傅呢。姑姑笑道。你這幾句話靠得住。就不用怕那個方克峻了。你既和我貼肉沾唇。多少總有一些緣分。但我瞧你的意思。還疑惑我非妖即怪。你幾見有什麼妖怪。敢在你面前獻神通呢。你肯隨我煉習道法。那怕什麼方克峻。你看這案上的一枝蠟燭。直燒到這時候。還是這般長。這般細。你就該看出我不是尋常學道法的人了。你隨我煉習道法。看我傳給你的道法是怎麼樣。回頭再想想方克峻的道法。是怎麼樣。若在別人。要隨從我學習道法。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你什麼人。祇要你對我說一句低頭拜師的話。我們就再結一個師徒的。

緣分。你的意思究竟怎樣。郭林聽完這話。正應得古小說書上所言。明知不是路。事急且相隨。當下便聽姑姑講了一些道法上的功夫。少不得蜜甜甜的行一個拜師的大禮。直到天明起身的時候。紅紅同姑姑兩人。將郭林送了出來。向郭林叮囑了一番後約的話。方才握手告別。郭林走上大路。看來分明仍是一條熟路。且沒有什麼叢荆棘莽。阻碍前程。再回頭一看。那裏有什麼房屋呢。祇有姑姑紅紅兩人。婷婷孌孌。並肩兒站在那大路中間。各拿着一方紅手帕兒。迎風招展。向郭林遠遠揚了幾揚。郭林會過他們的意思。掉轉頭來。當日回到家中。並不將夜間經過的情形。向家中人說明。郭林自從在衡山歸來以後。也娶有妻室。但郭林看他妻子的容顏。非常醜陋。多是在一座書房裏獨宿。積久相安。已成了習慣。自此

姑姑每在更深人靜的時候。必悄悄到書房來。同郭林重溫舊好。並傳授他一種很嚴厲很惡毒的道法。郭林果覺姑姑的道法。真比他師傅方克峻高強。有了這道護身符。胆量越來越大了。他屢次犯戒。並不見方克峻前來懲治。更以為自己的道法。又足夠對付方克峻。且不怕他真個前來懲治。但表面上絕不肯輕易露出自己的本像來。他是個有法術的人。已違犯方克峻的戒律。倒少了一個拘管的人。不妨滿足自己的奢望。惟所欲為。每在暗中使弄着神通。將人家所積蓄的金珠。搬運來家。供他的揮霍。並且這周圍遠近的人家。多知他小時候。很學得一些道法回來。雖在那干戈擾攘盜賊紛乘的環境之中。却沒有什麼綠林响馬。因他有這偌大的財產。看了眼紅。似這們過了兩個年頭。那姑姑忽然有二年沒有前

來。郭林每當朦朦朧朧的月夜。閃閃爍爍的星夜。心中也不免存些遐想。誰知姑姑一去竟杳如黃鶴。連魂夢間也不易相逢一面。這時郭林的妻子已經死了。郭林鰥居了這二年。如何能打熬得住。便要使弄他的神通。物色年輕貌美的女子。供他的獸慾。覺得沒有藏嬌的所在。便悄悄造下了一座地室機關。什麼血牢。什麼美人洞。這兩種機關。在尋常人造來。確是不易。郭林是個會諳法力的人。驅役一般的神工鬼斧。只不消半月工夫。已造下這樣很險害很神秘的機關。郭林既造成這一座地室機關。仗着他的道法。在遠方劫來粉白黛綠的女子。一古腦兒都藏入機關裏。如果這女子扁扁伏伏的。肯和郭林結不解緣。郭林便將這女子安置在美人洞裏。揀好的給他吃。給他穿。給他戴。這女子却能享人所不能享的福。

日久相安。郭林揀那其中最靠得住的。他的愛情。自然特別同那女子來得熱烈。便也傳給他們一手的道法。如果有一般不識相的女子。肚子裏有幾句三貞九烈的道理。換心丹再也換不過他這顆心來。郭林也就對他老實不客氣。將他送入血牢中處死。這種熒琴。鴛鴦的慘事。在郭林並不算是稀奇。他的道法越深。他的罪孽跟著越重。銀錢隨手化去。又隨手使神通搬了進來。任憑是紅樓閨秀。綉閣名妹。祇要他畫一道符。念幾句咒語。是沒有弄不到手的。幾多的大人家。門不開。窗不破。竟被他搬弄得人財兩空。多是尋無可尋。究無可究。連來由都不得明白。郭林既在家中。享人所不能享的福。本來無志功名。偏巧那時銅山知縣莊士奇。接任以來。便諭令郭林。做了那地方的紳士。郭林因這姓莊的。和他並無交情。又

聽和尚變尼姑的那樁奇案。郭林却看出這姓莊的。是有些來歷的人。親自到縣署中去拜謁一番。在談話時間。悄悄探試莊士奇的口風。看莊士奇是究竟那一路的人物。恰沒有探問出什麼來。也就告辭回家。夜間正在那美人洞中。左擁右抱。同一般風流年少的女子。在床上調情取樂。不料莊士奇忽攙着他的夫人。從羅帳後面閃身出來。不由向郭林打了一個哈哈。郭林忽見莊士奇這聲哈哈打出來。心裏也不禁暗吃一驚。却見莊士奇攙着的那人。不是別個。正是紅紅。却聽莊士奇紅紅都向郭林點了點頭笑道。好好。你倒會尋快樂。難得難得。我們同到師傅那裏去。和你評一評道理。郭林見他們這幾句話。雖說得令人難受。却都堆着滿臉的笑容。便在床上起身。向紅紅問道。姐姐。這位縣大老爺。是你何人。紅紅指

着床上一個最妖艷的女子笑道。這位姐姐。是你什麼人呢。郭林點頭笑道。然則你是一個縣太太了。紅紅又指莊士奇說道。我不但是他的新夫人。還算是他的師弟呢。郭林道。你們是師兄弟做夫妻麼。莊士奇插著笑道。你不是師傅的徒弟麼。不也是夫妻麼。郭林點頭笑道。不錯不錯。原來我們是一家人攏到一處來了。莊士奇道。我並不姓莊。是師傅的大徒弟薛星符。我這夫人。是師傅的二徒弟祝紅紅。你是師傅的三徒弟。師傅姓秦。現在已樹立紅衣的教宗。同道中人都稱他老人家做紅衣聖母。早已被癩頭叫化。請我師傅到泰山山洞。做泰山開派宗祖孫旭東的護身符。洞中的事務甚忙。師傅沒有這工夫。同師弟重溫舊夢。我們到師弟這裏給個信兒。須知師傅還想念師弟呢。郭林聽完這話。才恍悟師傅在這二

年沒有前來的意思。現在師傅已做泰山孫師伯的護身符。可見師傅的法力。不是那個姓方的所能抵抗。怪得我犯了姓方的戒律。他不前來懲治我。倒底是畏怯我師傅。不敢下手。想到這裏。便問薛星符道。那癩頭叫化。是個什麼人。如何請我師傅到泰山呢。薛星符便不慌不忙。將這其中的緣故。叙說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三回再寫。

評曰。此回極力寫郭林犯戒之易。正以反繳上文金石胆不犯戒之難。文情如潄露菲甘。春筠抽箭。又是一副筆墨。

郭林之於紅衣聖母。空禪之於蓮諦。同是一樣遇合。行文亦於特犯處極求其不犯。運斤具鑿。煞費巧匠經營。

第四十三回

奇女子荒山服蛇虎

老劍仙定計射豺狼

原來癩頭叫化黎紹武。當初也是鍾維嶽的劍友。五嶽名山的首領。除去鍾維嶽而外。其餘如孫旭東方克峻黃精甫朱子民等這一般人物。黎紹武都還認識。但鍾維嶽因黎紹武在這幾年以來。常喜歡做那些不尷不尬的事。也曾向黎紹武極力勸導一番。黎紹武不聽鍾維嶽的忠告。也就罷了。反因此久諫成仇。悄悄跑到鍾維嶽石洞中來。看鍾維嶽正兀自睡在石床上。像似已經睡熟了的樣子。黎紹武一時動了殺機。便從身邊抽出劍來。不敢豎起身子。向前走去。恐怕涼醒了鍾維嶽。蹲下身軀。狗也似

奇女子荒山服蛇虎

老劍仙定計射豺狼

的一步一步往前爬。真爬到石床前。聽鍾維嶽睡着打呼。不由暗暗笑道。你鍾維嶽一般也死在我手。看你以後再敢對着我。說我的壞話。想著先立穩了兩腳。慢慢將腰向上伸着。才伸了一半。猛見鍾維嶽的身子動了一動。即時覺得頭額上被踢了一腳。似乎在這一脚踢下來的時候。聽得鍾維嶽喝一聲去罷。祇踢得黎紹武向後便倒。手中的劍。撲地攢在一邊。此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也不知在昏沉中經過多少時間。猛然清醒過來。覺得自己睡在洞外一塊山石上。頭上還有些疼痛。四肢百骸間連一點氣力也沒有。像似才害了一場大病初好似的。好容易掙扎起來。那有這胆量再到鍾維嶽石洞去尋仇呢。但黎紹武近來的大毛病。就是對人恩仇不得了。待他有些好處。他知道應該赤心報答。但不能分明怎樣

是好處。怎樣不是好處。若對於和他稍有嫌隙的人。他也不問是非曲直。動不動要使一點厲害給人家看。何況今日吃了鍾維嶽這門大的虧。那裏洩得這胸中的惡氣。就此準備走遍天涯。訪求名師好友。練習道法。好報鍾維嶽的大仇。遇見舉動形容略爲詭異些的人物。他無不留心訪察。這日剛遊到關索嶺地方。在一座山坡下歇腳。想起自己在外訪求名師。已走遍不少的地方。恰沒有訪到真能敵得過鍾維嶽的人物。看這山形。甚是險峻。想其中也必有道法高深的人。出沒其間。心裏正在這們着想。祇見一個二十來歲光艷奪目的紅衣女子。從前面山坳中走過來。蓮步款款。像似風都吹得倒的樣子。黎紹武看了這般孱弱不中用的女子。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暗彈着眼淚。却又怕那女子看見自己一顆癩痢。

頭。一身骯髒的衣服。連忙扯着衣服。蒙住了頭臉。忽聽得那女子的聲音。說道。這山上的毒蛇猛獸甚多。你這臭叫化兀自跑到這裏哭泣。是因一般毒蛇猛獸。看你這顆癩痢頭。有些發嘔。不要將你吃下肚子去的。黎紹武被女子這話提醒了。卽放下衣服。打量了女子兩眼。把眼淚揩了揩。說道。我生得這顆癩痢頭。不怕毒蛇猛獸。小姐憑什麼。兀自敢在山上行走呢。那女子聽了笑道。你這人倒也有些眼力。你我相見也很不易。你問我憑什麼。敢在山上行走。好在今日閒着無事。我就憑這個做出一些來。給你看。你不要笑話我。敵不得鍾維嶽。黎紹武聽他說出鍾維嶽三字。心裏不由愕了一愕。猛聽得那女子揚欬了一聲。就在這一聲揚欬出來的時候。那女子忽然盤膝坐在山石上。好像默念着什麼似的。黎紹武坐在旁

邊。偶然向山前面兩邊望了望。祇見成千累萬的毒蛇。好像從各處山洞中游出。東一處。西一羣。糾合着十來起。向這山坡下游來。大的在前。小的在後。縱橫牽連。約佔了許多面積。左右前後。也不知有多少。竟同出洞的螞蟻相似。有十來條最大的白蛇。約有十丈多長。身子粗得同柳扁一樣。直游到面前來。昂着蛇頭。像似要吃人的樣子。黎紹武不由吃了一驚。誰知那十來條大蛇。並不是前來吃人的。昂着蛇頭都像對這女子點了幾點。接連後面有許多的蛇。五顏六色。式樣不同。也有比這大蛇略小些兒的。也有丈許長吊桶粗的。至少也有七八尺長茶杯粗的蛇。算是極小的了。都昂着蛇頭向女子點了幾點。一般的也像叩頭禮拜。黎紹武不由把舌頭伸了伸。再看那女子兩眼已睜開了。口裏不知說了些什麼。但聲音

甚是低微。那十來條大蛇。好像已聽得了似的。回身向後面的蛇。把蛇甩子。掠了掠。好像操場上演着大操。教練官叫了一聲。向後轉的模樣。那縱橫牽連的毒蛇。一齊回過身來。被這十來條大蛇押着頭。也不回的。三五成羣。各自分頭散去。黎紹武看見這種形狀。頓時笑逐顏開。簡直把這女子看做天神相似。向女子恭維了好些拍馬屁的話。那女子且不答他。向着山空虎嘯了一聲。就在這一聲嘯出來的時候。祇聽呼啦啦一陣陣腥風陡起。登時山上的砂石飛旋。那半山間的樹木。被腥風吼得像潮水一般。座下的石塊。好像都被這風震得搖戰起來。狂風刮得這樣起勁。若在平常人。兩眼便不能睜開。黎紹武在兩眼上也做了好幾年功夫。任憑砂塵飛揚起來。黎紹武眼睛瞬也不瞬。祇見山那邊十數隻猛虎出來。直到

半山間。便聯成一隊。迎面向山坡下撲來。那在前一隻吊睛披髮猛虎。白額上像似寫着一個王字。撲到那女子面前。突然仰面一聲大吼。如同半空間起了一聲霹靂。黎紹武這時胸有成竹。料知猛虎不是前來傷人的。果然那隻吊睛披髮猛虎吼了一聲。彈着蛇矛般的尾巴。兩前腿在山石上一伏。向女子跪下來。在前的虎。既向女子跪拜。在後的虎。同時也都彈着尾巴跪拜下去。那般凶頑惡毒的樣子。一些也沒有了。女子向那一羣虎點點頭。就由那隻吊睛披髮的虎。領着後面十來隻虎。繼續在女子面前。或用舌舐女子的手。或用鼻嗅女子的脚。做出非常親愛的樣子。那女子或摸着那隻虎的牙齒。或撫着這隻虎的頸項。像似多年不曾會面的骨肉至親。一朝聚首。心裏喜得說不出來的高興一般。把個黎紹武。直佩

服得也要倒身跪拜在女子的石榴裙下。人與虎親暱了一會。那女子才慢條廝理的站起身來說道。好了。你們且各歸你們的洞府罷。那十數隻猛虎。片刻也不遲延。翻身向山上一部一步的慢慢走。有時不約而同回頭向女子望了望。仍向前走着。像有些依依不捨的意思。黎紹武看得出了一會神。漸漸那十來隻虎。都去得不見踪跡了。便不由向那女子叩頭。問是什麼道理。女子忙拉起黎紹武道。沒有什麼道理。你有話直管向我說。我還有事要去。叩頭不敢當。黎紹武笑道。我容易才找着你這們一個好師傅。無論有什麼事。也不能撇了我就去。那女子也笑道。使不得。使不得。你的年紀比我大。我不能做你的師傅。你既誠心想學道法。日後有緣。我可幫你送給你一點兒。但你學道法自是學道法。你想學成道法。報

復鍾維嶽的仇。我勸你不用吃這辛苦了。黎紹武道。女法師怎知我和鍾維嶽有仇。勸我不用吃這辛苦呢。女子笑道。連我也不明白。怎麼知道你和鍾維嶽有仇。不過我見了你。你心中的事。眼中的淚。意中的人。就同你親口告訴我的一樣。你要報復鍾維嶽的仇。休說你這時不是他的對手。便練到我這樣的功夫。也未必能報他的仇。憑你這樣根基。你就練一輩子。也不望有報復鍾維嶽的時候。黎紹武聽女子這樣說。不由流下淚來。說。難道就永遠沒有方法報仇麼。女子道。我何嘗說沒有方法。不過憑你一個人。是報不了鍾維嶽的大仇。幸虧你在六年後遇見我的。若在六年以前。就沒有方法。替你想出報復鍾維嶽的仇了。黎紹武破涕問道。是什麼方法。請女法師快些說出來罷。女子道。憑鍾維嶽一個人。他若犯了罪。

律。你有我這道法。便可前去給你報仇。毋爲他的道友甚多。又不犯罪律。那怕我的法力再大些。也不能替你尋仇。便尋着了也沒有用處。黎紹武聽了不懂。又問女子這是什麼話。女子道。學習道法的人。不犯罪律。自有鬼神擁護他。並且他師傅師兄弟。隨時隨地。都可幫他的忙。解救他的性命。他一犯了罪。有我前去下他的手。鬼神便不能擁護他。他的師兄師弟再多些。幫他的忙也無用。黎紹武道。鍾維嶽是執掌戒律的人。如何肯犯罪呢。女子道。他不犯罪。如果他的徒弟犯了罪。罪在師傅。譬如人家子弟犯了罪。罪在家長。這意思你可明白。黎紹武又問道。女法師怎說在六年後有方法可想。在六年前便不容易對付鍾維嶽呢。女子道。六年前我的道力。及不上鍾維嶽。還有一個緣故。鍾維嶽雖犯了罪。我沒有這權柄。

去處置他。不能說是給你私人報仇。要找鍾維嶽爲難。鍾維嶽現在不是同泰山派孫旭東有了嫌怨麼。在六年以前。孫旭東仍做泰山的開派宗祖。和鍾維嶽沒有深仇。可是現在的一個孫旭東。已不是六年前的。一個孫旭東了。表面上雖不敢和鍾維嶽爲難。心裏却啣恨鍾維嶽入骨。如果鍾維嶽在這時犯了罪。有孫旭東到我面前出首。那麼鍾維嶽就死定了。黎紹武聽了。笑道。女法師的話。真要把人肚腸子都說穿了。孫旭東在這近二年來。果然有啣恨鍾維嶽的心腸。不過我看他的道法。終敵不過鍾維嶽。所以沒到泰山石洞。和他商量報仇的事。女法師肯同我到泰山石洞。由我介紹。和孫旭東在一起做事。未明白女法師的意思。以爲怎樣。那女子含笑點頭。便一齊向泰山而來。剛到得泰山。黎紹武忽然想起一句

話來。暗暗叫了聲慚愧。便向女子笑道。我這人真是糊糊塗塗。直到這時。還沒向女法師請教法名呢。女子道。我姓秦。手創這紅衣教宗。同道都稱我紅衣聖母便是。黎紹武點了點頭。就此同紅衣聖母一齊到泰山石洞中來。便在孫旭東面前。替紅衣聖母鼎力吹噓。論孫旭東的意思。本不敢違叛師門。毋如孫旭東那些徒弟。千口一詞。要求孫旭東請紅衣聖母幫一幫忙。一般的也在泰山自大爲王。仍做泰山開派宗祖。孫旭東一時感動了心。將紅衣聖母留在洞府。紅衣聖母入洞以來。把他的教徒多半帶入洞中。便又傳給癩頭叫化的一種道法。叫他自己苦心練習。却將泰山石洞的機關。重行建造一番。他的行徑。雖然神秘。尙不好意思公然在泰山石洞。當做孫旭東面前。幹出許多歹事來。孫旭東看紅衣聖母的道

法大得駭人。雖未嘗公然走入了紅衣教門。但將他也當做師傅一般看待。好仗着他做一把泰山椅子。這便是黎紹武請紅衣聖母到泰山石洞的一段故事。薛星符當夜把這件事說給郭林聽了。郭林不由喜得心花怒放。又同薛星符夫妻傾談了好久功夫。大家才拱手告別。從此薛星符時常到郭林地室中來。郭林因星符是他的大師兄。凡事總得讓他幾分。準許他在美人洞中平分風月。益發同星符兩人。揣去蠱惑少年貌美的女子。弄到洞中來調情取樂。郭林造下這彌天的罪孽。早已不把方克峻記在心裏。至於衡山的戒律。更看得狗屁不值。也該事有湊巧。這番方克峻出洞閒遊。偶然遊到廣東蒼梧地方。聽得那地方發生了許多離奇盜案。多半門不開戶不破的。被強盜劫去了金珠財物。甚有平時不出閨門。

的千金少女。被強盜劫得無影無踪。至於這強盜是個什麼模樣的人。如何劫去金珠美女。人家也不知什麼緣故。都各人埋怨各人的家門不幸。才遇到這種飛來的禍。方克峻聽到這樣消息。還疑惑是泰山派人幹的把戲。及至閉目凝神的算了一會。才知是自己的徒弟郭林幹出來的。徒弟造下彌天的罪律。將來桐葉老祖宗怪罪下來。方克峻那裏還擔當得起這種大不了的罪過。便到銅山想將郭林拘回懲辦。誰知反被薛星符郭林殺得退避三舍。不敢回頭。還是郭林看在往日的師徒分上。才讓着方克峻自去。于今方克峻却對鍾維嶽師徒。說明這種大不了的緣故。鍾維嶽忽向方克峻說了幾句。叫方克峻回去把那東西拿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四回再寫。

評曰。此回由紅衣聖母。迴寫到郭林身上。再由郭林迴寫鍾維嶽身上。文勢一拍卽合。馬迹蛛絲。耐人尋索。

五嶽劍仙中人物。以紅衣聖母最爲詭密。卽文章而論。亦以寫紅衣聖母最爲離奇。讀之如入海市蜃樓。光怪陸離。無所不用其極。其變幻不測處。更令人心搖目奪。幾疑非在人間。

奇女子荒山服蛇虎

老劍仙定計射豺狼



第四十四回

水電凌空劍仙施法力

風雲變幻奇俠顯神通

話說鍾維嶽向方克峻低聲說了幾句。叫方克峻把那東西拿來。方克峻聽他的話。方才喜上眉梢。便回衡山去取那東西了。鍾維嶽看方克峻去後。已是三更三點的時候了。忽向金石胆訝道。到這會子怎麼你朱師叔還未前來。口裏這們說着。心裏那們輪算着。又不由哈哈笑道。原來你朱師叔。已同鉄娘到此地來了。我師徒和老方談了好些工夫。還沒有知覺呢。石胆也現出很領悟的神態。說。師傅朱師叔幹朱師叔的事。我們師徒幹我們師徒的事。一同去會一會那兩個孽障罷。鍾維嶽又笑道。好好。這

水電凌空劍仙施法力

風雲變幻奇俠顯神通

會我帶你前來。你的事情已幹完了。本不用你幫助我們幾個老頭子動手。但我相信你的福力。大得駭人。鉄娘的福力。却也不小。有你們師姊弟夾在我們幾個老頭子一起。我們仗着你師姊弟的威福。那怕那兩個孽障法力再高強些。總不能傷害我們分毫。我們就此一同去罷。剛說完這話。師徒兩人都凌空斜飛。有十來丈高。直飛落村中最後一間屋頂上面。恰聽得背後有人。低低聲喚一句師傅。維嶽石胆都聽得是鉄娘的聲音。正要同他低聲問話。猛聽得下面絲瓜架下一聲長嘯。這一聲嘯出口。便見廳內並肩兒走出兩個人來。高聲喝道。是什麼朋友。隱在那裏。是好漢。看上了我。要躲避也躲避不來。請出面會一會不妨。話猶未畢。早見一條黑影。平空飛躍。有十來丈高。站在空間。文風不動。好像空間有什麼東西。

托住他身體似的。鍾維嶽早看清空間。是站的朱子民了。說時遲。那時快。朱子民剛站在空間。便聽下面喝了幾聲那裏走。卽時有兩道長蛇似的紅光。兩道金鍊似的金光。直衝向朱子民身上射來。鍾維嶽也喝一聲來得好。便用手在兩耳竅上一拍。身子跟著凌空。接連鉄娘石胆也照着鍾維嶽的模樣。畫了一個依樣葫蘆。同時半空中六道金黃的劍先。截住那下面的兩道金光。又現出漆一般黑的兩道劍光。截住下面兩道紅光。左右上下遊鬥了一會。那兩道金光。碰到那六道金黃色的劍光。如同响馬遇見捕頭的樣子。公私對殺。都不肯相讓分毫。那兩道紅光。碰到那兩道黑光。也同仇人遇見對頭星一般。真個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不是魚死。便是網破。如何便開交得來。接觸了好一會功夫。鍾維嶽看那兩道紅光。有

些敵不過兩道黑光的樣子。早聽得郭林的聲音。說一聲好。你夠得上做嵩嶽派的領袖。不要猖狂。你看我的厲害罷。話才說完。陡見那兩道紅光漸漸逼小。頃刻間忽又澎漲開來。陡覺火氣逼人。煙燄彌空。同時那下面的兩道金光也變成了兩道紅光。火氣煙燄更比那兩道紅光來得駭人。忽然上面的兩道黑光不見了。接著下面又添加了十來道紅光。團團的圍著鍾維嶽師徒六道。金黃色的劍光抵觸。鍾維嶽覺得下面無數的紅光緊逼前來。那紅光中的火燄甚強。劍功練到鍾維嶽師徒那樣地步。本來入水不寒。入火不熱。誰知下面的許多紅光直衝在鍾維嶽師徒六道。金黃的劍光上。焚燒。雖然那六道金光和那十來道紅光接觸起來。還可。以勉強招架。祇是鍾維嶽師徒都因那許多紅光中火燄甚強。各人身上

都覺出了一身的熱汗。這時候陡聽得天空隱響了幾個雷。這雷聲似在水雲裏响出來的。鍾維嶽師徒聽得這種雷聲。便知是朱子民使的道法。這幾個水雷從頭頂上响過去。鍾維嶽師徒都不由抖擻精神。那六道金黃色的劍光。在那許多的紅光中間。穿竈搖閃。他們師徒三人額頭上的汗珠。都直流下來。霎時間便覺得彤雲密布。星月無光。那許多的紅光。和六道金黃色的劍光。閃閃燦燦。如走龍遊蛇。猛然電光一閃。跟著又响了幾聲水雷。天上便洒了幾點毛毛的雨。接著那雨點益發洒得大了。祇見那許多的紅光。多半被雨點洒得熄了。祇有四道紅光。仍接觸着那六道金黃色的劍光。不放穩重的時候。比泰山還穩重。輕捷的時候。比飛燕還輕捷。忽覺那雨點洒在四道紅光上。登時蒸出一股熱氣出來。滿空間

的熱氣。祇往上衝着。那六道金黃色的劍光。在空間亂穿亂動。彷彿被熱氣蒸得難受似的。鍾維嶽師徒。都覺得毋怪郭家村的火運正隆。原來他們是練着火行功的法術。看天上的雨點。竟似密麻似的降下來了。誰知那雨越下得大。那四道紅光越蒸熱得厲害。鉄娘石胆像很着慌的樣子。便是鍾維嶽。也想不到紅衣聖母門下的兩個孽障。練就道法上一種火行功。竟練得這樣的厲害。恰好在這當兒。天上電光。空間劍光。正在搖閃得熱鬧。陡然有一道白光。比電還快。直由西方而來。接着覺有一陣金風。涼襲衣襟。那四道紅光。便退縮幾寸。熱氣也減低幾寸。鍾維嶽師徒的六道金光。不敢逼近。仍在那空間招搖飄蕩。停了一小時工夫。那熱氣又蒸騰上來。那四道紅光。尙未向上逼近。借着金光紅光。看見地下沒有什麼

水迹。那熱氣就漸漸發粗。越蒸越高。又停有一小時工夫。忽然村四圍風聲大作。看天上已現出曙光來。霎時風行雨勢。雨仗風威。那四道紅光。同時都緊退下去。被風雨逼住。伸也不得。縮也不得。鍾維嶽師徒見這光景。也就趁勢把劍光緊逼下去。說也奇怪。那六道劍光。向那紅光緊逼着。仍覺有些熱氣盪得難受似的。鍾維嶽恐長此接觸下去。壞了自己的劍功。也就收了劍光。鉄娘石胆看他師傅收回劍光。自然也把劍光收回了。鍾維嶽師徒才收回了劍光。那風聲越發括得厲害。一陣陣大雨。夾着一陣陣冰雹。淅淅瀝瀝。圍著郭家村四面地方。傾盆般的下個不住。約下有一個時辰。在這一個時辰中間。天上的風聲雷聲。空間的電光閃光。鼓動得十分起勁。看郭家村外沒有點滴雨水。那雨水祇在村中四圍下個不住。

村中的波浪。平地有三尺多高。就同村四圍都隔着水壩一般。但在房屋以內的地方。好像仍沒有什麼水跡。那四道紅光。却也仍在離地一丈多高的地方。任憑風雨怎樣狂烈。却動也不曾一動。偏巧在這時候。石胆鉄娘。忽然不見他的師傅鍾維嶽。正在倉皇失措。便見鍾維嶽拿一把弓一枝箭上來。向石胆說道。你快些張弓搭箭。向這兩個孽障射去。石胆認得這把弓。便是當初射圓洞寺蓮諦一把弓。明知他師傅催他方師叔把那東西取來。就是着他方師叔回衡山去。拿的這一把弓。好給自己射了這兩個孽障。仍交他方師叔帶回收藏。便毫無疑惑。將那把弓從他師傅手裏取過來。鍾維嶽道。且慢。你祇射壞他們四隻火眼。不要傷他們性命。須知這些東西。要我拘回嵩山石洞。等待五年後。聽桐葉老祖宗的法旨處。

死。石胆點點頭。取弓在手。把箭扣上了弓弦。祇將弓弦虛响了幾下。心裏注意要射壞這兩個孽障。四隻眼睛說也奇怪。那薛星符郭林聽得那弓弦虛响的聲音。都借用縮身法。把身子縮做像初出娘胎的小孩子一樣。正想借土遁逃走。那裏還來得及呢。祇覺他們的四隻眼睛都瞎了眼珠。像被很鋒銳的箭射得爆裂出來。其實石胆的箭還未離弦。薛星符郭林的眼睛一瞎。那四道紅光招搖了幾下都不見了。原來他們這種火行功是由眼竅中發洩出來。眼竅一傷。火行功也就跟著損壞。石胆隨將弓箭仍交給他師傅的手中。却看他師傅收好弓箭。已從懷裏抱出兩個小孩子來。說這兩個孽障道法已壞。你儘管同懷裏那隻白玉兔帶回嵩山。須和鉄娘一齊回去。石胆鉄娘都應一聲。是。那兩個孩子自然由石胆掩藏。

在身。就此同鉄娘回山洞去。剛飛出村外。回頭看村四圍的水勢已平。不像似在先那種雨猛風狂波翻水立的樣子。我且按着他們慢表。單說鍾維嶽自從石胆鉄娘去後。卽聽得朱子民黃精甫的聲音。各在空間叫一聲大師兄。我們的事都幹完了。祁法師已被你四師弟帶至嶽麓山洞。這次水漫郭家村。你四師弟的風力。五師弟的水力。幫助大師兄已經大功告成。所有別項事端。請大師兄在此再辛苦一些兒罷。鍾維嶽答一聲好。精甫子民同時分道揚鑣。各回山洞。霎時間風也停了。雨也止了。鍾維嶽又將弓箭向空間一擲。說方師弟。你拿回石洞收藏罷。你那大不了的事。將來也有了的時候了。卽見方克峻接著弓箭在手。打了一個哈哈。霎眼間便悄沒聲影了。鍾維嶽這才從空間飛落下來。如入無人之境。向地上

一看。只見東橫一路死屍。西堆幾個人頭。鍾維嶽看這紛紛男女首級。知道不是被水淹死的。因爲水浪都圍立村四面間。庭間祇像下了半寸雨的樣子。還是那村四圍的水浪崩裂開來。流到這裏來的。但這許多屍級。既不是被水淹死。便估量到是被自家師徒的劍功傷害。却在同那四道紅光接觸的當覺。也發現十來道略小些兒的紅光。後來那十來道紅光。被雨潑得陡然不見。攏共沒有聽得啞吱的聲响。被自家師徒們用劍功傷害的話。又有些靠不住。但鍾維嶽究竟想不出可以靠得住的道理來。正要運用純潔的道力來推測。忽覺背後有人。彷彿扯着他的衣角。接著又聽有人高叫了一聲鍾維嶽。你好大的胆量。鍾維嶽陡聽這一聲叫出來。心中暗暗納罕。忙回頭一看。原來扯着他衣角。是龔式陽。高叫着他名。

字是龔伯陽。不由喜得五臟神都要笑出來。伯陽式陽都齊聲說道。道兄不用惊慌。快救出血牢中人要緊。我兄弟有話向道兄說。鍾維嶽問血牢在什麼地方。伯陽式陽隨手指示一個地方。鍾維嶽口裏不知念動些什麼。把袍袖向那地方上面展了一展。說也奇怪。就在這袍袖一展的時候。刁珠珠祁鳳姐在那血牢中。已是昏昏沉沉的。土石若無阻碍。被他捲入袍袖中去了。這種袖內乾坤的妙用。在他們道法高深的人。並算不得什麼稀罕的事。鍾維嶽向伯陽式陽笑道。兩仙長有什麼話。向我說呢。伯陽道。沒有什麼要緊的話。我問道兄。這許多屍級。是被誰殺死的呢。鍾維嶽彷彿思索了一會道。我明白了。這都由兩位仙長動手。傷害他們的。未免玉石俱焚。此行我們都得增加一分殺業了。式陽道。然則道兄還未明

白。這郭家村的男女。早和郭林秘密爲奸。都得被我們宰殺。所有幾個小夥計。以及那美人洞裏其他可憐的女子。已被愚兄弟盡半夜的工夫。運送他們逃生的逃生。回籍的回籍。祇有血牢中兩個女子。愚兄弟却不欲冒昧貪功。不敢擅崙道兄們的功業。據爲己有。以逆天行事。不然。道兄們所幹的事。難道我就不能幫助道兄們幹一回的。說到這裏。伯陽式陽都向鍾維嶽拱了拱手。早去得不見踪跡了。鍾維嶽知道他們一般的閒雲野鶴。舉止迥不猶人行徑也。十分古怪。不禁嗟嘆了一會。遂回歸嵩山石洞中去。打從鍾維嶽去後。銅山縣的人民。因見郭家村這種風雷水火的怪變。並同莊士奇夫婦陡然失蹤的事。一般人都傳爲千古未有的怪異。因爲這些事。與五嶽劍仙書中。沒有多大的關係。也就毋須不憚辭煩。去

寫這些沒有相干的閒情瑣事。且說鍾維嶽回至嵩山石洞。剛走到石胆丹房外面。見那鉄檻裏放著一口缸。缸口用牛皮蒙著。四面都黏著好些符籙。知道薛星符祝紅紅郭林這三個人妖。都已拘押裏面。隨走進丹房中來。這時祁光石胆並坐在石床上閒話。見鍾維嶽回來。都起身相迎。祁光劈口向鍾維嶽流淚問道。道兄已回來了。怎麼我那小女沒有見他回來呢。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五回再寫。

評曰。此回寫水漫郭家村事。極力爲薛星符郭林大張聲勢。逗出山嶽無數奇人。方有水火風雷之奇文可寫。而筆陣迴旋。大氣磅礴。障百川而東之。回狂風於既倒。妙在一邱一壑之間。無不出化入神。應有盡有。此種文字。可稱才大如斗。心細如髮。

以鍾維嶽爲全文之骨。卽以鍾維嶽爲全文之線索。無數悶葫蘆。牽於不經人意處打破。亦顯心思之奇。筆力之健。預留黃精甫救出祁光之情事。爲此文之餘波。亦以振起下文之局勢耳。

水電凌空劍仙施法力

風雲變幻奇俠顯神通

水電凌空劍仙施法力

風雲變幻奇俠顯神通



第四十五回

滴天髓深山談大道

入虎穴窄路遇冤家

話說祁光當向鍾維嶽流淚問道。道兄已回來了。怎麼我那女兒沒有回來呢。鍾維嶽道。祁法師且在這裏坐一坐。鳳姐已無恙回來。停會我引法師去見一見他。我還有幾句話。須得囑咐我二徒弟。回來再同祁法師暢談罷。祁光聽說鳳姐已無恙回來。心裏像似一塊石頭落下來。看鍾維嶽走出房中。不一會已見他笑容滿面的回到丹房裏來。却不待祁光開口。鍾維嶽先向他笑了笑道。祁法師。你真好僥倖也。想不到還是我黃師弟前去救了你的性命。祁光也笑了笑。說道。道兄先領我去見一見鳳姐。那過

滴天髓深山談大道

入虎穴窄路遇冤家

去的緣故。我不說明。大略也完全覺悟了。鍾維嶽道。停一會。我自然引着法師去見鳳姐。但法師說過去的緣故。我已完全覺悟。這句話談何容易。祁光道。我不信得道兒那們大的道力。不能覺悟。鍾維嶽道。自家人用不着講客氣。你的事我祇能知其然而竟不能覺悟。出個所以然來。這種覺悟的範圍。極複雜。極微細。譬如法師的八卦神算。揣推八卦的數理。未嘗沒有知幾之明。你我倆是多年的老朋友。當面鑼。對面鼓。說幾句輸心推誠的話。不過這種覺悟。祇算得知其一。不知其十。知其小。不知其大了。能憑道力上的覺悟。其中也大有區別。就如明鏡照人。清水觀魚一般。鏡子大家都承認是一把鏡子。但是大小不一。有極大的鏡子。還有極小的鏡子。說來都是一面鏡子。大小能分數十百等。鏡子本是一把明鏡。但爲氣

稟所拘。灰垢所蔽。亦有時而昏。內中既有明有昏。當然也有極明的鏡子。極昏的鏡子。有時明時昏的鏡子。明昏也分數十百等。鏡子極大極明。如日月所照。在這日月普照之下。自然萬物間無論極複雜。極微細。無不照澈分明。然而亦有未經日月所照的地方。如牆陰戶穴等處。皆是鏡漸小。則照澈的地方隨之而小。一昏則毋論大小。俱不能明。如鏡見清水裏看東西。也是這一般的道理。我這一點道力。雖比不得極小極昏的鏡子。然不能算是極大極明的鏡子。一悟全覺的話。談何容易。石胆在此。我豈打着誑語。石胆道。我曾對祁老法師說過這一類話。老法師都是一百個不相信。如今是由我師傅親口說出來了。老法師已將在郭家失陷被救的情形。完全告訴了我。不妨照着告訴我的話。向我師傅明說出來。祁光聽

了。才相信以鍾維嶽這們的勤修靜悟。對於過去的各種事實。尙有時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可見道力上的進展。比法力上的進展。加倍還難。同是一樣練修的時間。法力上的進展以尺。道力上的進展。祇在方寸之間。鍾維嶽對於我的經過情形。尙未能完全了了。趁在他未領我去見鳳姐的時候。當然要照着石胆的話。告訴他個一明二白。想到其間。便將在郭家村失陷遇救的種種經過情形。向鍾維嶽仔細說了出來。原是和鍾維嶽分別到銅山郭家村的時候。在鍾維嶽那時的意思。以爲祁光是煉修法力的耑家。對於水火風雷的種種法術。當然習者能加乎巧者之門。誰知祁光到了銅山。剛行到郭家距離三里的地方。月光下便見一個火工道人模樣的人。在前路向祁光迎面走着。原是低着頭祇顧走的。看

祁光要從他旁邊直走過去。那道人忽然將祁光的手一把拉住。抬頭向祁光看了看。祁光覺得他那一手手勢。非常厲害。他的兩隻眼睛。在月下看去。睜開來便覺神目如電。威燄逼人。祁光不禁暗吃一驚。心忖他那裏是一個火工道人。分明是大本領人。裝得這種樣子。那火工道人當向祁光笑道。祁法師。你認得我麼。祁光仔細向他打量了幾眼。彷彿像在什麼地方會見過的。一時却現出想不起來的樣子。那火工道人道。兄弟姓彭名法海。那時老法師開設廠局取徒。實玉名歸。到老法師那裏求教拜訪的人。遠近地方都有。正應得我們本行的話。千個遊人。認得那個道士。一個道士。認不清千個遊人。兄弟到法師廠理求教。同時在法師處的約有好幾百人。老法師的應酬太忙。却輪不到同兄弟有談話的機會。兄弟也

不屑和這些拜訪的人。爭先恐後。奉承着法師說話。所以兄弟在那裏住了幾天。回到鳳陽山。夙蜡廟中。遇見龔伯陽。龔式陽。兩仙長。却很學得一些兒道法。祁光聽他說出伯陽。式陽二人來。暗想這人委實在我那裏住過。我一時想不出他。既是龔伯陽。龔式陽門下的人。總算是正路人物。且他的相貌。濁中露清。沒有半點邪氣。我何妨請他帮我一臂之力。同到郭家村去。救一救我那鳳姐呢。祁光剛想到這裏。那彭法海已向他問道。法師這時向那裏去。祁光道。我到郭家村去。法海不待祁光說完這話。現出很注意的樣子說道。法師打算到郭家村去。能幹什麼呢。祁光祇得對法海說出實話。並求法海帮他前去。法海搖頭道。杯水潑不了車薪之火。毋怪兩仙長說鍾維嶽。算得過去的事。一明如鏡。若是未來的事。有時也不

得明白了。那法師。這種話我本不便對你說。說的不好聽。反使你見怪我。但我看那法師夠得上是個朋友。使我不能不說。法師此去。我說杯水潑不了車薪之火。那些話還算對法師說得太恭維。太客氣了。你此去簡直就算是飛蛾投火自招災。我勸你仍回到嵩山石洞。坐等好消息好了。那光雖聽出法海是說的幾句好話。心裏却不把他的好話。當是說的不錯。不由向法海垂淚說道。這却使不得。不是我不聽彭君的話。但是我此時心中的難過。彷彿親眼瞧見小女。在郭家村哭泣。我恨不能在今夜去救他出來。其餘禍福。也就不暇顧及了。彭君既不欲幫我。就得放我前去闖一闖罷。法海道。我何嘗是不欲帮你。祇是不能帮你。便是伯陽武陽兩仙長在此。也不能直接帮你也罷。你這顆心已印上令媛的身旁。我若是勉

強勸止你。你心也不安。我不能過分的逆天行事。好在你此去就有什麼風險。當然有人來解救你。你去罷。法海說完這話。把手一鬆去了。再說那光心急如火。巴不得立刻在郭家村救出鳳姐來。也不管彭法海到什麼地方去。到得郭家村外。看見村中的火運正隆。雖在夜深更靜的時候。若在尋常人江湖上望氣的術士。看不出什麼。但那光一眼看去。就看出那火燄足有一丈多高。才想到法海所說杯水潑不了車薪之火的話。果然不錯。若仍用水電風雷的法力。和他硬來。不但於事無益。反要又吃他的眼前虧。不如變換了一個計較。飛過河去。悄悄在暗中偵探一番。相機行事。一般能救出了鳳姐。也未可知。心裏如此一想。早已飛過河來。兩腳還未着地。便見樹陰下躡上一個人來。說師傅的算法。真不錯。果然是來了。

祁法師。我師傅在廳上等你老人家呢。祁光聽他這沒頭沒腦的話。心裏不由一愣。事情到這一步。胆小是沒有用處的。那東西已知道我來了。我要想在今夜偵探出鳳姐在什麼地方。恐怕是辦不到。不若直接去會一會那東西。定法不是法。臨時再作計較便了。祁光一想到這裏。胆量就愈加大了。便向那人問道。你師傅是何人。等我有甚話說。我就去會一會你的師傅。那人道。你不是祁老法師麼。敝家師姓郭。單名一個林字。他說有話同老法師商量。吩咐我在這裏等着。請老法師便去。會一會我師傅就明白了。說著。便領著祁光進了大門。忽從裏面走出三十上下的健男子來。現出十分誠懇的樣子。向祁光笑道。晚輩早知老法師駕到。轉令小徒迎迓。法師決不用見疑。令郎和晚輩是師兄弟。那有輕易殘害老法師的。

道理。請老法師到裏面去。見一見令媛要緊。祁光聽罷。一顆心禁不住直跳起來。也不對那男子說什麼。隨他走到廳上。便問鳳姐在那裏……在那裏。那人道。在這裏……在這裏。那知鳳姐在這時候。其罪已非人所受了。後來遇着刁珠珠。救了他的性命。鳳姐因爲那些話。害着羞含糊不肯直說。祇得對珠珠用話支吾過去。其實鳳姐究竟被郭林輩怎樣帶到這地方來。一則鳳姐本是昏昏沉沉的。自己也無從明白。再則後來郭林已死。這些話沒有線索可尋。所以在下也用不著去替他們編謊。祇是鳳姐在郭家村所受的磨蝎。已屬新明較著。在下當然在後文有一個交代。于今且說祁光見那健男子。用手向西房裏一指。說著在這裏。在這裏。祁光便不怠慢。走近西房一看。那房裏的陳設。簡直像個神仙洞。鳳姐正坐在

床沿上面。淚眼慵抬。愁眉不展。好像一些本領也沒有了。旁邊有一個粉白黛綠的女子。在那裏勸着他說。妹妹。我勸你看穿了一些罷。祁光進房門。眼裏便見到鳳姐。耳朵裏又聽那個女子正對鳳姐勸說這一句話。一顆心幾乎急得跳出口來。揩着眼淚問道。鳳兒。你是怎麼樣了。一面說。一面便向鳳姐身邊撲去。作怪。祁光分明看見鳳姐坐在那裏。祇是房中間如同隔了一層很堅硬的牆壁。可望而不可即。鳳姐也似乎眼裏沒有見到他父親到來。耳朵裏沒有聽到他父親說話。仍在那裏流著眼淚。祁光的法力本來不小。那怕是什麼銅牆鐵壁。祁光要一頭撞進去。牆壁都無所障礙。何況實在沒有牆壁在中間隔着呢。他還打算是一種幻術。便橫了橫心。猛然一頭向房中間那邊衝去。誰知沒有衝進分毫。反把頭上衝

起個老大的疙瘡來。不由急得雙腳齊跳。卽聽得背後那健男子的聲音笑道。祁法師。你有話儘管到廳上來商量商量。急是急不出道理來的。祁光又跳轉身來罵道。你們這些渾蛋。老子同你今日無冤。往日無仇。你爲什麼把鳳姐弄到這裏來。崑憑你們講道理是講不來的一面說。一面早揮起老拳。向那健男子兜心打去。忽然霎眼間。那健男子不見了。似乎聽得有人在暗中低聲喝道。你不要糊塗。敢跑向這裏猖獗。想劫去你的女兒。你打算你女兒是我什麼人呢。你若知女兒有了個好女婿。應該歡天喜地。才是做丈人的本色。我幾見你這個粗牛般丈人。反要打起媒人來了。我做你的女婿。那裏就辱沒了你麼。祁光聽他說話的聲音變了。並不是郭林的聲音。似乎這聲音距離很近。聽來却又不像在眼前一樣。一時

沒有擺佈。早氣得哭起來。祇得在旁喝問道。你又是什麼東西。究竟和我有多大的深仇。想要丟我祖宗三代的面子。接著暗中又聽得有人回道。我的姓名。你日後自然知道。我是個人。並不是什麼東西。我與你家沒有冤仇。你的兒子。是我的師弟。師弟的妹子。匹配師兄。親上加親。加倍要添一番熱鬧。你這女兒。本和我有夫妻緣分。我是想同你女兒了這未了的緣。祇因你女兒性格不好。不能成親。你是識時務的。就得玉成我們的好事。趕快勸你女兒順從了我。什麼話都收拾起來。萬一你執迷不悟。你要知有人既到我們這地方來。我們的秘密。被他已知道了。還想帶着活命回去。無論是誰。也休作這夢想。祁光聽完這話。祇極力且按住心頭之火。回道。我聽你的話。你趕快讓我去。向我女兒勸說一番。那人又在暗中笑。

了笑道。你真是做夢啊。想我放你走過這房中間一步麼。這房中間雖沒有隔着銅牆鐵壁。却要比銅牆鐵壁還堅硬些。說至此。似乎又驚訝了一聲道。姓郭的。你這是做什麼。你還是同我師兄弟。比外人都不如。竟敢乘我同老丈人說話的時候。偷來開我夫人的玩笑。你太不正經。怎麼就鬧到未成婚的師嫂一邊去了。祁光聽他這話。回頭一看。不禁氣得三尸神暴跳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六回再寫。

評曰。明鏡清水之喻。極精微。亦極明瞭。可以籠罩全書之道法中人。分別差等。了無遺議。此等文字。真是神徹於胸。眼高於頂。

夙蜡廟之火工道人。在第三十四回書中。已下一伏筆。至此忽然出場。馬迹蛛絲。令人神往。用筆洗盡鉛筆。獨標真諦。尤爲難能可貴。

第四十六回

青龍吐燄霧慘被鴻罹

古樹鎖英雄幾膏虎口

話說祁光回頭一看。見那郭林站在鳳姐面前。做出種種嘻皮涎臉的樣子。鳳姐似乎指着郭林。口裏不住的罵着。但聽不見是罵些什麼。祁光也不明白鳳姐。竟沒有絲毫的法力。好像拳脚都不能使展分毫。彷彿鳳姐越罵得兇。那郭林越在他的面前。擲揄得厲害。祁光一看到這般情狀。頭上早光起火來。再聽暗中也沒有說話人的聲響了。便運足了劍功。從耳中射出兩道純青的劍光來。向郭林面前射去。祇聽得噹啷一聲響。覺得那劍光被什麼東西逼得退了回來。再看房中間分明如隔着一層玻璃。

青龍吐燄霧慘被鴻罹

古樹鎖英雄幾膏虎口

窗。那玻璃上黏着一道長不盈寸的硃符。才恍悟這房中間。像似比銅牆鐵壁還堅硬的東西。遮隔得不能衝進房中間那邊一步。這時劍光也被那玻璃逼得退了回來。從玻璃窗這邊。看見窗那邊鳳姐同女子都不見了。便是郭林。也不知他是閃到什麼地方去。再看那裏有什麼玻璃窗呢。房中間仍沒有什麼東西遮攔。一脚便衝進去。覺得是虛若無物。在床帳前後左右的地方。尋了一會。並沒有尋到什麼。祁光心想郭林一班渾蛋。不但聽說他們煉成了旁門中一種最厲害最惡毒的法力。單就這種幻術的成績。看來還比自家更饒進一步。自家的幻術作用。譬如要幻成一層玻璃。在一般人眼中看來。大半是有一層玻璃。如有意志堅強的人。硬認定這玻璃並不是什麼玻璃。却是幻術。一頭便衝了過去。其實却沒有

什麼東西阻攔。他們的幻術，不但能平空幻成一層玻璃，簡直連什麼都看不見。就同隔了一層很堅硬的東西一般。那邊人說話的聲音。這邊人却聽不見。他們這幻術不更勝人一籌麼。但我女兒已陷落到他們手中了。看他們這種無禮的舉動。不知我女兒那般柔碎的心靈。覺得怎樣的慘痛呢。祁光想到這裏。如同一把刀子刺一刺心。一時又看不見鳳姐和仇人的踪跡。一顆心彷彿已被刺碎了。這房中空無一人。還在這裏尋些什麼。正要迴身走出房外。看見房門外有一條長不滿寸的青龍。從外面拏攪而來。轉瞬間這青龍便有一丈多長。從龍口裏吐出一股青氣。向祁光頭上噴來。祁光不由失身叫一聲哎呀。兩眼似被很濃厚的烟霧。遮蓋得看不出什麼來。渾身覺得被那青龍纏繞着。用手摸着那巉巉的龍鱗。

像刀一般的鋒利。估量那龍的身體愈加大了。待要用手指抓破了龍鱗。誰知不抓着龍鱗。猶可。手指才使勁向龍鱗抓去。那青龍登時纏繞得加倍緊急。夾得週身都麻痛起來。一些氣力也沒有。一些功夫也使不出。彷彿身不由主的御風而行。兩眼黑洞洞看不見。是行到什麼地方。祇覺彎彎曲曲。如在平地上打着旋風一般。約沒有行有多遠的路。便不行了。身子如同中了定身法一樣。那龍仍將他緊緊纏住。不肯鬆懈分毫。任憑祁光有多大的胆量。如何再敢抓着龍鱗呢。因用兩手向前摸了摸。覺得摸着四面都有東西遮攔。也不知這是一個什麼所在。暗想我悔不聽彭法海之言。以致陷落在人家的網裏。但是那兩個東西。既不像和我軟說。又不像完全同我硬來。却費如許的周折。把我押在這裏是什麼用意。祁光

這們一想。又聯想到鳳姐的事。覺得自己死在這裏沒要緊。如果鳳姐受了他們的羞辱。那還了得。凡人在危難的時候。非具有絕大智慧。一涉想到種種悲苦。種種煩惱。心思未有不擾亂的。祁光胡思亂想了一陣。一時神思困倦。早有些朦朦朧朧上來。猛聽得有人叫一聲。祁法師。祁光驚地從朦朧中惊醒過來。眼中仍然是看不見什麼。覺得這聲音似乎從窗洞間透進來的。並且十分溫柔。不像似含有惡意。不禁喜出望外。疑惑是什麼人前來救他出險的。匆忙間沒有回答。接著又聽那們叫了一聲。才辨出是女子的聲音。心裏很疑惑這女子是黃鉄娘。但黃鉄娘的聲音清而和。這女子的聲音柔而順。並且鉄娘又不是對他單稱着法師兩字。祁光畢竟猜不出這女子是誰。便答應了一聲。說。你來還是救我。還是殺我呢。

那女子道。我不能救法師。因感小姐是個天人。換心丹却換不過他那顆心來。特來送一個信給法師。小姐不曾損失名節。如今已關入血牢中去了。祁光聽了不由一驚一喜。輕向那女子問道。我是關在什麼地方呢。你是小姐什麼人。怎知他沒有損失名節呢。那女子道。法師這地方我不敢說。我不是小姐什麼人。是郭家的婢女。家主人令我奉勸小姐。我沒勸轉得小姐。反被小姐勸說了。家主人和他的師兄。並非想求法師去勸小姐。法師在房裏所見的形狀。那不過是他們尋着法師開一回玩笑。其實小姐並沒有坐在那裏。法師所見的情形。也不過是家主人和他師兄用的一種幻術。他們隨便怎樣下手。總可以立刻處死法師的性命。却把法師關在這種地方。據他們說是待捉住鍾維嶽師徒。一同處決。家主人的大

師兄。在先把小姐弄到這地方來。除了你家小姐。恐怕世界上再尋不出這樣貞烈的女子。居然能保全了自己的貞節。祇是小姐現在關在血牢。照例我們這裏。在外邊地方弄來年輕的女子。這女子若扁扁伏伏的。降順了他們。倒也罷了。如果稍違拂他們的意思。就送到血牢裏處死。不拘留得怎樣縹緲的女子。一送到血牢裏。這女子照例不再從牢中帶出來。供他們的淫慾。不過我是個弱女子。能到法師這裏送個信兒。不能解救法師父女的性命。使我心裏終覺難過。祁光聽完這話。轉又問道。照你這樣話。小姐雖有性命的危險。却不至便受那東西淫污了。皇天菩薩。這都由我祁家累世以來。沒有破壞人家的貞節。才有這般臨難不辱的女子。祁光呀。祁光呀。你死也可瞑目了。祇是姐姐既敢悄悄跑到這裏來。送信

給我。却不敢告訴我關在什麼地方。這是一種什麼緣故。那女子道。法師如何明白。家主人同他的大師兄。不但法力厲害。並且道力也很不錯。就如婢子前來送信。還有些提心吊胆。怕被他預先算準。婢子洩漏他的秘密。若再洩漏這種緊要的關節。叫我這粗麻線如何過得針關。我如果洩漏這種緊要的關節。能救出法師的性命。我情願拚着一死。這算得什麼。無益於法師。而有害於我。我又何必在法師面前。嘵嘵多舌。想我當初也是大人家的閨秀。昏糊時雖不覺昏糊。明白時却十分明白。這番因感激小姐是個天人。不得不來送個信兒。好教法師死去的靈魂安慰。哎呀。我和法師談話談了多時。竟忘記回去。若因時間過久。萬一被家主人察覺了。這豈是一件當要的事。哎呀呀。家主人來了。祁光陡然聽他說一聲家

主人來了。反把自己的生禍死變置之度外。却很有些替他担惊受怕。接著又聽得一種極慘痛的聲音。似乎向一個人哭着說道。婢子在這裏閒看月色。又沒有幹下什麼歹事來。得罪了爺。爺爺爲什麼要殺我。反拿心上人開起刀來。覺得他這個來字才說出口。就聽得唳吱一聲响。接著似乎又聽得郭林的聲音。氣忿忿的說道。你這毛丫頭。還想飛金溺壺般的。裝着什麼愁腔。你這英魂有知。我叫你死去做了刀頭之鬼。還佩服我的道法厲害。祁光一聽不好。這婢子準許已被郭林殺死了。心裏一陣酸痛。眼裏不由也洒了幾點英雄之淚。祇是眼前仍然是黑暗暗不見什麼。接著又彷彿聽得郭林在面前說道。姓祁的。輪你兒子和我是同門師兄弟。本不當今日將你關在這種地方。待擒住了鍾維嶽。攏共和你們算一個

總賬。不過我的大師兄。最喜歡同你祁家講交情。母如你生的那個不爭氣的女兒。偏不肯同我大師兄講交情。我們若不一併鋤殺了。留着這活口。使我們將來同你兒子師兄弟失和。你看泰山派的人物。可有這們獸。你就難怪我們同你不講交情。祁光道。天鵬這個孽畜。既入了泰山派。他是我什麼兒子。你快些殺了我。不要在我面前挪揄我。我受了這種挪揄。覺得殺了頭是爽快多呢。萬一鍾維嶽將我救出了。那時我對你們。也沒有交情可講了。祁光說這幾句話的意思。本因鳳姐已送血牢處死了。縱然鍾維嶽僥倖救了出險。我的女兒已死。兒子又不成材。精神上的苦惱。非人所受。不若早死早好。反摘斷了一條苦腸。那知郭林聽他這話。從鼻子裏啜了一聲道。鍾維嶽有這本領。能救你們父女出險麼。你真是說的

一句夢話啊。我開發你們快一些回去。可算便宜了你們了。你們父女都不肯便宜我們。一死還想討這種便宜。沒有這們容易。你那個兒子不能算他是不成材。祇是我師傅傳給他的法力。却不肯傳給他的道力。果然傳給他的道力。大師兄也不敢把你女兒弄到我這裏來。我們都不能隨便處置你父女的性命。老實給你說穿了吧。叫你將來死了。也做個明白鬼。你那個兒子。如果學成了我師傅一樣的道力。後來算準他老子妹子死在我們手裏。那還了得。他自己沒有這道力。算準有一回事。總有人告訴他。他那裏相信師兄想要奸殺師弟的妹子呢。你耐心些。在這裏等一等。有得你們父女死的時候。那光聽他說完這話以後。却聽不見什麼聲响。知道郭林已不在這地方了。但據郭林話裏的意思。鳳姐還不會死。自

家的心房裏。轉又生着僥倖出險的希望。便漸漸充滿了不少的生氣。胡思亂想了一陣。想到疲乏了。又在那裏打着磕睡。似這們不知經過了若干的時間。有時耳朵裏也聽得一陣陣的雷聲。唏噓嘩啦的雨聲。他聽到這種雷雨的聲音。就疑惑有人前來解救他父女出險的心裏。雖這們想。又不覺得有什麼解救的人前來。一陣陣的雷聲雨聲過去了。彷彿又經過好幾個時間。因爲兩眼間遮瞞了濃煙厚霧。看不見什麼。也就辨不出這時間是晝是夜。一會聽得千軍殺敵聲。一會又聽得呼啦風响聲。彷彿有兩三點雨。打在自己的臉上。又延捱了一會工夫。彷彿耳朵裏又聽得一個似會相熟的聲音。叫了一聲黃道兄。你此行立可成功。鳳姐自有鍾道兄解救他。你且救出祁法師要緊。祁光仔細聽這聲音。就同在眼前的

一樣。並辨清是彭法海的聲音。一顆心不由喜得直跳起來。隨口念了一聲佛。接著又聽得啞吱聲響。像似有很尖銳的劍鋒。在他頭面上吹了過去。吹得祁光毛髮直豎。匆忙間又轉疑是有了什麼變卦。這顆頭已被人割去了。幾乎失口把哎呀都叫出來。及至用手摸着頭上的辮髮。才知這腦袋是不曾損壞。接著又彷彿有人在胸前動了一下。好奇怪。登時便覺得身上便沒有纏繞着什麼了。跟後又是一陣風响。彷彿吹來幾個雨點。打在自己的兩眼上。覺得眼前什麼障礙也沒有了。身體接著吹了一陣涼風。好像已能恢復到舊時模樣。看自家分明站在一顆六尺多高半截大樟樹中間。旁邊砍下來的樹幹樹枝樹葉。約佔有五丈多長的地方。祁光看這空心的大樹。在先天能撐着不動。一半也是那東西的法力作用。樹

上有許多的小穴。俱在頭頂上面。才恍悟聽得樹外種種的聲音。由那樹穴間透進來的。一躡身跳出這半截大樹。看清這樹是長在空院間。樹下坐着一人。向着祁光笑了一笑。說。祁法師。恕黃精甫直到這時才救出老哥的性命。旋說旋在懷中取出一塊一寸多長半寸多寬的紅布來。說。祁法師你瞧瞧這是什麼。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七回再寫。

評曰。此篇人奇。事奇。文奇。彌極恂恂詼詭之致。已令我目眩心駭。罔知所極。結穴處如火如荼。精神團結。尤使我拍桌叫絕。說。原來如是如是。蓋作神奇小說非難。作神奇小說而能批此竅導此竅則難。或有病其誕者。余曰。天地之大。何奇不有。無此奇人。何以成此奇事。無此奇事。何以成奇此文。若據科學之眼光看來。書中事事不超越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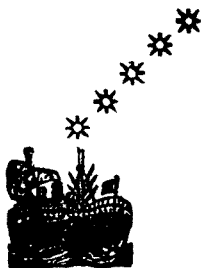
常人理想之外。又豈足當五嶽劍仙之稱乎。補叙文最難如此。出神入化。無一複筆。亦無一漏筆。欲補叙祁鳳姐。事先以祁光事一引。則上文尤爲奇特。

青龍吐燄霧慘被鴻罹

石樹鎖英雄幾膏虎口

青龍吐燄霧慘被鴻罹

古樹鎖英雄幾膏虎口



第四十七回

竹實滿生機神仙道果

蓮花粲妙舌美女情懷

話說祁光見黃精甫從懷中取出一塊小小的紅布。拈在手指中間。揚了一揚。說：「祁法師。你瞧瞧這是什麼。」祁光運用着眼功。略用手在眼上一揩。雖在黑夜間。却能看清那紅布上繪着一條小小的青龍。青龍口中尙吐出絲絲黑氣來。不由恍然大悟。原來還是被這東西把我拘纏到樟樹中來。這東西不過是借着符咒的功用。却變化得比真的還厲害。又不是拘纏着沒有相干的人。却是拘纏我一個諳習法術的老手。益發信得泰山派的法力。神奇到了極處。惡毒也到了極處。但不明白這紅布黏在身上。

竹實滿生機神仙道果

蓮花粲妙舌美女情懷

什麼地方。是被黃精甫怎樣揭去的。心中才涉想到這一層。已見黃精甫把紅布仍收到懷中說道。法師打算這紅布黏在那裏的。當我在法師的胸間摸了一下。這東西已被我揭到手中來了。像這一種的法術。青龍本屬東方精氣所化。東方屬木。這青龍又盤踞在樟樹中間。木氣愈加充旺。非用西方純金之氣的一類法力。不足以尅制東方純木的精氣。非用虎嘯生風的妙用。不足以破除龍嘯成雲的邪術。雖然這青龍不是真的。但在泰山派之作法使用起來。若非我們華山派人前來。不是我說一句大話。除去桐葉老祖宗。誰也不能尅制他們這種很厲害的邪法。便是這樟樹上面。何嘗沒有黏着符籙。使木中的精氣聚而不散。我用純金的劍光。砍伐了這株樟樹。同我朱師弟用水電雷雨的法力。撲滅了這地方的火。

燄同是一樣的緣故。所以彭法海雖有道力。却沒法救免法師。偏到華山去請我來。同朱子民不能在血牢裏救出你的女兒。而必借用我大師兄的法力。這其間的道理雖精深。說來仍不外五行的妙用。哎呀。法師這時的意思。以爲我耑爲解救法師前來的麼。便是彭君不到華山。我也會到這裏幫助朱師弟的一臂之力。法師儘管且回到嵩山石洞。坐等好消息。有我們四兄弟出來。沒有除不了那幾個孽障。救不出血牢中人的性命。法師儘管回到嵩山。兄弟便要去助朱師弟一臂之力。法師若不聽信兄弟。其間也會發生障礙。使兄弟們不能滅此朝食。請法師快行。我說的話。決無差錯。祁光本來信仰黃精甫的道力很强。自己心裏轉動一個什麼念頭。他說的話。一句句好像都打到自己心坎兒裏。看黃精甫已飛到空

間再看祇一道白光。在空間閃閃霍霍。來去無定。却不見到什麼是黃精甫了。霎時間風聲呼呼。雷聲隆隆。白菓般的雨珠。密麻似的斜射下來。那光那裏還敢怠慢。冒着潑天的大雨。出了郭家村的沿河以外。耳邊却仍聽得一陣陣風聲雷聲雨聲。那電光在左右前後。閃個不住。覺得頭上沒有雨點打着。心裏轉楞一愣。暗忖我在村中初出來的時候。分明半天間潑下傾盆的大雨。早知他們的法力。可以撲滅郭家村的火燄。怎地我出了這村前沿河以外。祇聽雷雨風聲。在背後虛張聲勢。頭上轉不覺有一個雨珠子打了下來。河中也聽不出流水聲的响動。敢是他們的法力。還敵不過那兩個孽障。心裏這們一想。回頭一看看村中半空間的白光。如走金蛇。辨不出是什麼閃光劍光。在那白光之下。看村中的雨勢。越發比

以前下得大了。村以外的地方。點滴雨水也沒有。祁光這才放下心來。毫不遲疑的回到嵩嶽石洞。及至石胆鉄娘回來。祁光聽石胆訴說在郭家村經過的情形。彼此談叙了一陣。石胆鉄娘同到鉄娘的石房裏。見過金太太。原來金太太年事雖高。洞居有年。所食大都是枸杞首烏木菓竹實等類。丹房中儲藏纍纍。所以金太太精神矍鑠。絕無半點龍鍾的態度。自從石胆鉄娘出洞以來。心裏很是惦記不下。于今他們師姊弟已得勝回來了。金太太滿心歡喜。石胆同金太太母子略談片時。仍回到自己的丹房。陪着祁光說話。接著鍾維嶽已回至山洞。因爲鳳姐珠珠在血牢蟄處多時。身上很有腥臭氣味。預先走到鉄娘房外。從袍袖裏抖出兩個血人兒來。說。這是你朱師叔的徒弟祁鳳姐。這是你的四師妹刁珠珠。你快先

將鳳姐香湯沐浴。換了衣裙。停一會。我來引鳳姐去拜見他的父親。鐵娘應了一聲。是。鍾維嶽便又轉到石胆的丹房中去了。鐵娘看珠鳳姐沉沉未醒。他本來知道他師傅那般袖裏乾坤的妙用。便照着他師傅的話。先給鳳姐在浴室裏沐浴已畢。換了衣裙。將他負到房中。附著他的耳朵。喚醒過來。鳳姐在醒過來的時候。說。我不是在這裏做夢啊。怎麼到這地方來呢。接著鐵娘便告訴他水慢郭家村的種種情形。鳳姐道。刁家姐姐。在什麼地方呢。鐵娘道。自然有你們相見的時候。這是我三師弟的老太太。姐姐快過來拜見拜見。我有話問姐姐。鳳姐便走過來。端端的向金太太拜了四拜。起身問黃家姐姐。你有什麼向我說。鐵娘道。姐姐你在那郭家村的情形。可能明白告訴我。看我這一點覺悟。大致可還不錯。鳳姐便

照着當初對付刁珠珠的話。向鉄娘說了一會。鉄娘道。姐姐說這話。我就一分覺悟也沒有了。不過我的覺悟。能知其粗。不知其精。知其小。不知其大。姐姐害羞不肯說出。難道就支吾其詞。能瞞過了我麼。我們同是女孩兒。這裏是金太太。又沒有什麼男人在這地方。怕什麼。姐姐只管說來。鳳姐那裏肯說。鉄娘道。姐姐不肯告訴我。我不能強迫姐姐告訴我。但姐姐不告訴我。我也不領姐姐去見一見老法師了。鳳姐聽他這話說。我父親在那裏呢。鉄娘道。老法師若仍在烏鼠山。要我領姐姐去見他何來。姐姐不要見你父親便罷。要我領姐姐去見你的父親。就不能含糊其詞的。先要將實話告訴我。如有一句含糊。我還是不肯領帶姐姐到老法師那邊去。鳳姐被鉄娘逼得沒法。只得從實說了。原來鳳姐那夜在自己房中練

過一番功夫兀自到房中和衣睡去。剛睡得十分沉重。驀地覺得有人在他身邊搖了幾搖。鳳姐兀自惊醒。燭光之下却見有個二十多歲的美男子。站他面前。向着他嘻嘻的笑道。鳳姐姐你一個人睡着不嫌寂寞麼。這句話把鳳姐的睡魔完全惊醒了。看這房中的陳設。花一團錦一簇的。並不像自己的臥房。心裏還疑是做夢。用手指在腮窩裏彈了一下。覺得有些生疼。才知不是夢境。想從床上一咕碌扭起身來。誰知那身體就同害了一場重病的樣子。好容易才得翻坐床上。待要運足自己的劍功。覺得五臟六腑的氣脈。都不能流轉行通。那裏還有一些兒本領呢。身邊又沒有藏着符籙。要舉手捏着訣。開口默念着咒語。誰知這個訣却不能損害那男子分毫。這一類咒語默念了一會。又沒有一些靈驗。鳳姐急得沒法。

一個耳光子向那男子的臉上打來。奇怪看那男子一般生得嬌皮嫩肉。這一個耳光子打下去。却紅也不紅一點。反把鳳姐手上打得有些生疼起來。那男子不住的指着鼻子晃着頭兒笑道。姐姐既弄到我這地方。如何還讓你有絲毫抵抗的能力。你就看輕我們神仙中人。毫沒有一點道法了。鳳姐怒道。你是什麼神仙。神仙中人有你這個壞東西麼。那男子笑道。神仙雖由勤修苦煉而來。但仙人未能忘情。却和廟堂上那些泥人木偶。大不相同。呂純陽不是個神仙麼。三戲着白牡丹。後來白牡丹因純陽接着仙緣。過些仙氣。也得證神仙的正果。春秋時候有個簫史仙人。和秦國的弄玉公主。曾結過仙緣。便吹簫引鳳。將弄玉宮主帶入仙宮。結成了神仙眷屬。一班嚴守戒律的道法中人。吃了一輩子苦。享不到一些快樂。

一味的盲修瞎煉。到頭來還不是活像廟堂上的那些土形木偶。和神仙的路徑。判隔雲泥。我因你生有仙骨。五百年前我欠下未了的債。五百年後當了此未了的緣。要同你接著仙緣。過些仙氣。好做個神仙伴侶。有幾多官室的嬌娃。名門的閨秀。想同神仙見一見面。比登天還難。這是你合該和我有緣。所以我把你帶到這地方來。你看你睡的是綠珠睡過的床。枕的紅娘枕過的枕。象牙嵌金的梳妝台。雙龍盤珠的金漆桌。中國的地方是買不來的。我這裏雖不是個一個天堂。世界上可再找不出這樣的神仙洞來。我是個呂純陽。你何嘗不能做白牡丹。我是個簫史。你何嘗不能做弄玉公主。你今夜同我結成了神仙伴侶。我便傳授你的神仙道法。休論那官室的嬌娘。大家的閨秀。沒有你舒齊快活。要怎樣。就怎樣。要上

天。我也能在月宮裏給你搭下一座天橋。便是富有四海。寵居椒房的風流皇后。有你這樣的尊榮寵貴。也沒有你這樣的快樂逍遙。可惜你父親沒有仙福。不能到我這地方來。給你賀一個喜。如果他也是將來的神仙中人。今夜看你同仙人配成了一對並頭蓮。叫他艷羨你的仙福不淺。那才是你第一開心事呢。祗鳳姐是何等胸襟正大的人。像這類風風雲雲的淫詞邪說。那裏聽得入耳。但自家已分明陷在這種豬狗不如的地方了。看這東西的道法。着實要高人一等。硬來是不中用。這却如何是好。那男子在那裏說著。他便在那裏暗暗沉吟着。及至聽那男子說完了這一大篇。他心裏登時也有了一個計較。却裝做行若無事的樣子說道。不錯。你是個神仙。我聽得神仙的道法甚高。說到道力這件東西。我還站在大

門之外。你有什麼神仙法力。終須也不能瞞我。神仙能隨便要人指着什麼。便能弄什麼來。你可能也不能。那男子笑道。話不是這樣說法。是神仙心裏要弄什麼來。便能弄什麼。不能隨便聽人指着什麼。便弄什麼來。鳳姐道。我問你。你這顆心還是活的。還是死的呢。那男子道。自然是活的。要是一顆死心。我就同廟堂上土人木偶一般。如何能算得是個神仙呢。鳳姐道。是活的就好說了。譬如你心裏在先不要弄什麼來。便不會弄什麼來。于今我要你弄什麼來。你是看在我的分上。却不能不弄什麼來。祇要你心裏要弄什麼來。便弄什麼來。我要你心裏隨我指着弄什麼來。你也便能弄什麼來了。我有神仙的緣分。當然不能以尋常人待我。譬如弄玉要騎鳳凰。簫史便能吹簫將鳳凰弄來。如果尋常人指着簫史將鳳凰弄

來。簫史當然不能隨便聽人的指使。那男子道：你這句話，真是說的不錯。祇是你心裏打算要我弄什麼來呢？還是想我弄鳳凰呢？鳳姐道：你既是個神仙，自然知道我是要你弄什麼來。那男子彷彿尋思了一會，說：你心裏可是要我弄一個人來麼？這個可辦不到。鳳姐道：你既是個神仙，有什麼辦不到呢？那男子道：不是我能力辦不到。我曾向你說過這話的意思。沒有仙福的人，如何能到我這地方來呢？鳳姐道：你這話又說回來了。譬如簫史在秦國時，所見秦國的臣僚甚夥，難道他們都有仙福麼？那男子道：話又不是這樣說。我這地方是仙境，須比不得朝廷。鳳姐道：是呀，你這地方是仙境，沒有仙福的人，不能到這仙境一步。譬如你要把什麼東西弄到這地方來，鳳凰我是不。要。我要你弄可吃的東西給我吃，那可吃。

的東西。如雞心魚肚等類。難道鷄魚也有仙福麼。那男子道。你心裏畢竟不是要我弄什麼東西來也罷。你說的話。像煞很有點道理。祇是你指着要我弄什麼人前來呢。鳳姐道。你既是個神仙。知我要弄一個人前來。怎麼不知是誰呢。那男子道。神仙的等別也同人世間狀元秀才一樣。譬如狀元能問一知十。秀才祇能問一知二。我雖名列仙班。尙不能稱一等神仙。便是簫史呂純陽。也不能稱一等神仙。還有自盤古開闢以來。如天皇地皇人皇等。那才是一等神仙呢。鳳姐道。你既不知是誰。我就得說出來。我要你把這人弄到此地。就是崑崙山的桐葉道人。你可能也不能。那男子聽他這話。不由陡吃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八回再寫。

評曰。寫鳳姐陷落郭家村事。又是一番筆墨。一著紙便奇辭絕倫。精

采十倍。

鳳姐連說幾個什麼來。靈心妙舌。何殊阿難辯法。龍女談經。

竹實滿生機。神仙道果。

蓮花粲妙舌。美女情懷。

竹實滿生機
神仙道果

蓮花粲妙舌
美女情懷



第四十八回

酸醋拌錫糖情絲萬丈

紅鸞殺華蓋賊計千條

話說那男子聽祇鳳姐說出個桐葉道人來。不由暗吃一驚。說你要將桐葉老道人弄來做什麼呢。鳳姐道。你不要問我弄來做什麼。我祇看你的法力。能將他弄來不能。你對我若使用幻術。隨便指一樣東西。要幻成桐葉道人的模樣。毋論你不能瞞過我一雙法眼。桐葉道人若真個到你這神仙洞裏。我一問就假不來。那男子道。桐葉道人是個什麼樣人呢。我沒有和他會過。鳳姐道。難道沒有和他會過。你就不能將他弄來麼。我猜着你是怕他的來頭大。不敢到江頭上賣水。老實告知你。桐葉是我父親的

老仁叔。他不知道你戲辱我便罷。若知道你這東西的行徑。這樣的欺騙我。他有本事。能把你的牛黃狗寶掏出來。那男子看祁鳳姐說這幾句話的神態。陡然來得嚴峻。便也沉下了一副臉色。冷笑了一聲道。祁鳳姐。你打算扛着桐葉道人這塊大言牌來嚇我麼。你也不想。桐葉道人在什麼地方呢。我若怕他來懲治我。也不敢將你弄到這裏來。你的身體。既被我弄到這裏來。還想拿桐葉道人來嚇我。居然還讓你完全貞節。仍將你送到烏鼠山去。你真是信口說著夢嚨。我明白說給你聽。桐葉的徒子徒孫。是怕桐葉的戒律。紅衣聖母門下的高足弟子。不是桐葉的徒子徒孫。也怕着那個老光蛋。還能在道法門徑獨樹一幟麼。我是色界天中一個混世魔王。有眼着中了你。休說我這臉蛋兒生得比你還比得上。我就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過起來。也來不及走近床前。看那女子究竟是誰人。便在房中間用兩手緊抵住胸口。從前那副快活的面孔。陡然間都變換了。忽然那女子轉過身來。向那男子笑了笑。大師兄。你這時怎地不作個快活神仙。和人家姑娘過些仙氣。接著仙緣。却變成這個樣子呢。哦。大師兄爲什麼流淚哭起來了。這姑娘暫時嫖不到手。有什麼要緊。停一些。還愁不是大師兄受用麼。那男子正是薛星符。心裏正在極難過的時候。忽然見他二師弟祝紅紅。轉過廬山真面目來。聽他那一種口腔。不由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舉手揩了揩淚眼說道。我那裏明白你有這手段呢。怪不得我。心裏疼得這個樣子。我這時的法力。反趕不上你。祝紅紅看他這種情形。說。大師兄。你疑惑是我幹的把戲麼。你幾曾見我有這樣的法力。居然敢弄到你身上。

來了。我向來是只做錫糖。不拌酸醋。就因這幾夜間。你總到郭師弟村中走這麼一次。我早估定你走出癮來了。我來瞧瞧你。你還對我說這嘔人的話。大師兄。你一點不知人心。薛星符道。我何嘗不作如此想。祇是我這時已魂不在身。道力上如何還有把握呢。你的算法也還不錯。請給我算看。看是一種什麼緣故。祝紅紅真個閉目凝神。虛掐着三個指頭。輪算了一會。不由失聲叫道。哎呀。大師兄。這可怎樣好。嫖不到人家的姑娘。倒也罷了。但是……說到這裏。便縮住了。復又向星符說道。大師兄。我勸你死了這心罷。多一事不若少一事罷。這裏鳳姐在先見紅紅掩進來。替他身體蓋嚴了。心裏暗暗一喜。又聽見紅紅稱那東西叫大師兄。不由轉暗一驚。如今又聽這女子勸着那東西死了這條心。這一喜真是非同小

可。却看那東西當問師弟。你說的是什麼。叫人聽了煩惱。紅紅道。你附耳過來。星符真個把耳朵湊近他的唇邊。那鳳姐辨不清他們是說些什麼。但見那東西聽了一陣。接著又各自附耳說了一陣。那東西即現出不相信的樣子。揚長着說道。這是沒有的事。我們泰山派人的火運正隆。怕什麼。你安心回去好了。紅紅道。我但願不怕什麼就好了。也罷。我的算法。未必便處處靠得住。祇得碰一碰你的造化。事成以後。須得重重的謝我一個大媒。可別要過了河。就折橋。戀上了野的棄家的。你知道我的牙齒。可是厲害。須咬下負心人的肉來。星符道。好了。我若撇你。叫我死無葬身之地。自有狗彘來啖我這肉。却不消尊口吃得。那女子吃吃一笑。用手掩着口。走出門去。鳳姐一見不好。這事情又糟透了。心頭小肉。轉又不住鹿鹿。

的跳撞起來。這時他早已週身麻痛得不能動彈了。如果那東西再來廝纏。心裏雖不願意。能有什麼方法。避免這個不願意呢。却看薛星符走進房門口。用手在門外一按。祇聽得噹的鈴聲作響。接連便從門外走進一個婢女模樣的人來。薛星符低頭向婢女說了一會去了。那婢女生得長長的眉毛。圓圓的臉兒。腰肢招展。走一步路。就像風颭蜻蜓的樣子。他曉得祁鳳姐爲人古道。不比自己有能幹。容易上男人的當。他見鳳姐淚容滿面的那種愁態美。興高采烈。走近鳳姐床前。先說了幾句開場話。看鳳姐並不十分拒絕他。便有說有笑。似乎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九流三教。無所不曉。却大半是小說書上得來的一點經驗。不足爲奇。笑說了一會。他才想到正經。悄悄向鳳姐問道。小姐可有婆家。沒有。鳳姐看他那副妖冶

的神氣。很不願和他多說話。却因他所說的話。開口就叫人看見喉嚨。是個熱腸子人的模樣。就想設法打動他的心腸。略和他敷衍着。省得看那東西來胡鬧一陣。當聽他問到有沒有婆家的話。臉上早羞得通紅起來。淡淡回說沒有二字。那婢子聽了暗暗詫異。心想薛爺說他一團的正氣。毫不能受用他這花爲容貌。鉄作心肝的人。就因他的真正之氣。充綽有餘。暗中自有鬼神呵護。他不但使薛爺的解衣神咒。沒有些兒靈驗。便是薛爺才馬跨到床上來。心裏疼了一陣。可見鬼神呵護他的話。一點不錯。却教我探試他的口風。怕他已有了未婚夫婿。烈女不肯再事二夫。于今我聽他淡淡回說這沒有二字。臉上已羞得通紅。我怕他雖沒有未婚夫婿。已有了什甚麼情人。一顆心若牢牢繫在情人身上。他對於那情人的

絲絲情愛。自然是不容第三個人攙雜其間。所以他不幸橫遭禍變。寧可殉情一死。那真正之氣。絲毫不容假借。心中如此一想。因又問鳳姐可有。意中人沒有。鳳姐聽聞。益發面紅耳漲。羞顏無地。開口便回答說我不知道。那婢女聽着。更不禁覺得奇怪。又忖他一沒有未婚夫婿。二沒有意中情人。薛爺也是個水晶胎子。白玉郎君。怎麼他却絲毫不動心呢。但這種貞烈之氣。愈是沒有夫婿意中人。越覺得難能可貴。我看他這時神態。本來是處女不解風情。所怕要用到祝夫人對薛爺所說的那一著了。那婢女一想到這裏。倒不用再向下問了。就向鳳姐說一聲再會。出門去不多時。却見他手挽手的。又和星符走進房來。居然就當在鳳姐面前。二人調情調得十分起勁。末了便在房裏顛鸞倒鳳。結了一個大緣。鳳姐聽他

們那般的熱勁。那般的嬌聲浪氣。直羞得恨無地縫可入。祇是極力鎮定了心神。當做目無見耳無聞。竟像似入定的老僧一般。薛暉符同那婢女辦完了一次交涉以後。接連郭林也帶來一隊娘子軍。同鼠符平分春色。兩人輪換同那一般娘子軍盤腸大戰。直戰個通宵達旦。人不歇甲。馬不停蹄。接著又是一陣陣說笑聲。管絃聲。歌唱聲。所說的都是不入耳的淫詞。所彈所唱的皆是不入耳的淫曲。似這們鬧了一陣。再看鳳姐沉沉的酣睡去了。其時天光已亮。他們也就不再鬧下去。鳳姐睜開眼來。見房裏沒有人了。真覺得生不得。死不得。哭不得。笑不得。在這一天時間。心裏總怕他們再來打幾個花胡哨。又防著他們在食品中。下什麼藥物。來迷糊自己一顆純潔的心。便有人送茶飯來給他吃。固屬不忍下咽。也不肯

不咽。這一日時間。好容易挨了過去。夜間點燭以後。却見薛星符執着寶劍。又走到房裏來了。看他板下一副惡閻王的面孔。劈口向鳳姐喝了一聲道。你這副賤骨頭。于今是怎麼樣了。爺爺既得不了你一個高興。還是殺了你的好。看你這賤骨頭。還能咬着牙關裝好漢哩。一面說。一面便揮起手中的劍。要向鳳姐砍來。鳳姐仍然神色不變。含淚受刑。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四十九回再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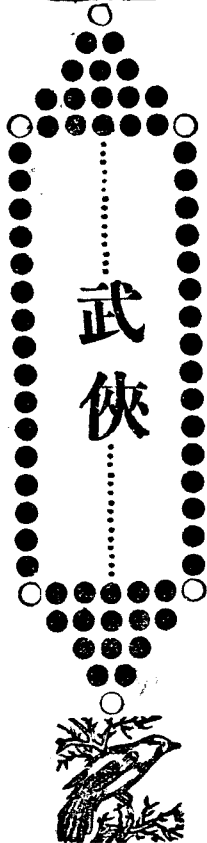
評曰。鳳姐所歷境遇。較石胆尤難。其心思亦較石胆尤苦。女中柳下。其正氣已凜然不可侵犯。鬼神呵護的話。仍屬小說家之虛張其勢。即使玉有微瑕。亦迫於事實上有不得反抗之力。不足爲鳳姐詬病。何況始終得全名節。又非若出汗泥而不染者所能擬倫。近者時風

日下求如石胆之貞。鳳胆之烈。乃竟不可得。吁嗟乎哀哉。古之道蓋難於今之人久矣。

通篇不肯作一平筆。文心如繭。而筆以敏銳以達。

酸醅拌錫糖情絲萬丈

紅鸞殺華蓋賊計千條



酸醋拌錫糖情絲萬丈

紅鸞殺華蓋賺計千條

